

年

卷

期

18

2

第

第

# 小 說 世 界

第 八 十 卷 第 二 期 (第 二 六 二 號)

民 國 十 八 年 六 月

上 海 小 說 世 界 社 發 行



## THE STORY WORLD

Vol. XVIII, No. 2 (262)

June 1929

商務

印書館

發售



國民政府

大學院 教育部  
審定

# 教科書

新時代教科書

已出初小九種 高小五種 初中六種

新學制教科書

初小 高小 初中 高中 各科均已出版

現代教科書

初中已出廿一種 師範已出九種

新撰教科書

初中已出十種

## □ 中西文具

## □ 學校設備

- |      |      |      |      |      |
|------|------|------|------|------|
| 毛筆   | 自來水筆 | 墨水   | 繪圖器械 | 書包   |
| 徽墨   | 墨汁   | 器械   | 紙夾   | 紙夾   |
| 鉛筆   | 膠水   | 畫筆   | 字帖   | 字帖   |
| 鋼筆   | 漿糊   | 顏料   | 紙簿   | 紙簿   |
| 理化器械 | 標本模型 | 留聲機片 | 各科掛圖 | 各科掛圖 |
| 化學藥品 | 運動器械 | 複印器具 | 學校表冊 | 學校表冊 |

# 小說世界 第十八卷 二期 目錄

## 圖畫

- 折得荷花渾忘却只將荷葉蓋頭歸(豐子愷作封面畫) □竹林七賢(彩色) □檳榔嶼升旗山風景 □檳榔嶼極樂寺前之新塔 □檳榔嶼蛇廟前風景 □暹羅皇之鎮國象 □到三寶洞必經之路 □河伯像 □顧印伯寫蘭亭序墨蹟之八 □顧印伯寫蘭亭序墨蹟之九

## 短篇小說

- 貴重的狗.....唐小圃譯
- 斜面鏡.....白樹田譯
- 惡風.....白樹田譯
- 慘笑.....退翁譯
- 天上地下.....退翁譯
- 若狂

## 劇本

- 伴侶.....周伯涵譯

## 遊記

- 白嶽紀遊.....蔣竹莊
- 嚴子陵釣台紀遊.....蔣竹莊
- 南遊雜記.....張屏翰

## 文學論文

- 文學雜論.....編者
- 記全相平話三國志.....夏雲

## 文學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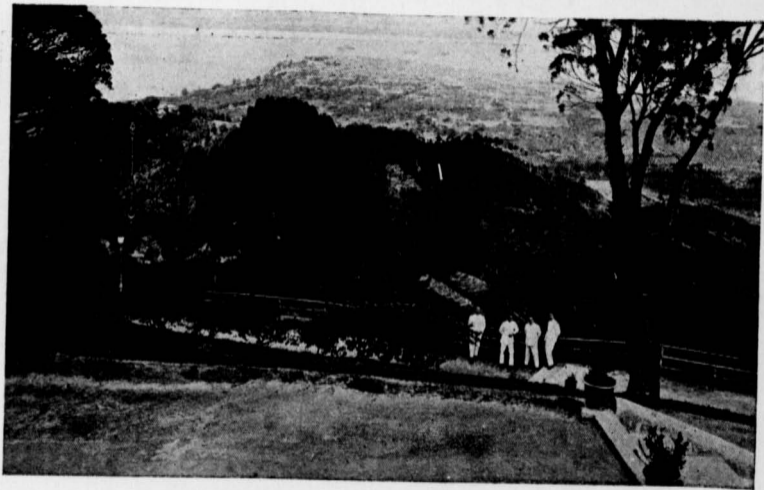
- 詩社考.....胡寄塵
- 道斯托耶夫斯基年表.....夢喬
- 河伯事蹟叢錄.....胡道靜
- 石壕吏考證.....汪劍餘

## 補白

- 標點宮詞第二序 □月和松 □題蘇曼殊集後 □小床上 □爲朱子馨谷題秋山無盡圖 □小通告 □三二家宮詞新序 □小麻雀 □見落梨花 □聞蟋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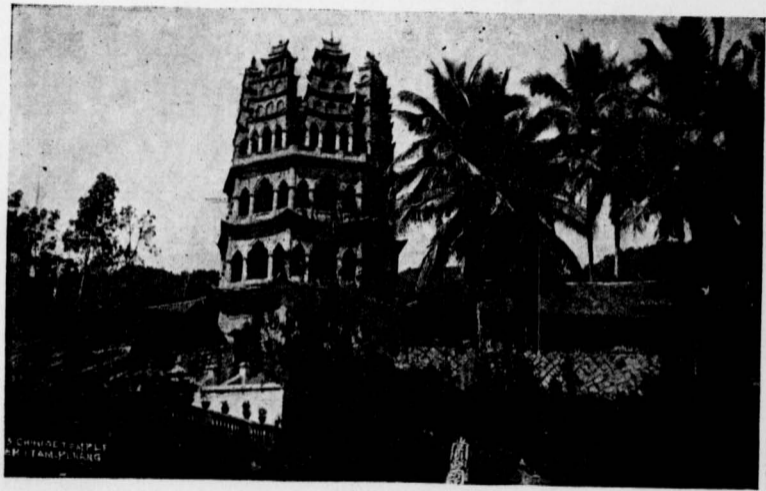


竹 林 七 賢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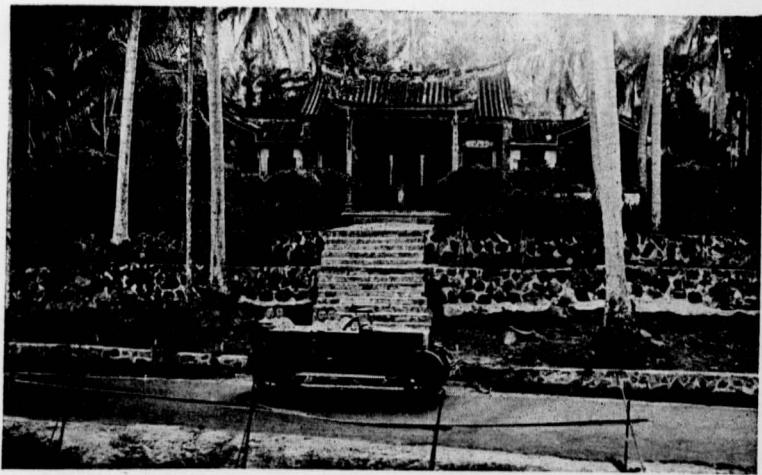
檳榔嶼升旗山之風景(參觀本期南遊雜記)

檳榔嶼極樂寺前之新塔



(參看南遊雜記)

S CHINSEY TEMPLE  
M TAM, PINANG



擯榔嶼蛇廟之前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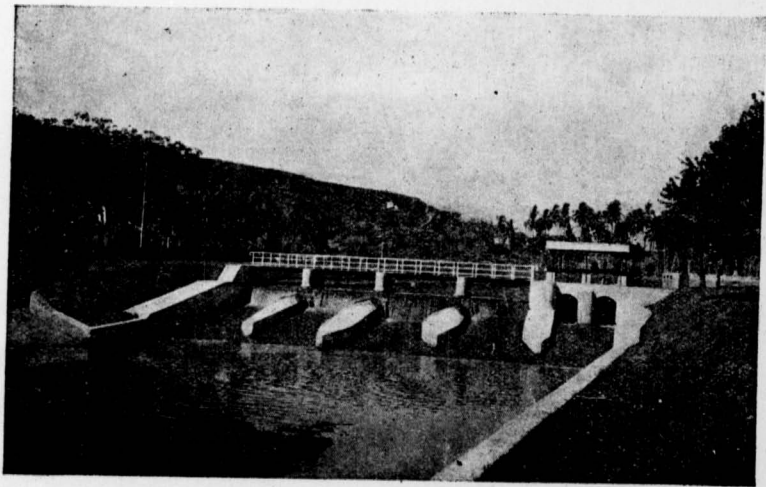
(參看本期南遊雜記)





暹羅皇之鎮國象

(參看本期南游雜記)



到三寶洞必經之路(參看南遊雜記)

西濱河水之神部彙考二

山海經

冰夷神圖



河伯像

稟華之精。食惟八石。乘龍隱淪。往來海若。是實水仙。號曰河伯。  
 (藝文類聚引郭璞山海經圖讚)

顧印伯寫蘭亭序墨蹟之八

永和玄今千餘年耳

逢癸丑良不易得余

生于咸豐五年乙丑

今年五十九歲乃今第

一癸丑也 三月中當日

顧印伯寫蘭亭序墨蹟之九

蘭亭序一二通 各書

以是之勝日不常遺爾

癸丑三月十一日 印愚記



印伯不立崖岸而外和內介有曠逸之致其書亦如之此癸丑莫  
春輿到之作一片神行不必貌似宜與庾氏家難同其珍重予癸  
丑生周甲之年印伯集詩句為壽不久印修文天上今觀此卷不殊款  
戲壬戌仲秋施紀靈識



# 編者曰

本期材料以文學論文及文學考證的作品爲多，其他短篇小說，劇本，遊記等也很名貴。

南游雜記是一篇興趣豐富的遊記文，白嶽遊記及嚴子陵釣台記遊，可和前一期所載的兩篇遊記參看。因爲一共四篇，是蔣竹莊先生在一次出門旅行時做的。

本期的插圖關於檳榔嶼及暹羅的圖，可與南游雜記參看。

本期封面畫「折得荷花渾忘却，只將荷葉蓋頭歸。」是取唐人劉方平的詩意。

前期預告的長篇科學小說，改在下期開始登載。請讀者原鑒。三省里莊先生鑒：「情證」的法文原名，待代向譯者問明後再復。

# 大 學 院 審 定

省 各 ·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 海 上

## 新 時 代 教 科 書

本書內容新穎，編制活潑，極合時代精神。其中多數已經大學院審定，認為適合三民主義教育之用。小學各科用書已出多種，並另編數種，初中各科亦多出版，科目列左：

### ▲ 初 級 小 學 用

- ★ 三民主義 八册 各五分
- ★ 黨義 八前四册各六分  
册後四册各八分
- ★ 國語 八册 各一角
- ★ 社會 八册 各八分
- ★ 常識 八前六册各八分  
册七八册各一角
- ★ 算術 八册 各八分
- ★ 自然 八册 各一角
- ★ 音樂 八册 各八分
- ★ 音工用藝術 八册 各一角

### ▲ 高 級 小 學 用

- ★ 三民主義 四册 各八分
- ★ 公民 四册 (一) 八分

### ▲ 初 級 中 學 用

- 國語 四册 各一角五分
- 歷史 四前三册各八分  
册第四册一角
- 地理 四前三册各八分  
册第四册一角
- 三民主義 三册 各一角五分
- 綜合三民主義 三册 各三角
- 編制
- ★ 國語 六册 各五角
- ★ 本國歷史 本 二册 各五角
- ★ 本國地理 二册 上册七角  
下册八角
- ★ 世界史 二册 上册五角  
下册三角
- ★ 世界地理 二册 印刷中

中 審 送 或 查 審 在 書 各 ★ 有 加

#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 飲 冰 室 叢 著

特製四冊 常製十二冊 此書由梁任公先生親自編定，皆係各成系統之著作，於哲學、政治、史地、文藝各科，無所不包。子目列下：

- |        |    |    |
|--------|----|----|
| 新民說    | …… | 二冊 |
| 德育鑑    | …… | 一冊 |
| 墨學微    | …… | 一冊 |
| 史傳今義   | …… | 二冊 |
| 國學蠡酌   | …… | 一冊 |
| 節本明儒學案 | …… | 二冊 |
| 中國之武士道 | …… | 一冊 |
| 西哲學說一櫛 | …… | 一冊 |
| 外史鱗爪   | …… | 三冊 |
| 政聞時言   | …… | 二冊 |
| 飲冰室自由書 | …… | 二冊 |
| 新大陸遊記  | …… | 一冊 |
| 小說零簡   | …… | 一冊 |

## 唐 鉞 文 存

此集為唐博士十餘年中所為文字之一部份，中含遊記、科學家發明家小傳、及關於心理學、名學、哲學與科學普遍原理之論文，而於吾國思想弱點、及漢學是否科學之問題，尤有精密獨到之見解，留心近今學術界之新思潮者，不可不讀。

一冊 定價九角

## 李 石 岑 論 文 集

本書係李石岑先生年來在各雜誌報章所發表之文字。凡現代主要思潮，莫不逐加論列，如尼采、柏格森、詹姆士、羅素、杜威、倭伊德諸家之哲學，均有長篇文字介紹，並加以極精深之批評。此外關於藝術、宗教、本能、美育等，均有專篇討論。書前并有李先生新撰「思想方法上之一告白」自序，觀之不僅對現代思潮之趨勢瞭然於懷，且可獲得許多修養上之效益。

第一輯 定價八角

## 漱 溟 卅 前 文 錄

一冊 定價七角



# 五年一彈指兒女成行

其導者之廉韋士紅色補丸保之者嬰孩自己藥片

諺云有子萬事足又云有子無錢不算貧可知人生最大之幸福即後嗣之繼續是也君其膝下猶虛乎或已蘭馨桂馥乎若為前者則韋廉士紅色補丸補血強身調經種子正其尊闔誕麟之前導若為後者則嬰孩自己藥片平肝開胃導滯消風亦為令嗣之保赤仙丹環球億萬家庭對此兩種良藥均已公認確有如斯之奇效最近廣西梧州商務印



蔣瑞山及夫人之子玉照

小兒腸胃百病無論年齡長幼體質強弱均可服用而收奇效焉  
價目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嬰孩自己藥片每瓶大洋三元各處藥房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後不特人勸服韋廉士紅色補丸  
年連生三子長身強而且紅不  
面黃肌瘦腹痛胃呆嘔吐清水  
投以嬰孩自己藥片即覺飲食  
加增面色轉好前後判若兩人  
次子桂生亦患同病均得  
該藥片所治愈者皆母之賜  
康健活潑者皆貴藥品之所  
也銘感之餘特此申謝  
韋廉士紅色補丸乃天下馳名  
補血健腦之聖藥不但為特  
之婦科良藥亦為軟弱男子  
無上神方嬰孩自己藥片治

一函述其經驗如左  
期內子淑英素患月信不調經  
熱等症歷經醫治均未見效  
自友勸服韋廉士紅色補丸  
後不特人勸服韋廉士紅色補丸  
年連生三子長身強而且紅不  
面黃肌瘦腹痛胃呆嘔吐清水  
投以嬰孩自己藥片即覺飲食  
加增面色轉好前後判若兩人  
次子桂生亦患同病均得  
該藥片所治愈者皆母之賜  
康健活潑者皆貴藥品之所  
也銘感之餘特此申謝  
韋廉士紅色補丸乃天下馳名  
補血健腦之聖藥不但為特  
之婦科良藥亦為軟弱男子  
無上神方嬰孩自己藥片治



## 貴重的狗（俄國柴霍甫著）

唐小圃  
白澍田 譯

陸軍中尉杜柏渥，在軍隊服務多年，已經不是青年軍人了。有一天，他同一個名叫克那普思的志願兵，在一起飲酒。他一邊飲着酒，一邊指着自己的狗米勒噶，向克那普思說道：『這是多麼美麗的狗啊！這是多麼美麗的狗啊！你看看牠這個鶯！單憑牠這個鶯，就很值錢！倘若遇見愛狗的人，就因為牠這個鶯，管保肯出二百盧布買牠！怎麼着，你不相信嗎？你若是不相信，那麼，你心是甚麼都不懂了……』

克那普思說道：『懂，我倒不是不懂，但是……』

杜柏渥說道：『你要知道！這是一條公狗，是真正的英吉利種的公狗！牠會打拱，牠能站起來，好看極啦！至於牠的嗅覺……：鼻官之敏，那更不待言了。噫呀！上帝呀！這是何等靈敏的嗅覺呀！我買牠

的時候，牠還是個小狗呢！你知道我用多少錢買的嗎？一百盧布呢！這是多麼新奇難得的狗啊！壞東西米勒噶！蠢娘們米勒噶！快走過來！快走過來……我的好乖乖！我的好寶貝……」

杜柏渥把米勒噶喚到自己身邊，在牠兩耳中間，吻了一吻，立時刻他的眼裏，就湧出淚珠來了。於是他向米勒噶說道：「你放心吧！我決不能捨了你！我決不能把你送給旁人……我的美人兒……我的強盜？你不是很愛我嗎，米勒噶？你不是很愛我嗎，米勒噶？」杜柏渥說到此處，忽然大聲嚷道：「唔！快滾出去！這麼骯髒的爪子，怎麼在我的制服上亂扒呀？」

他又轉向克那普思說道：「克那普思！我實在是當牠的小時候，用一百盧布買來的！就由這等重價看起來，便可以推知牠確有值得購買的特點了。但有一節，非常可惜，牠是個獵犬，我却沒有閒暇去打獵。獵犬若是永遠閒着，不去打獵，就要日就衰弱了，湮沒了牠的本能了……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打算把牠賣了。克那普思！你就把牠買了去罷！你買得這條狗，我保管你一定感激我一輩子！唔！如果你的手下，錢不充足，也不要緊，我可以再減一半價錢……五十個盧布就成了；你就爭先買了去罷！」

克那普思說道：「不，朋友……」說到此處，歎息了一聲，然後接着說道：「倘若你的米勒噶，是個男性的，我或者可以買牠，但是……」

杜柏渥慌忙說道：「我的米勒噶，不是男性的嗎？克那普思！你這是怎麼啦？米勒噶不是男……性的嗎？哈哈！那麼，依你的意見，怎麼說呢？難道說牠是母狗嗎？哈哈！好個孩子！原來你連公狗母狗都分辨不清啊！」

克那普思聽了杜柏渥的話，很覺着羞辱，便含着怒意說道：「照你這樣說法，我簡直的成個瞎子，或是成個無知的小孩子了。牠本來是個母狗！」

杜柏渥說道：「你若是說牠是母狗，你還可以說我是女太太呢！噫呀！克那普思啊！克那普思啊！難得你還是技藝學校畢業的呢！不，朋友！牠實在是個真正的公狗！我所以這樣說，並不是因為所有的公狗，全比母狗價高十倍，是因為事實，確是如此；難道你……也不是男性的嗎？哈哈……」

克那普思說道：「得啦！你饒了我罷！梅哈伊勒（杜柏渥之名）伊瓦諾威赤（杜柏渥之父名）你簡直的把我當做糊塗蟲了……真羞辱死我了……」

杜柏渥說道：「唔不必啦！隨你的便罷……不買就不買罷……你或者還許說，這不是狗尾巴，却是狗腿呢……唔不必啦！不必啦！但有一節，你要知道！你若是肯買，我還打算減一些價錢呢？瓦賀拉梅夫（侍卒名）拿寬牙格（寡牙格，是法國寬牙格地方釀造的一種葡萄酒來）」

侍卒瓦賀拉梅夫，取了寬牙格來，兩個朋友，各自斟了一杯，便沉默起來了。二人相對，直靜默了約有半個鐘頭的光景。

杜柏渥眼望着酒瓶，臉上露出極沉鬱的神色，他忽然打破了靜默，而克那普思說道：「假令這條狗真是個女性的罷……這真是奇怪的事；其實若真是個母狗，你買了去，便更有益了。牠不是還能給你生產小狗兒嗎？每一條小狗兒，無論美醜，就是一個四分之一（指金錢而言）……就憑這個價錢，無論何人，都是樂意向你購買的。真奇怪，我始終不懂，你究竟為甚麼專愛公狗呢？其實母狗比公狗好一千倍也不止。母狗又知道感恩，又能惹人憐愛，每當見了人的時候，總是情意纏綿……唔！如果你真是這樣懼怕女性的，那麼，你給我二十個盧布，你就牽了去罷！」

克那普思說道：「不，朋友！你即或一個戈比賣給我，我也是不要的；一則我沒有養狗的必要，二

則我也沒有錢。」

杜柏渥說道：「既然如此，你何不早說呢？」說到此處，又對着狗說道：「米勒噶！離開這裏罷！」侍卒端上幾個煮雞蛋來，這兩個朋友，便一邊喫着，一邊默默的剝雞蛋的外殼。

杜柏渥剔着牙，說道：「克那普思啊！你够多麼短小可愛！你够多麼體面要好……我若是白白的把你放走了，未免可惜，實在可惜……你猜怎麼樣得啦！你就把牠牽了去，我不要錢，白送給就是了！」

克那普思說道：「我牽到那裏去呀？」說着，便歎了一口氣，又說道：「你要知道我的家裏，沒有閒人餵牠呀！」

杜柏渥說道：「唔！不必啦！不必啦……隨你的便罷！你既是不願意，那就不必了……但是你忙甚麼呢？往那裏去呢？再談一會罷！」

克那普思，懶懶的把腰伸了一伸，然後立起身來，拿起自己的帽子，說道：「到了時候了，我該走啦！再會罷……」說罷，又打了一個哈欠。

杜柏渥說道：「那麼，你站在這裏，稍等一會兒！我送你回家去！」

杜柏渥和克那普思，全都穿好了衣服，一同走到街上。他們在開始一百步之內，彼此全是默默無言；後來杜柏渥忽然說道：「我打算把這條狗送給人，你想我送給誰好呢？你的朋友之中，有沒有相當的人呢？這條狗是你看見過的了，又好看，又很發育……可惜祇有一節，我現在是絕對的沒有用牠之處了。」

克那普思說道：「我實在想不起你送給誰好，老兄……我的朋友之中，那裏有相當的人呢？」於是二人默默的走着，走到克那普思的寓所，也沒再談一句話；直等到克那普思開了房門，向杜柏渥握手告別，杜柏渥這纔咳嗽了一聲，像很躊躇的似的說道：「你知道不知道，附近剝獸皮的人，也收狗皮嗎？」

克那普思說道：「大概是收的罷……但是究竟收不收，我可不敢定。」

杜柏渥說道：「好了，祇要他肯收，明天就遣瓦賀拉梅夫把牠送了去罷……管牠呢，就教人剝了牠的皮罷……好可恨的狗啦！好討厭的狗啦！把房裏糟蹋得污穢不堪，那還不要緊，最可恨的，是

昨天竟把廚房裏所有的肉，統統的偷了去，供牠的饑吻了，這是多麼可恨的狗啊！……我必須再物色一條良種的狗纔好，像牠這樣的狗，簡直的是由犬豕相交所生的雜種啊！我祝你的夜安！」

克那普思答道：「再會！」

砰的一聲，房門關上了；於是房門外，祇賸了杜柏渥孤身一人。

## 標點官詞第二序（第一序見本期嚴子陵釣臺紀遊補白）

（編者）

我標點這本宮詞的大意，在前面序文裏，已經說過幾句了。但是，意猶未盡，所以再說幾句。讀者對於這本宮詞，應作下面的幾種看法：

一、當他是歷史博物館裏的古物看。和康熙的玉璽，溥儀的新詩一例看。無論如何，都是研究歷史的資料。

一、當他是長恨歌一類的文學作品看。我們讀長恨歌，不是羨慕他們的「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青池。」是要憑吊他們的「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我們讀宋徽宗的



「六宮閒燕多餘樂，索寫新詩頌太平。」楊太后的「天上春光偏得早，嗟峨宮殿五雲中。」我們不是羨慕他們的安樂，是要知道這種安樂決不能久常的。我們讀完他們的宮詞以後，再讀一讀謝翱羽的「紫雲樓閣讌流霞；今日淒涼佛子家。殘照下山花霧散，萬年枝上掛袈裟。」（過杭州故宮二首之一）我們是如何的感想！

一、完全當他是一種純文學作品看。那麼，宮娥，中使，同鄉婦，村夫，在文學上的地位是一樣的。正不必因為是宮廷中人而覺得陳腐了。

這幾種看法，各自不同，任憑讀者選擇罷了。編者又序。



## 斜面鏡 (俄國柴霍甫著)

唐小國  
白澗田 同譯

當我和我的夫人走進我們古舊的廳房時，立刻就聞見青苔和潮溼的氣味。四圍的牆壁，已經有一世紀之久，沒見過亮光了；所以我們舉燭一照，便驚動了成千成萬的老鼠，向左右奔逃。當我們隨手關門時，忽然擠進來一股風，掀動了堆置在屋角的一束一束的紙張；及至燭光射在紙束上，我們便在那年久發綠的壁上，看見了古代的文藝，和中世紀的圖畫；原來這壁上，懸掛着我們祖先的遺像呢。這些位祖先的遺像，全都很驕傲的，很威嚴的望着我，彷彿是向我訓誡道：「你這個孩子！打一頓板子罷！」

我們的脚步聲，散滿了房中，我咳嗽了一聲，便喚起回聲，彷彿是互相答應。大約這種回聲，也會

在某年代，答應過歷代的先祖。

風聲狂吼而淒慘，衝進煖爐的煙突裏，彷彿是有人哭泣似的。細聽這哭泣當中，含着失望的意味。更有那絕大的雨點，在那黑暗不明的窗上敲着。這種雨點敲窗的聲音，能於不知不覺之間，引人們的憂愁和慨歎；因此我長歎了一聲，說道：「唉！先祖啊！先祖！如果我是個著作家，我望着這些遺像，便能寫成一部極長的小說。祇因這些位先人，在他們青年的時候，每一個人——不論男女——各有各的小說，……並且是何等的小說呀！譬如目前的這位老太太——我的曾祖母，她雖是一位醜陋不美的女子，但是在她一生之中，却留下了一段非常有趣的小說。」於是我向我的夫人問道：「你看見了嗎？你看見那掛在屋角的鏡子了嗎？」

我一邊說着，一邊指着一面大鏡子，教我的夫人看這面大鏡子，用青銅鑲邊，掛在屋角，緊靠着曾祖母的遺像。

我向我的夫人說道：「這面大鏡子，具有一種神祕的性質，牠曾殺死了我的曾祖母。聽說這面大鏡子，是我曾祖母用了一筆很大的鉅款買了來的。她老人家買得以後，便把牠放在身邊，片刻不

離，直到死時方止。她不但晝間對着牠，夜間也對着牠，甚至於飲食之間，依舊是對着牠，不肯把牠放下；雖然躺下睡覺，也是把牠放牀邊；直到她的病重彌留之際，她還要求把這面鏡子放在她的棺材裏。不過這面鏡子的尺寸太大，棺材裏放不下牠，所以沒能遵辦。

我夫人問道：「難是個妖婦嗎？」

我說道：「或者也許是罷！你想！難道她老人家沒有旁的鏡子嗎？爲甚麼專愛這面鏡子，不愛旁的鏡子呢？再者她老人家就沒有比較好的鏡子了嗎？爲甚麼專愛這面鏡子，不愛比較再好的鏡子呢？我的親愛的！原來這裏面隱藏着一種可怕的祕密呢！據說這個鏡子裏面，坐着一個魔鬼，偏巧我的曾祖母又有信鬼的弱點。這些話，固然是妄言，不足憑信；但是這面青銅鑲邊的鏡子，確含着

一種神祕不可思議的魔力，那是無可疑的。」

我拭去鏡面上的灰塵，剛對鏡一望，不由得就哈哈大笑起來。我這一笑，立刻模模糊糊的起了回聲。我爲甚麼如此大笑？原來這個鏡子，是斜面的，我對牠一照，便把我的像貌傾斜到四下裏去了。鼻子現在左頰上，下頰却分成了兩個，可也傾斜到一邊去了。因此我便說道：「真奇怪呀！我曾祖母

的嗜好！

在這個當兒，我的夫人，像是很躊躇似的，走到鏡前，剛向鏡子裏望了一眼，頓時發現了一種奇異的現象。她的面色蒼白了，她的四肢顫抖了，她狂喊了一聲，連她手中持着的蠟燈，也失了手，落在地下了。蠟燈落在地板上翻滾，當然是把蠟燈滾滅，因此我們便被黑暗包圍了，就在此時，我聽見一種重物落地的聲音，原來是我的夫人，跌在地板上，已經不省人事了。

風吼得更悽慘了，老鼠在房中亂跑，全來嚙那些紙束，到了此時，我的頭髮，真像是直豎起來，在空中飄動似的。幸爾此際來了一陣狂風，把窗板吹落了一扇，這纔從那窗洞的外邊射進來一股月光。

我連忙擁住我的夫人，把她從祖先的居室之中，抱了出來，直到第二天晚上，她纔漸漸的甦醒。她剛回復了原狀，便說道：「鏡子！給我鏡子！鏡子在那裏呢？」

自此以後，整整的鬧了一星期之久，她也不喫，也不噓，並且也不睡覺，惟時時的喊着，教人把那面鏡子給她取來。她如同瘋癲一般，又是哭號，又是扯頭髮，又是跌撲翻滾。雖經醫生診治，但是醫生

也束手無策，已經聲明，說她就要這樣的折磨死了爲止，足見她的情形，是十分危險的了。我到了此時，纔鼓起勇氣，跑樓下去，把我曾祖母的那面鏡子，給她拿來。她一見這面鏡子，立刻就歡喜得哈哈大笑。她先對着鏡子吻了一吻，接着便注視起來，永不停止。

到了現在，已經過了十多年了，可是她依舊注視着那面鏡子，連一會兒的間斷都沒有。

她小聲的說道：「難道這就是我嗎？」她說到此處，她的臉上，立刻於紅暈之中，又浮出欣幸非常的色彩。於是接着說道：「是的，這就是我呀！除了這面鏡子以外，不論是誰，全都是對我扯謊。人人對我扯謊，丈夫也對我扯謊，哼！我若是早看見了我，我若是早知道我實際上是這樣的容貌，那麼，我就斷斷不肯嫁他了。他與我結婚，他的確不配；跪在我的腳下的，祇應當是一個絕美而且高尚的英雄……」

有一天我，立在她的身後，於是無意中，偶然向鏡子一望，竟發見了一種可怕的祕密。我見那鏡子裏，有一個絕美的女子，豔光照人，真能令人消魂蕩魄。這真是我生平沒見過的美人，這真是天生的尤物，這真是豔麗美妙的結晶啊！這是怎麼一回事呢？莫非出了甚麼緣故了麼？爲甚麼一個粗笨

不美的女子，竟變成個豔麗絕倫的美人了呢？大約是因為這斜面鏡子，把她不美的部分，全都傾斜到四下裏去了。這麼一傾斜不要緊，立刻就變得十分豔麗，竟至豔麗得不可思議了，負號逢了負號，就成了正號了。

因此我們夫妻二人，便永遠坐在鏡前，連一分鐘的間斷都沒有。我們見那鏡子裏面：忽然我的鼻子，傾斜到左頰上去了，忽然我的下頰，分爲兩個，也傾斜到一邊去了；然而我夫人的容貌，却豔麗得出奇，令人見了魂消魄蕩；因此我現在竟被一種發狂的不可思議的情慾占領了。

我「哈哈哈哈哈」很粗野的大笑；可是我的夫人，却用那剛剛可以聽到的小聲音說道：「我够多麼美麗呀！」

（完）



# 惡風 The Ill Wind

原著者美國 Robert Robinson

譯述者退翁吳衡之

這事之發生，盡我回溯所及就是如此：

我那天早上大約在平常一樣的時候起床，走出去找些燃料來燒個火。我見得天氣很是平靜而又似悶熱；回頭進來便告訴瑪玳說我深信將有颶風到來。伊說伊希望下雨，因為番茄急於要雨得很。你可知我們約在一星期以前種了一塊五厄加（英畝名）面積的番茄。我不把我恐怕氣候會變落沙的話告訴伊。我知道伊會幕地裏發起毛病來的，伊常行這個樣兒。

瑪玳工作太勞苦了。你曉得我們搬到此地來已不止十五年了。我們那時年紀還輕，以為將來發不盡的財哩。我們從米蘇里（Missouri）到這兒來；因為我們要興起家來，給兒子一些教育。我們那時祇有一個小孩小約翰；現在已有五個了；那於這段故事上沒有關係的。我剛纔說過了瑪玳工



作太過勞苦；我們要付出這塊地的租錢，而命運又像永不肯打開我們的門路似的。第一年新土所產不敷開銷；隨後幾年則蒙受落沙的打擊；旱魃光臨也有兩次；繼又遭遇許多別的事故，使我們不得一帆風順地過去。

還有一件事我所不喜歡提及而又似使伊惱恨無窮的。你須知伊的宗教信仰心虔篤得可怕。伊究竟從那一種血統來的，我卻不得而知。我不大深信宗教總有一個緣故的。我常常見覺宗教似是愚蠢之事。那種見解很使伊痛恨。當各事初遭逆境時，伊便以我這麼不敬神明都賴在我身上。我常常因此發笑而戲弄伊，但伊卻視同各事一般的嚴重，伊常會這樣說道：

「好，你可以盡情侮辱吧，但終有一天你會看見的。上帝行將強征他的路稅，必要你償付的。」好，伊起來了，並且照常哭泣了一會。我不責備伊。可憐的老瑪玳啊！伊所有這樣的夢想，已照你會說的話，一起被風吹掉了。這許多日子裏，伊又是個病婦。伊有腦痛病和傷風病，其間又加上伊所做的一切苦工，於是常使伊的情緒大為惡劣。

我剛纔說過的，瑪玳起來哭泣一下，人就好了。伊把冕妮喊起來——她就是我們的長女——

兩口子開始弄早餐。天還沒亮，但東方初現玫瑰紅似的；你也很可以瞧得出太陽來了。我也叫醒小享利和小約翰——他們就是我們最大的兒子——一同動身到牛馬棚裏去餵牲口。

那末，我知道十分的確，我們已經有些不能避免的事情了。那東方的紅色已經分布開來，一直把天空遮蔽了，好大一塊，看來不像平常的形狀，鬚鬚是什麼人掛了一幅薄薄的黃幕在面上似的。我又注意到一陣烏雲低低兒掛在天空的西北邊上；所以我疾呼瑪玳，叫伊丟開早餐趁天沒有開始下雨或別的東西之前，先行將取牛乳。我那時的確知道要下來的必不是平常的雨；但是不到伊不過的時候，我不願伊預先知道罷了。

我曾見過許多西方德沙斯 (Texas) 颶風，也曾見過空前的大風發生，但我從未見過一場像那天一樣能使人遠遠瞧着的大風呀。何以呢，你知道在瑪玳和冕妮到得牛欄，一個人僅將得一條牛的時候，那密密的一重雲已到了天空半中間了；牠走得這麼快，你可以看見它向行動着啦。太陽正在天邊出現；雖看來這麼紅，這麼威嚴，而空氣又這麼寧靜，你可以聽到幾哩路遠啦。賀倫老頭兒在對他那小廝中的一個所說的話，句句我都可以聽得清楚，似乎是那廝幹了些不該做的事。

情；而這裏離開他們的地方是二哩多遠哪。那空氣有一種低壓的實效，你很要出足氣力來呼吸，才得免除氣喘。還有汗哪！它簡直如水般淌下我的臉來。

好，我上前到穀倉後面，開始將些穀打去皮殼以便次日——星期六——送到鎮上去磨粉。即在此時我聽見瑪玳發出一聲尖銳的叫喊，我知道有事到了。我急忙跑出去，見伊帶着迷亂的樣子站在牛棚當中四面察看。但無論如何，伊一站起來，頭髮又結，衣服又歪，臉上呈出驚慌之狀。

「旋風要到了！」伊向我疾呼道。伊於是叫冕妮上前來。倉倉皇皇同到宅裏去了。伊呼我，叫我上前一同下地窖裏去。

我四處瞻望，而迷亂中覺着好像自己向那洞裏奔走一般。那雲已布散在穀倉上頭，且在東西兩邊都有一團轟轟作響滾滾旋轉的砂，以可怕的速率，沿着草原猛然突進。在那上面我可以聽見風在轟着吼着；而離開約一哩半左右，我瞧見一大塊烏黑可畏的東西在我頭頂上壓將下來。我所

在的地方沒有一口空氣流動着。熱啊！呵！身上的汗祇是自然地淌下來！

好，你可以告訴世人說我趕快跑到屋裏去。及到了那邊的時候，瑪玳把這一班孩子都帶到外

面院子裏。我們走下地窖；我又設法把門拉住，正在頭一陣風打來的當兒。

好，我們登在那底下我猜竟有三十分鐘之久。其時那風最厲害的一段似乎已經過了；然而還沒說到現在已不打風的意思呢。吁，不是，那風還在悲號長嘯，在地窖的煙囪裏弄出那最狂暴的聲響。我登在那裏直到我判定可以安然出外，然後才開門上來。瑪玳稍稍反對，但我告訴伊我要看看那風把各項東西擾成怎樣。我把門舉起一點，那風就在上面如馬鞭般疾抽一下。要不是它恰正從我手中撤去那門，而直撞它在地上散作十來片，那就危險啦。以後便除掉出來而外，沒有什麼別的法子了。

瑪玳抓住孩子們說伊不要出外去；但當伊看見我站了起來，伊便判定外邊平安了，所以伊趁個機會走上梯級，差不多上到半中間吧。將近那時那風靜了一靜。我的意思不是說風歇了呢。天啊，不是！我不過是說風在這一二分鐘內沒有吹得那麼厲害罷了。瑪玳見我知道我所說的情形，所以亂把孩子們推出來，而他們便預備奔到屋子裏去。

好，就在那時候忽來一陣暴風拿住了毛麗——那是我們的次女——恰正執着腰際，吹得她

在空中旋轉不已；但是一毫沒有受傷。當時我見着好笑。也許這不會把瑪玳弄癩了吧。呀！伊跟在毛麗後頭走的，伊好像站腳不住，若果轉不過身來便危險啦。我見這個時候必須我幫他們一把，我就走上前去扶他們兩人站起來，但瑪玳好像站不住似的。伊說風傷了伊的背了；說伊猜我現在心滿意足了，我可以把伊弄死了；又說那就是我所試圖已久的。

現在瑪玳比較明白些了；但當伊一切事體弄妥當之後，伊依然要說些像那樣的話兒。當然伊的背脊沒有斷呀；那不過是伊的想像罷了。伊已使任何物事都敗於我平生所見幻想的事物之下；但你可以告訴世人說伊還是一樣拿着偉大哉哥命布來恭維我啊。

好，我終於把他們平平安安地都弄到房子裏去；於是我開始試看別的房舍遭受了什麼傷損。我意料間間都已猝然倒在地上了。我從窗口瞻望看不大清楚；但我可以說至少那穀倉一部分是立着不動的。我於是尋找鷄塢，但沒處可以找得着。我對自己說，我不得不就在那時那地出去瞧瞧。

瑪玳不要我出去。

「是這樣啦。出去把自己性命送掉了，我們又弄成怎樣呢？伊說着淚流雙頰，不勝悲戚。」

我諱而不虐地插嘴說道。

什麼緣故，瑪玳，聽你講，我想無論怎樣，我在此左右那價值爲數不會大的。

唉，先生，這話說出口我便懊悔不迭。伊哭起來了，悲痛着些可怕的事情。伊說只是我醞釀起來的；說是我願伊什麼事；說我要出去把頸項弄斷了，遺下小孩子們作孤兒。要使伊安靜我只好告訴伊我不去了。於是我從各房的窗口向外窺望，牛欄鷄埕悉列目前，不覺驚愕那些鷄子變成如何而高呼起來。瑪玳立刻說道：

看來似乎你該出去看看牠們，不要儘在這兒圍坐着，讓牠們吹刮了去。

好，那真正像瑪玳了。伊纔因我想要出去而哭，還未到五分鐘哪。無論怎樣我去吧。

那些鷄雛是一幅觀覽的畫景。在那風挾住牠們的房子從牠們頭頂上飛過的當兒，牠們被風吹得四方八面亂滾亂跌。至少我猜牠們是零零落落的失散了；其中有些給花園的籬笆——那是短鉛絲編成的——纏絆住。但多數是被風捲刮橫過田野之外，就在此地牠們得着我前幾天所新掘的圍圍的壕溝後面之庇護啦。

牛棚不見了；籬笆傾倒了；那些母牛衝到那個隔斷田野和牧場的鉛絲籬笆脚跟。牠們站在那裏垂低了頭，縮做一團，好像是在寒冷的冬天常行的樣子；不過現在罩住牠們背脊上的不是雪而是沙罷了。常不常一陣特別猛烈的風會促逼着牠們往前跑，彷彿將要把牠們塞進籬眼裏去似的。這種情形很使我着慌，我便回到屋子裏去，叫小約翰來幫忙把這些牛安置馬棚裏。瑪玳反對小約翰出外，但他不聽伊的話一直狂奔出來；他高興到不要命的往外跑；他當這個是一種野宴呢；他至少似是這樣着想。全班小孩子都以爲從颶風裏得着一個天崩地裂玩鬧的好日子啦！但你可以對世人說我並不是這樣啊。

好，我同小約翰試把這些牛趕進馬棚裏去。當我們每回趕牠們朝着風頭跑的時候，牠們只是把眼睛亂眨，搖擺着頭往前跑，跑不到幾步，便轉過頭來，發腳奔回籬笆那邊去。當我們第三次想趕牠們轉來時，其中有一隻跑得遠過了頭，恰如我所慮的給籬上的鉛絲纏絆住了。於是我們試行弄牠出來，但牠自己拖呀拉呀反把事情弄糟了！因爲牠全身被絆，竟把鉛絲拉下來了。

我們便設法想把這頭老牛從籬笆裏拖出來，但是無法可救。可憐的老東西呀！我眼看牠是個

沒命的了，只爲去除牠的痛苦起見，我便喚小約翰往屋裏去拿枝槍出來，我還告訴他不要給他的媽媽知道；但是這話白廢了氣，伊瞧着小約翰在路上跑，怒忿忿地釘住他。當然伊不知道他來找槍做什麼，然而這種情形使伊着了慌啦。隨後伊便瞧出所發生的事情，當然伊賴在我身上了。上帝呀，伊怎樣辦法啊！

我們擊殺老牛之後，我便下去，看見那些牛過得很好；樣樣打量一番，見他們給沙泥掩沒了；這一個算不了什麼事。我儘量地費了許多工夫餵牠們；因爲我要離開屋裏盡我所能那麼長久呀。我知道到屋裏來時，瑪玳將會熱烈和沉重地數說我啦。

但你知道嗎，當我進屋時伊好半晌一言不發。伊安坐在廳間我前兩年從支加哥所買來的椅子上搖來搖去。伊只是坐在那裏搖動着，凝視着我這麼好玩，我簡直覺得身上有什麼東西蠕蠕爬行似的。我受了伊所常給我的全數的煩惱又熱烈又沉重。事實如此，我便試行觸動伊，似是很滑稽的說道：

『好，這倒像仁慈的上帝，對於我們一個都不歡喜。瑪玳，不要像他常行待遇你這個樣子才



好。」

我很以為這樣說法會使伊憤怒的；但並不如此，伊仍舊不停地前後顛搖着，還是拿那奇怪的眼光釘住我。我注意到兩行眼淚流下伊的腮頰，并經過那灰塵中顯出小小的痕跡來。你或者以為我是不覺得駭異吧。

「瑪玳，什麼事情呀？」我用着心急的口氣問道。伊一字都不回答。

「你覺得不舒服嗎？」

伊還是不睬，仍然搖動着，仍然拿着那種發狂的眼光望住我。既而用一種莊重的聲音說道：「上帝的審判已經臨及我們身上來了。」

吁，我身上又感到蠕動了！那時的天色雖是晴光大放，然而房裏這麼昏暗，你看，太陽躲在雲霧裏頭；窗子這麼污濁不能充份地讓陽光射入；沙塵洒洒地從天花板落下，和從門窗四圍的縫隙裏穿進來；還有那風在屋背上四面呼呼地吼着；而瑪玳正坐在那裏搖了又搖，常不常唸着：

「上帝的審判已經臨及我們身上來了。」

我試要使伊到床上去睡；但伊一下也不動；我便站起身踱來踱去，想鼓動起一些聲響來驅除我身上蠕動的感覺，即是伊那種搖動和那莊嚴的聲音唸着底『上帝的審判臨及我們』的話所惠賜的。但無論怎樣，總是無益於事。我開始恐怕伊將會發狂了；我越細看越相信；我常常想終有一天當伊流出一滴眼淚的時候，伊就要變為這樣了。

伊常不常舉起雙手朝着天花板，做出種種最癡狂的舉動，喃喃低語，一天到晚地搖頭不停。

我試過好幾樣方法來驚醒伊。小孩們此刻也開始注意這事，覺着恐慌啼哭起來了。尤其是年紀最小的那一個。末後我偶然想起一個妙計來了。我自己這樣着想：如果我陡然地假冒信仰宗教，瑪玳或許會歡喜起來，而把伊的迷惑解消。但我是極不喜這樣做法的，因為我最痛恨作一個偽信者。然而我轉想。做事要能隨機應變，所以我便決定取巧一下吧。

我在伊可以瞧得見我的地方繞行一周，雙膝跪下開始祈禱。我又請伊幫助，說我感覺着上帝的神靈降臨我身。那末我立刻知道我已得其要領，中伊的意了。果然伊發出一聲呼喊，雙膝跪在我的身旁。這樣祈禱真是我從未聽見過的。伊如此狂妄真使我喫驚不少呀！伊舉起雙臂，高聲呼籲上

帝賜下拯救的神力洗滌我一生的罪惡。此刻孩子們也覺到害怕，竭力高呼起來了。而小約翰冕妮和毛麗起初是嚇得目瞪口呆，繼而也都跪下來開始祈禱。那不過在瑪玳祈禱中加添了些勢力罷了。

伊銳聲呼喊高出於颶風狂吼之上。「上帝啊，你看看這個人的兒女們都朝你下跪，懇求你赦免他們爸爸的罪惡吧；你又看看他的妻子這許多年來同他住在他一切罪惡之中，跪求你發下拯救之恩吧！」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伊完全哽咽住了。我決定我該讓步的時候到了！於是我驀地裏站起來告訴伊說我已明白了，我已經得救了。

好，我一生中也曾見過些顛狂的人，不過沒有像伊在後來這十多分鐘內那樣的顛狂罷了。伊起初呼號四面跳躍，隨後便伸開雙臂抱住我的頸項來讚美上帝。伊的聲音入我耳中這麼響亮，幾乎把我的鼓膜震破了。伊又唱歌，又歡呼，頌祝上帝寶貴的名稱和其他相類的事物，直到那房子被伊那比風吼還響的聲浪充滿了。冕妮十分像伊媽那樣虔信和興奮的，也開始呼喊歌唱起來了。或

者你們以為處於瑪玳冕妮及孩了們的高呼和颶風的狂吼之間，並非什麼嘈鬧；我卻覺得愚蠢得很啦。

以後的日子瑪玳這麼快活，倒使我自愧起來了。

我自己心裏想：爲什麼呢，如果我知道這個對於伊有這麼大的分別，我應老早懺悔了。我曾經做了一個僞信者以給瑪玳那麼多的快活，因爲伊在此生中總沒有享過多大的娛樂啊。

好，我以後便上教堂了；我終沒有這樣勇氣敢去告訴瑪玳說我曾經充作過一個多大的僞信者。伊比前安樂得多啦；伊當然是常不常還帶着些迷惑，但不像平素那麼常見罷了。伊的情緒也好得多啦。我忖度這統統都是一個好的現象，一件極大的好事吧。總之這就是我怎樣變成上教堂的人啦。沒有多少天，他們便推舉我做了庶務員，說我是他們所有到教堂裏來的會員中最有準則的。此後我便不再覺得關於做一個僞信者是如此惡劣了。但事實上就是我不知道的確，究竟我不是是一個呀。

完

# 月和松

一九冷月，

幾樹蒼松；

月光掩映，

松影重重。

蒼茫夜色渾無盡，

都入詩人兩眼中。

(鄭綠影)

表枝

十吸

# 大長城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廿年老牌名震寰宇  
烟味香醇始終如一

盒內有圖  
記者係贈  
手表畫片  
之符號(路)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筆 記 小 說

- |         |        |      |         |       |       |    |
|---------|--------|------|---------|-------|-------|----|
| 鬼董狐     | 不著撰人   | 三角   | 正續子不語   | 清袁枚撰  | 二册    | 三角 |
| 清賢紀     | 明尤鐘撰   | 二册   | 連史      | 一元二角  |       |    |
| 增廣智囊補   | 明馮夢龍撰  | 九角   | 嘯亭雜錄    | 附續錄   | 親王昭樞撰 | 四角 |
| 說郭      | 明陶宗儀撰  | 四角   | 履園叢話    | 清錢泳撰  | 二册    | 三角 |
| 香祖筆記    | 清王士禎撰  | 廿四元  | 兩般秋雨盦隨筆 | 清梁紹壬撰 | 四角    |    |
| 池北偶談    | 清王士禎撰  | 五角   | 春在堂隨筆   | 清俞樾撰  | 二册    | 一角 |
| 增聊齋誌異評註 | 清蒲松齡撰  | 一元   | 庸齋筆記    | 清薛福成撰 | 二册    | 一角 |
| 增聊齋誌異新評 | 清蒲松齡撰  | 一元   | 遺愁集     | 清張貴勝撰 | 八册    | 二角 |
| 白話聊齋誌異  | 江會經註   | 八册   | 淞濱瑣話    | 清王韜撰  | 二册    | 二角 |
| 鮑廣      | 附續編    | 清鈕琇撰 | 六册      | 夜雨秋燈錄 | 清宣鼎撰  | 三角 |
| 廣陽雜記    | 清劉獻廷撰  | 四角   | 然犀錄     | 猛盒老人撰 | 三册    | 六角 |
| 虞初新志    | 清張潮編   | 二角   | 秦淮廣記    | 纏荃孫撰  | 四册    | 二角 |
| 虞初續志    | 清鄭樹若編  | 二角   | 畏廬漫錄    | 林紓撰   | 四册    | 一元 |
| 虞初支志    | 清王葆心撰  | 四角   | 畏廬瑣記    | 林紓撰   | 四册    | 一元 |
| 閱微草堂筆記  | 清紀昀撰   | 五角   | 技擊餘聞    | 林紓撰   | 四册    | 一元 |
| 聽雨軒筆記   | 清清涼道人撰 | 一角   | 武俠叢談    | 冷風編   | 二册    | 六角 |
| 茶餘客話    | 清阮葵生撰  | 一角   | 上海閒話    | 姚公鶴撰  | 二册    | 六角 |



# 慘笑 The Black Laugh

原著者 A. B. Shiffrian  
逡譯者 退翁

那是發生在白朗斯維里 Brownsville 地方一所小禮拜堂裏，且在一所曾作馬房的小禮拜堂裏。那是發生在一個寒風凜冽的臘月中旬。那夜是個星期六夜。那時刻是介於午禱和晚禱相距之間：一閉短晝之終，一開長宵之始，不早不晚，恰在這個當兒。並且在一派鬼般寂寞的外境，那不自然的安寧把宇宙握在沍寒的掌中；風也息了，雪也失却美麗的白光，靜臥着結作灰色了。天空簡直是一片廣闊的鉛鉛，萬里無雲；牠那奇怪的一致景象，沒有一點間斷更變，滿目荒涼，祇有那遠遠垂滅的太陽最後的赤紅光芒跳出境外，遣送那愉快的寒顫貫徹於目睹者的心房而已。



教堂裏面也被寂靜宰治着，但是另外一種的寂靜。在這四方形的房子中間有個黑而舊的火爐，從這火爐上豎着一根和火爐一般黑舊的烟窗，沿着承塵環繞一匝，然後如插劍入缺般突把牠的醜形惡狀鑽進那赤光的牆裏去了。靠近爐邊，一個虔誠的猶太人的僵僵形像在擺動着，前身後背更番取煖並向自己哼着一段教堂的歌，那歌是那偉大的羅生布烈（猶太著名作禱文者）弄出聲名來的。他站在那兒，一面對自己哼着，一面烘着老年的身軀；不時舉眼朝教堂別端的桌上一瞧；那桌子是長的，鋪着一幅滿染污點的灰色布。上面無數的安息日的白麵包的碎屑，一盤子盛着幾片切得很齊整而未經吃過的鱈白魚，和半滿的清水兩三盃。圍着桌子坐了一羣人。

這就是那事情發生之所在。在此小小兒白朗斯維里禮拜堂裏，在此往日曾作馬房的小禮拜堂裏，在此有黑舊火爐，長木桌和一羣默默無聲的一羣人的小禮拜堂裏，——那事情發生了。

挨近一個蒙着霜的窗子邊，有兩個孩子，男孩子，在使勁呵那窗片以便取出一方空白來。他們靠住那冰冷的玻璃，竭力伸長小頸子，睜開明亮的眼睛，尋那天上先出的星。他們已站在那兒好久一會兒，看守着太陽底隱滅，夜色底降臨，又帶着孩氣的熱望，在尋找那夜裏首先出現而金光閃爍

的星兒，各人都爭要高聲歡呼，「瞧啦，星呀！星呀！……金色的星呀！……」

圍着那長桌，坐了十三個漢子，有灰色鬍鬚的，有褐色鬍鬚的，有黑色鬍鬚的；他們雖是寒冷，但充滿了一種神祕的愉樂——在那已送悲泣之晝方迎歡笑之宵的時間中，在猶太老人們心中所歌頌的那種愉樂呀。第一個人爲衆所不識的客，似乎是很老邁，但他的眼睛却放出一種炯炯的神光。第二是個收買爛布者。在星期中平常的日子，他在前面推着一輛車子大踏步遊行街上，喊道：「爛布！破布！舊鞋子，舊衣裳，舊東西，爛布，破布！」但在禮拜六呢，他便是個戴着看不見的冠冕的南面王了。第三是個縫襯袴的，第四是在貝爾孟街作酸菓和番茄生意的小販。第五是個募捐人，叩人家的門，宣講關於孤兒院，醫院，和以色列人的福地的話兒。那第六個愁悶悶地燃着他的美髯的是一個木匠。第七個是在工廠裏作工的。第八個是販賣教門潔肉的。第九個是鑿墓碑的。第十個是教養小孩預備受堅信禮的。第十一是個門役。第十二是個打鉛匠的助手。第十三是個四十左右的漢子，長長的黑髮，一部烏黑的長鬚，肘彎子支撐在桌上，手掌托着下巴頰兒，向前直望，彷彿是試用他的眼睛貫穿那徐徐侵入的暮色似的。

那是昏暮的景象。試於腦中描摹一下。禮拜六夜間。十三個人在一間曾作馬房的小禮拜堂裏，圍着一張長檯，靜悄悄地坐着。他們光是坐在那裏哪。他們吃喝過了。他們歌唱過了。天色越變越黑。就中一個——那收買破爛東西而現在如王者般坐着的——又將開場了。「祝君平安。」他將要唱「祝君平安」之禱歌。他的嘴張開了，他的手舉起了，忽然他又中止；口閉手垂，俯首戰慄。又有一個——那鑿墓碑的——將要說一件故事。那是一件四十五年來，每逢星期六夕陽的時光，他常在說着的故事呀。他將要對他們講莫基查拔，講那善良而老邁的莫基查拔 Motke Chabad 怎樣用計勝了異邦人。這鑿墓碑的將要開講了，其餘的人們便發笑起來，舉起強韌的老拳向木桌上亂敲。他們的鬨堂大笑，聲浪四勇，承塵門戶以及那黑而暖的火爐都爲之震響。他也那麼收住口，垂下頭來了。

空氣中有點東西鬼鬼怪怪惹人厭。一片地獄般的黑暗懸布空際。矮小的影子，或呆臥地上，或貼靠灰色牆上和一班猶惡的旁觀的人似的。外面的風開始呻吟着；雪開始飛揚着；那夕陽的紅光亦已隱滅。而那風的呻吟陡然變爲鬼怪的狼吼之聲了。這十三個人兀自圍着那上帝殿中的長

木桌而坐，沉沒於靜寂之中那些小孩們仍然靠近窗邊向着天空注視，尋找星兒。

那第一人，目光炯炯，精神煥發的生客，望過桌子那邊來瞅着第十三個。那第十三個兀坐着一動不動，手捩鬚鬚彷彿睡覺似的。究竟他是誰，怎樣度活，從那裏來的，這些都沒人知道。他總不說話。他每天到禮拜堂裏來，人請他讀摩西五經中一段的時候。他讀得如此柔和，如此悲傷，又和着如此奇怪的音樂，致使聽者爲之驚嘆。他讀得很好聽。那些坐在離開那低矮的講經台較遠的人們是從來聽不見的。祇有那幾個聽到這種魔術的聲音的，却面面相覷揚起眉毛來。因爲在他的聲音中有點出乎凡人之外的東西。那是虛幻的。牠裏面有蜂蜜的甜味，湍流的歌聲，和昆蟲的針螫。那聲音帶着一種奇異的鐘聲聲，好像是向上帝——或魔鬼祈求似的。那聲音好像是盼望着，也好像是確定了上帝——或魔鬼一個回答。那是流利清晰，輕柔低細，不可抵抗而使人迷惑的聲音啊！……

陡然間，從黑暗中來了一句話。原來那目光灼灼的老人已經開口了。他說他要講一件故事。他對他們述及多年前他在波蘭的家庭。他講到他的父親……他的災難……他的學識……他又講到他的結婚……又講到他的嫵媚動人，快樂少艾的妻……他又講到他有一次過俄國疆界旅行

了一星期回來，見着他的妻將要生孩子——他的初生的孩子呢。

他在講說中停止一下。那十二個默靜的人垂低頭坐着傾聽。當時那對住不堅固的小禮拜堂衝擊的風怪嘯怒吼，使他們寒冷的身軀瑟瑟戰栗。那黑暗快而又快地集布內外，甚至入於他們的老心裏面。那從黑爐上升起的煙囪已看不見了，卽火爐本身也看不見了，這倚爐取暖的人也看不見了。朦朧的形像圍桌坐着，靜候那生客發言。

老人道：「我子生了而我妻死了，簡直像日逝而夜生一般。我的兒子生下來了；他的第一次發出來的哀哭聲，從嬰兒嘴唇出來的頭一件東西，聲音有點類乎：『哈哈！哈哈！』」

「聲音很弱，但是不會誤會的。分明是笑。那個可憐的小東西在笑啊。在笑他所害死了的母親。笑我，笑那造他的上帝，笑這個世界，他說：『哈哈，哈哈！』」

那雙手托着下巴坐在第十三位的黑鬍鬚的人越加把頭垂得低了。那說話的老者繼續說道：「自此以後許多年，朋友，我屢屢聽見他的笑聲。我開始惱恨他了。我開始憎惡自己的兒子，自己的肉，自己的血，因為他長笑不止啊。唉，我怎能使你們明白呢？他老是笑不止。他的笑中含着那般

譏嘲，那般悲苦，致使牠刺入我的靈魂裏。我的兒子是個學子。他好學而強記。聖經，先知書，摩西五經，他都通曉，並且心愛。但他好笑，笑我。我哭着也好，挨着餓也好，做着夢也好，祈禱着也好，說着任什麼話也好，常常在我的耳中鬧着他那惡毒的「哈哈，哈哈！」……你們是在聽麼，朋友？」

十一個黑暗的頭點了點。十一個無生氣的影子在那會用作馬房的小禮拜堂裏的牆上和地板上移動了一回。這時狂風正吼。爐火已息。靠窗的孩子們玩倦了，坐下來在一條長檯上交頭接耳，大家說些神怪的故事。那老人又說起話來了。

「當我的兒子十三歲的時候，在他受堅信禮之前的星期五，我們的村子裏陡然發生了慘殺。我記得清楚。我們剛從教堂回來。我才關上了門，才移步到一張椅子邊，狂呼聲已把寂靜的黑夜劈開了。喝酒喝得瘋了的凶猛農人，衝過街上，碎窗破壁，每捉着一個猶太人便鞭抽，腳踢，棍打，扼勒。正在擾亂之間，一堆人風潮般撞我的門。五個醉酒的野獸衝了進來，向我兩父子方面一跌一踉地走來。」

「我被一拳打着向後仆倒。我試扒起來又倒下去。當時我看見一個很大的東西擊落我身上。」

我暈去了，但雖在驚嚇中，雖在望着那東西急切擊下來的當兒，我記得還在疑慮着這一來會不會送我的命，並且還在猜想着這是桌腿呢？鐵棒呢？還是根樹枝呢？那東西於是打在我的頭上，我覺着那天天空壓覆我身上。但是我聽見，雖然渾身是血，躺在那裏，我聽見我那兒子的凶惡而鄙嘲的笑聲。比天上的雷聲還要大，比那些醉酒的畜生的聲音還要大，而且，最令人可怕的，那大膽無畏的「哈哈，哈哈」來了。」

在他恢復了他的氣力，演講他的房子怎樣被毀，兒子怎樣失蹤的當兒，他的聲音漸次轉低。他講他怎樣在村裏四出訪問，但沒人知道這孩子的遭遇怎樣。沒有人看見他，也沒有人聽見他。他不是生，也不是死。他却是不見了。他是失蹤了。祇好罷手，當他已被人戕殺就是了。老人又說在過去的許多年中，某某時期，贖罪日呀，殯葬日呀，和大哀的時節呀，怎樣會有一陣您長活動刺耳的「哈哈，哈哈」從某處而來。他的兒子的笑聲糾纏他，弄得他的頭髮都變了斑白，身體衰頹，精神委頓，辛辛苦苦奔波於城市間。但那使人發狂的聲音仍舊追隨着他，沒法躲避，沒法擺脫。

「在華沙，我遇着一個老友，我舊日受業的著名教師。他聽了我的故事，便告訴我說我的兒子

現在美國。我便苦笑道：「他死了。」教師答道：「他活着呢。」我道：「老師，神跡的日子已經過去了。」他答道：「照上帝存在那麼長久，神跡也會存在那麼長久，天天都有神跡的。你的時機也要輪到你了。但是，牢記着：往往一個人的神跡就是別個人的慘劇，或他自己的慘劇。一個窮苦的人拾到一顆無價的珍寶呼喊道：「瞧哪！一件神跡呀！」才一轉身，他便被人刺着心胸；珍寶被人偷去了。這麼一來，他的神跡便是他自己的慘劇。你的兒子是在美國呵。」這就是教師告訴我的話兒。我再付之一笑，和他握別了。

「然而我畢竟到美國來了。有點東西在招我，拉我，所以我到的。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情，我已尋找了二十年啦。二十年來，我的耳鼓裏充滿了惡魔的「哈哈，哈哈」二十年來，無論日間，夜裏，或睡夢之中，那惱人的「哈哈，哈哈」已深深燒進我的心裏。什麼緣故呢？我犯了罪惡麼？我可不知道。上帝之道，對於那些不明白的人們，是很奇怪的。上帝在懲罰我罷。爲什麼呢？因爲我父母的罪惡罷——也許因爲我青年時期的罪惡罷——也許。」

他又停止了一下。



「朋友，今天遭遇着點事情了。今天一兩點鐘之前，我經過你們的會堂。我聽見你們在唱，唱那「祝君平安」的禱歌。而且——你們肯相信麼？——我從你們的歌唱中，聲音中，聽見一種清越悠揚而惱人的「哈哈，哈哈！」」

十一個人和十一個影子一同動起來。而那驚異的喘息從寒冷的唇吻中噴吐而出了。老人又講道：

「我告訴你們我聽見了。一個甜美而又驚人的感刺掠過我身上。我又生出個空虛的希望來了。「神跡啊，」我暗自沉吟地道。「悲劇啊，」應聲回答道。我走進來，我加入你們中間。我現在可以哭啦。我的希望又歸烏有了。又是徒然空想了。又沒聽見了。又受了欺騙了。又……」

祇在一個短促無量的剎那間，那坐在第十三座上，手掩着臉，如入睡般一動不動的人，驀然把他的光亮的頭，向後一仰；驀然睜開他的大而黑的眼睛，發出一陣又可怕，又奇怪，又含有譏諷意味的「哈哈，哈哈，哈哈！」

這小禮拜堂喧鬧起來了。黑魃魃的人形兒瘋狂似的四處攪動。那老頭兒，就是那個說故事的

生客，却於鬧忙中倒在自己的座上，他的手就此軟弱地垂下來了，他的臉呆了，他的發光的眼睛閉了。有人去摸摸他，即大驚小怪地跳了開來。

「他死了！」

「他死了！」

同時那窗子邊發起一陣孩童歡呼之聲！「星！金色的星！瞧呀！牠出來了！」

（完）

是篇之作。命意玄妙。頗難索解。然但觀夫坐於第十三位年約四十黑髮烏鬚支頤瞑坐者。聞叟敘述其子時。若有所感。首益低垂。比聞叟言赴美尋兒。二十年無獲。偶過教堂聞歌中雜有哈哈之聲。疑爲神跡。入內偵察。期有所遇。詎知徒作幻想。枉受愚弄。希望已絕。悲從中來。彼忽又舉首張目。大作哈哈之歎。如斯人者。非爲叟子而何。惜叟甫聞歎聲。一瞑不視。悲劇之談。竟成識語。然而此叟始終見困於一歎。亦足供有心人之玩味矣。

譯者附識

### 題蘇曼殊集後

(秋山)

蘇曼殊全集，共五厚冊，分爲兩部份：第一部份包括曼殊所做的小說、詩歌、散文、書簡，及其他一切的作品。第二部份包括曼殊友人等投贈曼殊的文字，哀輓曼殊的文字，及其他一切關於曼殊的文字。曼殊在近代文壇上，固然是一個作家；而曼殊全集的編輯，網羅搜討，毫無遺漏，非柳亞子也決辦不到。我們如不愛讀曼殊的文字，便罷；如要愛讀，也應該感謝亞子。



## 天上地下

趙茗狂

(上)

「同是一個人。同是一個女子。爲什麼命運好的。猶如到了天堂一般。吃可吃得好。穿可穿得好。高興起來。還要坐坐汽車。又又麻雀。到各個白相地方去玩。一天到晚。簡直寫意得很。一點事情都可以不必幹。那些命運壞的。就如到了地獄中。早上六句鐘。就要進廠做工。直到下午六句鐘。方可散工回家。吃沒有好吃。穿沒有好穿。那是不必說起了。兩兩相較。爲何如此的不平啊。」這是女工王蘭英遇着散工的時候。瞧見了坐在汽車中那些豪闊無比的奶奶們。太太們。常是這樣的感想着而喟嘆着。「咦。這不是李挹芬麼。從前住在宜興里的時候。我們大家都只有十三歲。天天總在一起玩的。現在

卻已隔了八個年頭了。」她一壁這們嘆着。一壁却突然的立住了足。向着立在一座小洋房門前。一個穿着入時的婦女。呆呆而望。同時却又懷疑道。不見得是她罷。瞧她的面貌。雖和從前有些依稀彷彿。然而究竟已隔了八個年頭了。正不敢說她老是這個樣子。一無變動呢。」

這時這穿着入時的婦女。倒也已瞧見她了。見向自己呆呆瞧着。腦筋中不免微微一動。射過眼來。也向她細細端相一會。忽然眼光閃了幾閃。似乎已辨識出她是誰來。立刻走前一步。很歡欣的呼道。「你不是蘭英姊麼。我們已有好多年不見。你竟大大的變了樣子了。要不是你左耳邊那顆黑痣。或不是你呆呆的向我瞧視。我幾乎已不能認識你咧。」

這王蘭英經她這們一招呼。覺得自己穿得如此樸素。她卻穿得如此時髦。而且滿身的珠光寶氣。實在不能並立在一處。不要說是做朋友。倒頗有些侷促不安了。只得很羞澀的點上一點頭。那李挹芬卻親熱得很。又走上前來。一把拉住她道。「我就住在這屋子中。你跟我進去坐一回罷。」

潔淨的屋宇。精美的陳設。晶瑩的銅牀。照得人們鬚眉畢現。雪白的電燈。簇聚得如北斗七星一般。……皆足使她見了。驚嘆不置的。而從這驚嘆上面。復生出一種豔羨之心來。以爲今日的李挹芬。真是

豪闊已極。遠非從前可比了。而尤使她感受着不安的。就是這屋中的男女大小僕人。都用着一種異樣的眼光瞧着她。似乎都懷着一種疑問道。「怎麼我們的女主人。會和她這樣一個人認識。而且這樣殷勤的款待她。」而她提來的那隻小竹籃。當她走入精室中坐定的時候。隨手在一張桌上一放。這時卻已爲睽睽衆目所注集。幾乎成了一種嘲笑品。知道牠的主人不過是一個尋常女工。

經了一番談話之後。王蘭英的這顆心。已漸次鎮靜下來。不像從前他們的紛亂了。態度也就安閒了好多。漸漸又談到舊日的歷史上。她便含笑說道。「當時我的父親在烟草廠中做工。你們的伯伯。卻是書局中一位編輯先生。講起彼此的門第來。真是大相懸殊了。然而承你的情。不在這個上頭計較。竟把我當作很親熱的一個小姊妹看待呢……」李挹芬忙攙言道。「你還要說這種客氣話……」真的。那時我們聚在一起。快樂極了。我還記得你會對我說。「現在聚在一起。固然很是有趣。最好出嫁以後。大家仍舊時時往來呢。」你還記得不記得這句話麼。」王蘭英聽了。臉上不禁瑟的一紅。答道。「這時候我們何話不談。這句話或者是有的。不過如今情勢可不同了。像我這樣的人。怎好常常和你來往。你的這位……這位姊夫不是做大官的麼。」李挹芬笑道。「不是。是一個銀行行長……」

：不過你休要說這些客氣話。你肯常常和我來往。我是很快樂的。……可是我還要問你一句。你究竟嫁了什麼人。」王蘭英把眉兒縐上一縐道。「我的一生一世。是脫不了一個工字的。你只要瞧我現在這般模樣。就可知道我究竟嫁了什麼一種人了。」

半晌之後。王蘭英又很感嘆的說道。「我們二人從前雖是小姊妹。現在却榮枯各判了。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呢。」李挹芬表面上。雖是含笑安慰着她。但心中却很是得意。併不否認這句話。

(中)

一個小大姐。突然的走入了王蘭英的家中。一把將王蘭英拉着道。「快去。快去。我們奶奶說有要緊話和你說。教我來請你快去呢。」王蘭英知道這是李挹芬差來的。暗想。挹芬那邊莫非出了什麼特別事情。所以巴巴的教大姐來請我也罷。好得今日是星期。橫豎閒着無事。不如就跟她走一遭罷。也就聽她拉拉扯扯。跟着那大姐就走。

李挹芬真是一個快活人。長日價滿面堆着笑容。這一天却緊蹙雙蛾。玉容黯淡。和從前大不相同了。蘭英見了。也暗地吃了一驚。心想莫非真出了什麼大岔子麼。和她略一招呼之後。便傍着她。同在一

張沙發上坐下。又用着含有疑問的眼光瞧着她。似乎問她「究竟爲着什麼事要請我來。」便聽得李挹芬低低的嘆上一聲向她說道。「唉。蘭英姊。我從前好似做了一夢。一切所經所歷。都不是真實的。如今這夢可快要醒了。」

這樣一句沒頭沒腦的說話。真把王蘭英怔住了。半晌。方問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請你明明白白的告訴我。」李挹芬便又嘆着說道。「唉。我不是曾對你說過。他是一個銀行行長麼。如今他因營業失敗。銀行倒閉。已逃之夭夭。把我拋棄不顧了。」

「難道祇有你們兩口子麼。他一走之後。就沒有他的親屬來照顧你麼。」這是王蘭英沒有什麼說話可以慰藉她時。這麼很關切的問着。不料李挹芬聽在耳中。瑟的臉上一紅道。「唉。蘭英姊。好得我們是自家小姊妹。就對你實說了罷。就算他有親屬。怎能照顧及我。你要知道。我不過是他的一個外室罷了。像這樣的外室。他也不知有幾處。他所以失敗。或者就在這個上頭。然而無論如何。我總上了他的大當。給他犧牲完了。」說到這裏。禁不住用手掩面。嗚嗚咽咽地啜泣起來。

新奇的發見。淒慘的泣聲。更使王蘭英心曲紛亂了。一時竟找不出什麼話來安慰她。祇有很坦直的



問道。「那麼這幾年下來。你究竟有上多少積蓄。」李挹芬一聽這話。倒把啜泣略略止着。很驚詫似的說道。「積蓄麼。我那裏有什麼積蓄。當時他每月給我三百塊錢。作爲這裏的開消。我也祇把這三百塊錢用光就完了。橫豎可以再問他拿的。那裏知道有今日呢。如今可爲難了。無論如何。像這樣的局面。是斷斷維持不下的。所以我要請你來。和你商量商量。你看。我也像你這樣的去做工。好不好。這也是女子自立之道啊。」

王蘭英連連看了她幾眼。就把頭搖上幾搖道。「做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是要算粗蠻了。還覺得有些吃不消。像你這樣花也似的人兒。平素又是寫意慣的。怎能幹得此事。不要三天沒有做到。人已病了下來。那纔是大笑話咧。依我說。你真是想找件事情貼補開支的。還是找個女教師做做。方於你的身分相合。」

李挹芬倒又臉上一紅道。「這是你在那裏取笑我了。我雖叫名的讀過幾年書。然而那裏肯認真去讀。連皮毛也得不到一些。加之好幾年荒疎下來。真是一齊還了先生了。怎能做得女教師呢。」

這事也不成。那事也難辦。不怨自家本領不濟。祇怪中國的女子職業太不發達了。結果祇決定了一

權辦法。把家具什物斥賣了一些。回去了許多僕人。找了一所較小的屋子。暫時住下。徐待機會。在起初一二月中。倒沒有什麼變動。後來可不對了。常常的浪跡在外面。到了夜深方回來。有時還同着男子。悠悠之口。最是刻薄不過的。便有不好聽的流言傳布開去。害得王蘭英的丈夫聽得了。也信以為實。禁止蘭英不可常和她來往。

有一天。她忽然去看王蘭英。很高興的說道。「我又要搬家了。搬到靜安寺路一座洋房中去。比前兒住的那所房子還要大得多咧。」王蘭英聽了這個消息。也很替她歡喜。便問道。「莫非你們的先生已回來了麼。」挹芬微微一笑。含糊應着。蘭英便又道。「到底是你。雖然苦了一回。如今可又享起福來了。我和你比起來。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呢。」挹芬聽了。又是微微一笑。在這一笑之中。表示她至少已有一半承認了這句話。

(下)

這一天張家喜筵上的王蘭英。比之提了一只小竹籃。天天到廠做工的王蘭英。判然如同二人了。也穿了很時髦的一身衣服。疎疎落落的戴上了幾件首飾。這要和富家的奶奶小姐們比。固然是萬萬

比不上。但是這些衣服。這些首飾。都是她自己費了氣力去做工。積下了錢置備的。併不是什麼丈夫什麼家長出了錢製給她的。所以她在人前戴了出來。似乎很可以傲然向人。張家的主人。是以工起家的。這天來吃喜酒的女賓。自然也以工人的眷屬爲多。然而論品貌。論服裝。比來比去。總要推王蘭英爲第一。

外邊一陣胡琴聲響。把衆女賓的心都引動了。「男客在那裏叫堂唱了，我們去瞧瞧熱鬧看。」這是一致的論調。於是張家三嫂嫂。李家四妹妹。哄然都擁到房門口。向着外面望着。而王蘭英也在其內。一個很俏很俏的身裁。斗的射入王蘭英的眼簾。不禁使她心中怦的一動。立刻發出一種思潮道。「這個俏身裁。倒和我那小姊妹李挹芬有些依稀彷彿咧。」於是她便又想到了李挹芬的身上。「自從她遷居以後。我丈夫說她不正經。禁止我和她往來。竟沒有去瞧過她一趟。不知她近况怎樣。大概不致十分壞罷。」

這時一個大胖子。也不管是在大庭廣衆之間。竟把那俏身裁的妓女攔腰一攆。在她臉上亂嗅起來。王蘭英見了。着實有些看不入眼。暗想道。「這大胖子真不是人。太把女子們侮辱了。」又想到。「做

妓女的真可憐。遭人這們的侮辱。竟不能起而反抗。那是我們做女工的。比她們高貴多了。雖一樣在外面拋頭露面。然而絕不會被人輕視到如此地步。」

「勿要實梗介。勿要實梗介。」這兩句嬌滴滴的蘇州話。是那妓女被他嗅得極了。嘶聲喊了出來的。王蘭英一聽得。心頭更是撲撲地跳了起來。暗想「這聲音怎麼又和挹芬相像。」

那大胖子真可殺。非但把這呼喊置之不理。反更得意忘形了。便又把那妓女攔緊一些。這一來。那妓女可再也耐不得了。忙一用力。掙脫了他的手。回過頭去。重重的吐去了一口香沫。而在這一回首間。恰和王蘭英打個照面。王蘭英不覺暗暗喊了一聲「啊呀。這不是李挹芬又是誰。」

這個已經淪為妓女的李挹芬。素來是何等眼尖的。這時也早已瞧見王蘭英了。起初似想立起來。向她招呼一聲。後來又似乎轉念一想。「這是萬萬招呼不得的。招呼了。那是活活的把她的台坍盡。你瞧她今日穿着得齊齊整整。不是來吃喜酒的一位貴賓麼。我卻祇是人家徵來侑酒的一個妓女。我們二人的身分。怎可同日而語啊。」便一嚙嘴唇。忙把頭轉了過去。然而兩個眼圈兒。已是紅紅的。幾乎要哭出來了。

眼瞧着一個從小聚在一處的小姊妹。現已淪爲妓女。供人家玩弄着。王蘭英也不是全無心肝的。怎能再忍心瞧下去。也就一陣心酸。低了頭。退歸房內。而她和李挹芬從前聚首時的種種舊蹟。也一一潮上心頭了。又好像李挹芬含着很淒切的音調。對她說道。「蘭英姊。你不要如此說呀。到了如今。你我二人萬萬不能再放在一起講了。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呀。」

# 美 術 飾 品

商 務 印 書 館 精 印

## 名 人 鏡 屏

西 湖 風 景	吳杏芬	汪鷗客	張聿光	劉松壽	謝公展	曾恆存	金杏生	任渭長	張子祥	戴漁舟	金拱北	吳待秋	譚南田
………	士女	山水	花鳥	人物	菊花	山水	草蟲	人物	花卉	花鳥	花鳥	山水	牡丹
………	………	………	………	………	………	………	………	………	………	………	………	………	………
影印着色	彩色石印	設色賽珂版	四色版	彩色石印	彩色石印	彩色石印	彩色石印	彩色石印	彩色石印	彩色石印	彩色石印	彩色石印	彩色石印
四幅	四幅	四幅	四幅	四幅	四幅	四幅	四幅	四幅	四幅	四幅	四幅	四幅	四幅
一元六角	一元四角	一元二角	八角	一元四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	一元	一元六角	一元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八角

# 商務印書館

最新出版

路易馬德楞著

伍光建譯

## 法國大革命史

硬布面四開本  
一册六八四頁  
定價三元五角  
郵費七分半

本書原著係法國大歷史家路易馬德楞 (Louis Madelin) 的精心傑作。論人論事，極力持平。能將大革命所給與法國及給與天下的高貴情感，及一切進步、及公道之增加，以至當時的種種不良的學說、種種破壞的意想、及所有過火的舉動、及一切罪惡、與一切高貴的作爲，盡情描寫，陳述無遺。馬氏爲文，復能深入讀者心中，通篇無一不警策之句，法國學會曾推列爲第一。今由久已著名文壇之伍君譯成國文，以供國內之愛讀史籍，以及關心先進國革命時代之事蹟者研讀之用；且旁蒐博引，對於法國大革命中之人物及事蹟爲原著所闕略者，一一綴以附註，務使國人讀之，瞭然其中的因果關係，可謂雙美並具，相得益彰。全書四卷，共四十八章，卷首另附英譯本中布特理 (Boutley) 所作介紹文一篇的漢譯文。譯筆精警流暢，多蹶踏之筆，有使人不忍拋卷之妙。



# 伴侶

(壹幕劇)

奧國 A. Schnitzler 原著  
周伯涵 譯

## 登場人物

大學教授 若伯 皮格慕 愛福德 浩施漫 博士 大學教授 魏克漫  
大學教授 白朗 娥加 梅何暮 壹侍者

## 時代

發現於距維也納不遠的一個避暑處，在近年一個秋天的晚間。

## 佈景

華麗的房間。牆壁與陳設多作藍白色。左方前面一女用寫字桌右爲鋼琴。左右各一門，後方一



開放之巨門直通涼台。外景長街作高坡形止於墳地之圍牆，圍牆不高可見石碑及十字架，極遠處羣山若隱若現。時在遲暮近夜，景物皆在暗中，月光照在寂靜的道上。

若伯自右室出，後隨二人教授魏克漫和白朗。

若伯

先生們請原諒點，此地太暗讓我去取個燈亮來。

魏克漫

老朋友！這樣我們也找得着路的。

若伯

只要一會功夫就得。（退場）（魏克漫同白朗立於黑暗中）

魏克漫

他是狠鎮定的。

白朗

笑話。

魏克漫

葬老婆是不是笑話，你可以相信我會經歷過這些事的，又有什麼意思呢？

白朗

你直到如今仍舊不能了解皮格慕。他這事作得太好了，下午纔把他的夫人葬了，晚間就能議論兩點多鐘的學術。你想——這個上面你也誤會了他。

魏克漫

一個人總要永久作完人纔是。

白朗

或者一個完——（若伯提一中燃二燭之燈來）

若伯

諸位我來了。（室中光線適宜）

魏克漫

我們這是在什麼地方？

若伯

這是我那可憐的內人的住房，從此經過那邊小樓可以直到花園門口，然後再有五分鐘就到火車站了。

白朗

我們還來得及坐那次九點鐘的車麼？

若伯

當然哪！（右邊門開侍者提一花圈入）

若伯

有什麼事？

侍者

教授先生！方纔有人從城裏來送到這個花園。

若伯

方纔麼？

魏克漫

大概是你的許多朋友當中的一個，得信太遲了，你看着罷！明天總還要有許多這樣的喪禮送來的。唉！我知道這個的可惜——

若伯（讀花園緞帶上字）

我的助教送來的。（解說）他還在北海邊上呢。

白朗

浩施漫博士是在北海邊上麼？

侍者

教授先生！我把這花園放在什麼地方呢？

魏克漫

這花香得特別的利害。

白朗

自然了這是夜香蘭。

若伯

是的還有野黃楊花。(向侍者)放在涼台上!(侍者作從命狀退場)

魏克漫

你的助教假期還沒滿麼?

若伯

大概他總快回來了。或者明天就到也未可知。

魏克漫

你預備在學期開始的時候叫他代替麼?

若伯

不會的我沒有中止工作的意思。

魏克漫（握伊手）

老朋友你說對了，工作是惟一的安慰。

若伯

本來是這樣，就算這個不是一種安慰。也是個惟一的問題，我們是不是應當把短促的一世光陰的一部分，將來拋棄了，並且我們可憐已經過去大半輩子了！（他和他們同下他們單獨的）

魏克漫（向白朗）

他從來就沒有愛過他的夫人。

白朗

好了，好了！（皆從右方下，舞台暫時空虛，娥加自左上着黑衣無帽披輕裘。侍者自涼台來。）

侍者

敬祝太太晚安！

娥加

教授先生在花園裏麼？

侍者

教授先生有兩位客人在。（娥加向侍者作式，因若伯自左方入未發覺娥加之在此。）

若伯（竟走向書桌旁）

福蘭慈！你知道末了一次車準在什麼時候到麼？

侍者

十點鐘。教授先生！

若伯

啊（稍停）浩施漫博士今天晚上或者還能以來到，你儘管把他請進來就是。

侍者

請到此地？

若伯

假使我還在這屋裏，那麼就在此地。（侍者下若伯坐書桌旁欲開抽斗之鎖）

娥加（從伊身後來）

敬問晚安！

若伯（詫異）

娥加麼？（他立起）

娥加（一時之間頗現窘態但竭力自制在少時中居然恢復原狀）

今天一整天，我還沒有與你握過手呢。

若伯

實在是，我們彼此今天連一句話都不曾說過，多謝你！（伸手與他）

娥加



你來了，很多的朋友。今天有人看見的。

若伯

是的，最後的幾位剛纔走了。

娥加

是誰，這麼晚還在這裏？

若伯

白朗，和魏克漫那個貧舌匠，他非常的驕傲，因為去年他的老婆死了，他對於這項事說得實在像個行家，討厭的東西。（稍息）但是你這麼晚了，還從你的住宅到這裏來？

娥加

你想我獨自經過那一段荒野的路，害怕，是麼？

若伯

不是，不過尊夫是要擔心的。

娥加

啊，不會的。他想我一定是在我房裏睡了，並且我夜間常很晚的時候在花園裏散步，這個你是知道的。

若伯

在我們的那條路上，對不對？

娥加

我們的你的意思是垣牆一帶那條路呀？

若伯

是的，我總覺着那條路，是單爲着你和我的。

娥加

我常常一個人來回走。

若伯

但是總不能晚上罷？

娥加

晚上那兒最好。

若伯

你們的花園確是有與衆不同的地方。

娥加

對不對？（熱心的）所以不久你必須要再到我們那兒去的，你將要覺着那兒比這裏好。

若伯

這事是可能的。（他先注視她然後轉身向後）你看從那兒我們就出去了。（娥加點頭）

若伯

真有這種事，幾個鐘頭以前太陽曾經照過這條路你相信麼？（稍息）我若是把眼閉上，彷彿太陽又來了，奇怪的很我還聽見窸窣的車聲呢。）（少停他現出非常神經質的狀態言語雜亂無

次)你說對了,是有許多人來過從城裏到這兒來想想看不少的路呢,你看見我的女學生們送的花圈沒有?

娥加

當然了。

若伯

美麗罷?尤其是這些來的人,有幾個我的同伴們,特特的把假期中斷了,跑了來,這真是非常的——應當怎麼說可愛的——對不對?

娥加

這是的確天然的了。

若伯

天然不錯的了。不過我另外要問我自己這種同情的悲痛,——究竟同情這兩個字有價值沒有?

娥加（幾受驚）

你怎能這麼說呢？

若伯

因為我自己感覺着的很少——我只知道她是死了，顯然是對於我應有一種極大的悲痛，不過一切都是清冷的彷彿冬天空氣一般。

娥加

這是不能最久的，悲痛是終歸要來的，那纔對的。

若伯

誰知道她來不來。已經過去很久了——

娥加（詫異）

很久了？什麼是已經過去很久了——

若伯

就是她，爲我，和我們彼此共同生活過。

娥加

是的。夫婦之間是大多是如此的。（她走上涼臺看見花園）

若伯

這一個是很晚了纔送來的。浩施漫博士送的。

娥加

啊！（她注意飄帶，若伯注視她，她覺着了。）他還沒到此地罷？

若伯

沒有，不過我隨即打過電報到施宛尼根給他的，我想或者不致完全失望，他今天還能到的。假使他從維也納任何一個車站立刻動身就走。

娥加

他一定會這麼辦的。

若伯

那麼一點鐘以後他就到了。

娥加（帶強制的安定態度）

他不知道要如何的驚駭呢——

若伯

一定了。（稍息）（靜止）娥加你不妨和我公開，你今天重新再到我這裏來無論如何總有一個原故的。我已經看出來了，你簡捷的告訴我罷！——

娥加

這事比我所想像的爲難。

若伯（不安定但尙能完全自制）

那麼現在？

娥加

我來向你請求一點事！

若伯

只要我所能辦到的。

娥加

容易的很，就是爲了那幾封我從前寫給可憐的愛福林的信，我想要把牠收回去。

若伯

這麼急麼？

娥加

我自己這麼想，這是你第一件要做的事，在一切都過去了之後，自然是要——

若伯

什麼？

娥加（指向書桌）



就是你方纔在我進來的時候所要做的事。(似乎安慰的)我也是如此,做假使我的什麼人死了的話,那個人是我曾經戀愛過的。

若伯(微奮激)

戀愛過的——戀愛過的——

娥加

爲的是對於我有密切關係——這是一種藝術把一個生命給喚轉來。(她說以下的話好像講習的語句。)現在有這種意外的事情,我的信先落在你的手裏了,所以我今天還到你這裏來,這些當中有你絕對不可以看的事,這個專爲一個別的婦人的,格外有幾封是我在兩年以前寫的。

若伯

在什麼地方,你知道放在什麼地方麼?

娥加

你若允許我,我立刻就能找得着的。

若伯

你要自己——

娥加

我想這是最便當的了，因為我知道牠收藏的地方，也可以你先把鎖開了，我再確定的指示給你。

若伯

用不着這樣，這是鑰匙。

娥加

謝謝你，不過你不能以因為這樣，把我的行爲認爲不光明不公開。

若伯

爲什麼要我這樣呢？

娥加

總有一回我把一切的事情都告訴你——我的意思是從前愛福林一個人獨自知道的，朝危險上想去我的印像對於你會改變了的，因為這樣一種特別的原故不能叫你知道。

若伯

你的印像對於我不會改變的。

娥加

誰知呢？你猜度我是太過分些。

若伯

我也想決不會有什麼新的事從你的信裏面得着，你想把牠放到安全地位上的東西，一定不是你自己的祕密。

娥加（敏捷的）

如此那是什麼呢？

若伯

我想是另外一個人的祕密。

娥加

你怎麼想來着？愛福林在你以前沒有過別人的。

若伯

我不問你那些。拿你的信罷！

娥加（開鎖在抽斗中找尋）

在這裏了，好！她拿一用藍色帶扎包之小包出，半掩大衣底俾不爲若伯所見，須不是十分故意的。）多謝你！現在我要走了再見。（轉身而走。）

若伯

最好再小心點，別的抽斗裏也找找看，只要有一兩句遺留下，一切都是白費事了。

娥加（不甚信任）

何以見得白費事呢？

若伯

娥加！你大可以省去這番事的。

娥加

何以見得呢？我簡直不懂你的意思。

若伯

湊巧是你，你是狠明瞭我和愛福林彼此是如何情形的。

娥加

好像是方纔過了十年壹般。不過和我的信，連一絲一毫的關係都沒有。

若伯

你相信我十年以前有過什麼幻想麼？這是何等的愚笨，娶壹個比自己年青二十歲的老婆，我知道的狠明白，我頂多還有一兩年的好日子能得過。如此還有什麼幻想可說呢？我們究竟共有多少年月好過，人生一世爲時並不長久，怎可以隨意把一年的幸福來給犧牲了，不過也足夠了，特別

是婦人方面的關係——我的意思當然是說，個人所戀愛的那些婦人們，和她們也將很快的收束的。有許多別的事比較要緊的多了——

娥加

這是可能的。只是爲人常常所不知的。

若伯

我早就知道我生活內部所包含的不會有過她。那一年幸福的時代當中，也沒有她在內，在一個相當的意識當中，她比所有的需要內容還有價值，若是你以爲然的話。不過偏偏這種需要總要失去的——這是自然不消說的東西。（他愈說愈奮興，但外表仍安靜。）我們所共有的只剩下——一個短期幸福的紀念，我告訴你罷，這種樣子的共同的紀念，破裂還在結合之先。

娥加

我也能以想像出來，這個是另由一徑的。

若伯

當然——但是像愛福林一生却不然，她是天生成只能作愛人情人，不是一個終身的伴侶，這個你曉得的和我一般了。

娥加

女伴是兩個狠大的字。有多少女子能稱得起的——

若伯

我從來也沒要求她這樣過，我實在也沒有覺着寂寞過，一個人他有一種相當的職業，我不是說事業是說職業，他自己從來不會覺到孤寂的。

娥加（冷淡的）

這是作男子優美的地方——我的意思是像你的這種人們。

若伯

當我們的幸福時代終止時，我纔回復到我的真生活上，這是你知道的關於那些事她曉得的很少，然後兩個人就各走各的路了。

娥加

不是，不是這樣的，啊，不對的。

若伯

當然是這樣的，她告訴你的多於你告訴我的，我以為人不可半路裏劫奪信札對於我沒有什麼驚異和發現的，你要想怎樣？本來你已經有動於中了，你想要把我放在迷惑當中幻想裏面，不行的，那個包圍不住我的。我從來沒有受過牠的包圍的，我知道我久已把她失落了，久已了（愈加奮興）或者你以為我自己作為愛福林與世長辭的那個時候，我們纔各自分開的，她忽然成爲一個過去的婦人是因爲她把我——或者我把她拋棄了的原故麼？我從來沒有如此想過的。

娥加

但是這個我真捉摸不着頭緒，如何你會這等的推測起來。

若伯

我知道這些信是誰的，也不是你的，我知道這個人還是活着的，目下他比我還可憐還苦惱，這



個人就是她從前的愛人——現在是他把她失去了，不是我——不是我——你相信所有的事對於我全是多餘的，只能是這一樁。

娥加

你是完全處於誤會之中。

若伯

我請你算了罷，不然後來我須要看這些信了。（娥加舉動之間）我不如此做的，娥加——我們在他未來以前把這些信燒掉了罷。

娥加

你要那樣做麼？

若伯

是的，這是我的目的，在你們未來以前，把書桌裏面所有的東西完全不加檢看放在火裏燒了。

娥加

不是罷？你的確不會這麼辦的。

若伯

你用不着說氣話，或者這樣也好，現在用不着我看信而知道一切的事情，如此辦法多少總明瞭了。歸結，我此生所企望的也止於此已。

娥加

你何不多要求些？

若伯

從前的時候——我可以不白白的要求，但是現在呢？她年青我年老——這是所有的原因——在別人處這種情形我也能明白。自己就不會了。（此時火車機頭在遠處放汽笛。）

娥加（縮作一團）（少息）

我請求你明天再接見他——

若伯

你相信我不自安嗎？你相信到末了我——現在只有一件最緊要的事，他絕對不可以曉得我知道這事——他總會在言談字句當中聽得出寬恕和大度包容的意思的，唉！何必如此，這不是全部的事情，我從來沒有怨恨過他。我不恨他的，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可怨可怒之處——我非常的明白——她是屬於他的，我們別把主要的給忘了。我們不要讓外界關係的力量給迷惑了——她屬於他的，而不屬於我的，長此以往是不可能的。

娥加

若伯，我請求你今天不要接見他！

若伯

你頗曉得，她要離我而去的。

娥加

我何以會曉得呢？

若伯

因爲她信任你。

娥加

啊！不會的。

若伯

那麼，你從那兒會曉得放信的地方呢？

娥加

我偶然和她單獨相對我不願聽——但是——

若伯

她總有個信託的人，自然你是不能拒絕的了！一切我都完全明瞭的，已經是不能繼續下去的事，你以爲我沒有看出他們兩人爲了自已作欺騙行爲那樣的自愧和苦惱嗎？那時候我在旁邊看着，等候他們到我跟前來請求我給我們以自由罷。爲什麼他們沒有那種勇氣爲什麼我不向他們說：好！去罷，我不留難你們，但是我們都太卑怯了，她和我無有意識的，是我們總在等待一件別的事

來把我們不能永久存在的問題，給解決了，隨便一件什麼事都行，只要能使我們不再費事，彼此斯恭斯敬的相對着。有時另外那個人也處同等的地位。（車聲齟齬，短時的寂默，娥加着慌，若伯故意鎮靜說下去。）如此總要算一個高尚的結局。（車停）

娥加

你要接見他麼？

若伯

他不能看見這些信的。

娥加

你讓我走罷，我把信帶着。

若伯

從這個樓梯——

娥加

我聽見他的脚步聲音了。

若伯

那麼他是經過花園來的。（從她手中取回信件，急速又鎖入抽斗中。）你別走了，太晚了，（脚步聲，愛福德急行入內，伊着黑色旅行衣，伊見娥加時徵怔。）（若伯歡迎伊，但走兩步後忽又止而待之，愛福德和若伯握手，然後走，娥加和她握手短時的默對。）

愛福德

我們作夢也想不到，這次的見面，對不對？

若伯

你到沒有擔擱在城裏？

愛福德

沒有，爲的我今天還要到你這裏的。我得到信息——（向娥加）可怕！可怕！這事是如何發生的？我一點也不知道——請你告訴我一個大概！（因若伯不答）

娥加

這事是突然間發生的。

愛福德

原因是心臟震動病。

若伯

是的。

愛福德

先前一點現像也沒有麼？

若伯

事前完全沒有現像。

愛福德

是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

若伯

前天下午她在花園裏散步的時候，園丁看見她在水池旁邊跌倒，我在屋子裏聽他的呼聲，等到我跑下來時人已經死了。

愛福德

我的天！可憐的朋友！你當要如何的苦惱，這真是意想不到的——如此壯盛的——青年——

娥加

或者是最好的鬪兒呢。

愛福德

這是惡劣的希望。

若伯

我的電報你收到太晚了，是罷！

愛福德

小說世界 伴侶



是的，不然我今天早上就能到這裏了，若是能有一點豫兆，我大概許會早點回去的。

娥加

但是沒有的。

愛福德

那天實在是和平常一樣的好天，甚至於比平常還要天朗氣清些。

若伯

還要比平常好些？

愛福德

現在自然覺得是那樣子了，我們在海上使了一陣帆船，然後又趁着晚涼在沙灘上散了一回步。

若伯

我們？

愛福德

是的，一大夥人呢。我進了旅館之後，大約還在窗口看了一刻鐘的海，纔把燈扭開的，方纔看見那封電報放在桌上。咳！（稍息，他舉手遮眼，娥加注目若伯之視線。）

愛福德（去遮眼之手）

這個是——（咽塞）她的房間哪？

若伯

是的。

愛福德

我們在這洋台上坐過很多的次數——（轉身向街上看見墳園之牆，畏縮而戰慄。）那兒麼？

（若伯點頭）

愛福德

明天早上，我們一起到那裏去——（休息）

愛福德

還有——你隨後打算做什麼呢？

若伯

你是什麼意思？

娥加

我請教授，以後常到我們宅裏去住些時！

愛福德

他決不能在此居留，你不可以在此處過了！

若伯

十月初旬，無論如何我須搬到城裏去的，到那時候也沒有幾天了，以前我還得先到化驗室裏去看視一兩回，——去年的那兩個美國人，自從八月底就在裏面工作了。

愛福德

不錯，你上次信裏提過的，不過單爲這個你也用不着搬到城裏去，你不見得就要開始工作罷？

若伯

你真叫人頭痛，不然叫我作什麼？我實在對你說，我隨便作什麼沒有作試驗工作來得起勁的。

愛福德

你現在不見得有力量罷？

若伯

你也是附和着別人說，我覺得自己很有力量，並且極想工作。

愛福德

我很明白的，這種想念也是虛妄的，我要給你建議一件事（心真的）你和我一同旅行去，你再給我幾天假我帶你走，梅夫人看如何？

娥加（費力的）

這是很好的辦法。

若伯

你要走現在你要走麼？

愛福德

總而言之，我還得請求你再寬我幾天假！

若伯

好，那麼你到什麼地方去呢？

愛福德

我想再到海邊上去。

若伯

回去。

愛福德

是的，和你一同走，一定能教你安逸的，梅夫人我說的對罷。

娥加

是的。

愛福德

你同我一齊到施宛尼根去，和我們大家，過兩天安靜日子罷。

若伯

和我們大家你說的是？

愛福德（稍惑）

是。

若伯

什麼叫作和我們太家呢？你不是一個人嗎？

愛福德

當然，我是一個人，不過在施宛尼根總還有些人我和他們來往，和他們——

若伯

現在呢？

愛福德

我本來想過兩天再告訴你的，不過既然這樣，簡捷同你說了罷，我在那裏定了婚了。

若伯（極冷淡）

啊！

愛福德

我明天或者今天告訴你總是一樣的，人生似流水一般的過去！所希罕的剛剛湊巧在現在。

若伯

是的，我祝賀你！

愛福德

所以我說先了，和我們你現在明白，我爲什麼還要再回去了。

若伯

這是當然容易明白的了。

愛福德

我請你和我一同去，她的父母一定高興能拜識你的，我對他們講過你的事很多，他們也是優秀的上等人物，關於那個女孩子你將來看好了。

若伯

我不以為是——我不相信——將來總有機會的——（他雖用力，然仍不失鎮靜的。）你這主意真是完全瞎胡鬧，叫我現在到北海邊上去見你的未婚妻去，她又有幾百萬家私呢？

愛福德（詫異）

你如何會牽到這個問題上去呢？我真沒有想到爲着金錢做這件事的。

若伯

完全是愛情的。

愛福德



若伯，我請求你我們今天晚上不談那些罷，這真像是（他意欲說侮辱二字。）

若伯

爲什麼不呢？人生似流水一般樣的，你明明白白曉得的，我們還是談活人的事，你在那裏認識她的呢？

愛福德

她是維也納的人。

若伯

啊！現在我全知道了。

愛福德

真能够嗎？

若伯

你記得有一次你告訴過我，你做學生的時代，曾經愛過一個金黃色頭髮的姑娘的。

愛福德

與她有什麼相干呢？

若伯

多年之後重新再見面，舊時愛情復又發生了。

愛福德

那些你還記得麼？這不是她，我認識我這未婚妻纔兩年，因為她我纔到海邊上去的。

若伯

在那裏你纔愛上她的麼？

愛福德

啊！我久已就知道她將來要做我的妻子了。

若伯

實在麼？

愛福德

私下裏，在一年之前我們就定過婚了。

若伯

你一個字也沒有告訴過我，和我們哪？——

愛福德

會有過相當須顧忌的地方要注意的——她的家裏起初的時候有點——不過我們倆早就融洽的了。我告訴你罷，我們自從初見面時就互相戀愛了。

若伯

兩年了麼？

愛福德

是的。

若伯

你戀愛她。

愛福德

是的。

若伯

她呢。

愛福德（幾全成機械式）

她呢？

若伯

還有那個她？那一個她呢？

愛福德

那一個她呀？

若伯（一手擁愛福德之肩，一手向街上指示）

那裏的她——（愛福德向娥加使一眼色。）

若伯

你和她怎麼樣了結呢？

愛福德（少停反抗的）

你既然知道爲什麼和我用這麼久的玩笑呢，你知道了爲什麼還不和我吵鬧呢，你有權利和我反對隨使用何種手段都行，但是沒有權利和我鬧着玩的。

若伯

這不是鬧着玩的，我把你從地上拉了起來如若你因爲悲痛而倒。我和你一同到她的墳上去，如若她是你的愛人，那在外頭睡着的她。但是你把她做爲你的女奴隸了，這所房子你把牠從底到頂用污穢和欺騙給充塞了，所以，所以，所以我趕你出去！

愛福德

這上面或者也還有個答案。

若伯

走走！走走！（愛福德走出。）

若伯

啊，爲了這個要你要瞞我呀。現在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大概是因爲她並未料得到他是如何對待她的就過去了。

娥加

未曾豫料得到。

若伯

你要說什麼？

娥加（少爲思想後）

她曾經知道過一切的。

若伯

什麼她會經過的？

娥加

他是如何對待她的，她曾經知道過的，你還不明白一切麼？他既沒有欺騙她，又沒有卑賤她，對於他結婚的事，她早就有準備了，猶如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一樣，等到他寫信給她時，她爲他哭的還沒有他爲她多呢，他們從來沒有到你面前去講求他們的自由過，他們所要的自由他們有過的。

若伯

她曾經知道過這些事麼？你要把信隱藏了，到末了還要告訴我這個。

娥加

我不是給你恢復自由麼？你和這個婦人多年以來彼此受煩惱，你自己陷於自欺的地位，俾你可以一直以的再愛她，也就是受痛苦下去，現在你還要自苦照一己的命運認定這個婦人是不受痛苦的，因爲她的生活是很易過這種式樣爲任何人所想像不到的麼？

若伯

一切都等到今天麼？現在麼？爲什麼你總是跟在旁邊看不在我卑弱的時候忽然警覺我呢？爲什麼三年以前我不能知道？三天以前我也不能呢？

娥加

我爲那事戰慄。像你自己，像你當初你決不能曉得此地的或——者現在——

若伯

因爲她死了，現在就兩樣了麼？

娥加

沒有兩樣，但是一切都明白了。從前決沒有過這樣的，她活着的時日當中這種不幸而暫時的事，明擺着從你的舉動和言笑上面流露出來，你不曾感覺着今天所應當感覺到的，就是她那一方面是如何的懷着忿怒，而仍舊和你和平對待這個出於偶然死在此處的婦人，她的生活是完全同你分開，隔膜到萬分的。（她走。）

若伯（少靜一時將抽斗加鎖然後起立走至門口呼喊）



福蘭慈！

侍者

教授先生！

若伯

明天早上我動身走，你先把一切應用的東西都預備好了，叫一輛馬車七點鐘在門口等着。

侍者

是了，教授先生！

若伯（少後停）

別的事我明天早上再告訴你，現在你去睡罷！（侍者遲疑之間。）這間屋子我自己來鎖上牠，直鎖到我回來時再說。

侍者

是，是，教授先生！

若伯

晚安！

侍者

教授先生晚安！（向右下，退場。）

（若伯等他走後立刻關上門，然後走向涼臺欲加封鎖而見花圈。他將花圈取至屋中，放在書桌上，隨後手持提燈走至左邊門口，轉身重復向屋內看視一週，深深的吸氣一口微笑如釋重負走出，鎖門聲，暗室空虛片刻，幕下。）

小牀上

(鄭綠影)

溫軟的小牀上，

睡著一個粉白可愛的愛之結晶；

忽地從夢中醒來，

室中便添了一片催眠之聲。

慈母之愛喲！

根於天性。



## 白嶽紀游

蔣維喬

白嶽亦名齊雲山；在安徽休寧縣西三十里。據休寧縣志：「登山者先至白嶽，上升天門，至真武觀；觀後一山突起，如屏倚天，方稱齊雲巖。」是白嶽嶺與齊雲巖，原一山中嶺與巖之名；及明世宗嘉靖年間，祈嗣有應，遂賜名齊雲山，敕建真武觀爲元天太素宮，御製齊雲山元天太素宮碑；於是通稱皆曰齊雲山，而白嶽之名稍隱矣。

余於民國十七年九月，與袁觀瀾、沈醉愚、周子美、邢復三、旣遊黃山畢。於是月五日，自黟之魚亭乘舟，一夕而抵休寧之巖脚。晨七時半，相偕步行登白嶽；過巖脚村，不及半里，卽至嶺下。有橫額曰：「白嶽飛雲；」有亭，名步雲亭；亭後高豎一碑，曰：「齊雲仙境；」拾級而上，卽白嶽嶺；石磴整齊，嶺頂

有關帝廟；廟前綠竹成林，間以老樹。九時，登桃源嶺；嶺有望仙亭。亭高四百一十米，突，氣溫八十度。自亭左可通桃源洞，亦名洞天福地；其上爲展誥峯；其下有桃花澗；亭右則登一天門。余等先由亭右曲折繞行；見一高樓，巍然特立；題曰「一天門」。登樓右轉，乃從門入；巨巖駢立，環東南西三面；巖頭俯出，如屏如幃；其東巖之脚，似象伸鼻，鼻下天然成門，高三丈，橫半之，名曰天門，稱其實也。循巖脚東南行；經道德巖，內供老子像；二曰圓通巖，內供觀音像，亦稱觀音巖；前有二石碑，叩之發聲；左似鐘，右似鼓；三曰羅漢洞，內供羅漢像；洞深而黑，相傳有二十餘里；可通縣之藍溪渡；然愈入愈狹；空氣不足，有礙呼吸；無有能窮其究竟者；四曰龍王巖，亦名雨君洞；洞頂石罅，有水下滴如簷漏，與北平西山之滴水巖相似；名珍珠簾；下匯爲碧蓮池。又西過文昌巖、黑虎岑，折而南，登天梯，曰二天門；乃人工所造者，遠不如一天門之勝。經車谿嶺，抵三天門，顏曰：「江南第一名山」；三天門僅有其名，而實無門；今考一天門舊時本僅稱天門；或稱東天門與西天門相對；殆後世以人工築成二天門，遂勉強湊足一二三之數也。自此以上，爲山頂平原；有市街，以兒童玩具店及飲食店爲多；太微道院及十二房頭大率在是。十時，抵元天太素宮；宮初建於宋寶慶年間，名佑聖真武祠；屢經興廢；至明永樂年間，改稱齊雲

觀；嘉靖年，始改今名；爲此山主廟，殿宇巍煥，丹漆方新；宮後倚玉屏峯，叩齊雲巖；左有鼓峯；右有鐘峯；宮前數百步，一峯突起，不與羣山連屬；上有鐵亭；亭中置鐵香爐，亭外置鐵燭架；須攀鐵繩而登，曰香爐峯。余等至小店吃麵。十一時半，自太素宮西行。一小峯離立澗下，曰捨身崖。踰浮雲嶺，則見層巒重疊，長可數十丈，其巔則平，曰紫玉屏；屏右有鵲橋峯；峯下有洗藥池。再前行，則巨壁橫列，崖頂突出而俯，上鐫紫霄崖三大字；其下穹然，依形勢建樓閣，曰玉虛闕，俗稱老殿；蓋呼太素宮爲新殿也。崖前有石馴伏，引頸似欲長鳴者，曰橐駝峯；猶太素宮前之有香爐峯也。自崖西行，折下復上，數峯離立，堆翠如螺髻者，曰三姑峯；對面有五峯高下比肩而立者，曰五老峯；五老之北，有五峯並峙，其中稍高而頂平者，曰五鳳樓；遙望紫雲關，在五老峯與獨聳峯之間，兩山夾立，僅通一經，故亦稱西天門。自西天門出，可探石橋巖、棋盤、龍井之勝，但須往山一二日方可，余等以本日即須返巖脚，不及往。乃西北循山坳小路，登獨聳峯；路險且窄，愈上愈陡，至山半，則石磴如螺旋曲線，磴旁雖圍以木欄，半皆朽壞，不可攀扶；十二時一刻，至頂，有聳翠庵，庵中無人；此地亦名方臘寨；宋徽宗時，睦州清潭，方臘作亂，駐兵於此。登頂眺望，衆山皆低，是爲白嶽之最高峯；然高度不過四百八十米突，僅華度（一米突合營造



白嶽全山皆道觀，祀真武。每歲真武帝誕日，進香之人甚衆，平時香客亦不絕；故乞丐亦麇集；天門之內，碧蓮池畔，極秀美之地，均爲若輩餐宿之所。又香客不知公德，徧地排洩糞穢；羽士但知收入香火錢，而不知掃除；山中到處皆穢氣，令人掩鼻，斯誠白圭之玷也。

爲朱子馨谷題江山無盡圖（調寄離亭怨）

（郭成爽）

漫說江山如畫，畫裏江山尤雅。咫尺天涯何處覓，思與風雲俱化。丘壑數從頭，想見襟懷瀟灑。天際征帆遠掛，地角短橋斜跨。多少徬徨歧路客，對此應知歸也。况我倦游人，怎不含毫難下。



## 小通告

本社叢刊前已出若干種。久蒙讀者歡迎。今又續出多種。擇要報告如下。

他與她 今鏡花緣 文藝叢說 兄與弟 歐亨利短篇小說集

其在編印中者尚有

最近名家小說譯叢 十年舊夢 中國民間傳說 俄國民間傳說  
又野人記全集十編。均已出齊。愛讀者可隨意選購也。



## 嚴子陵釣臺紀遊

蔣維喬

釣臺，在浙江桐廬縣西四十里，富春山下；有東西二臺；爲東漢時嚴光垂釣處。光字子陵，爲光武帝之故人；光武卽位，變姓名隱身不見；光武訪得之，授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因名其釣處爲嚴陵灘。兩臺皆面臨桐江之七里瀧；江流至此，兩岸爲高山所夾，東風濤湍急，舟行艱於牽挽；東西兩口，距離有七里，故名。

富春山色本秀麗，釣臺更以人而顯。凡往遊者，均自杭州乘小輪至桐廬；再雇帆船進七里瀧；若遇風，則須停舟守候，無風方得進口。余於民國十七年之秋，與袁觀瀾、沈醉愚、周子美、邢復三四君，旣遊黃山，白嶽，由新安江順流而下，九月十一日，由七里瀧之西口入，而抵釣臺，其取道與自杭州往者適相反。

旣抵臺下，相將登岸；岸旁石亭中豎兩大碑，文曰：「漢嚴子陵先生釣臺，宋謝皋羽先生西臺。」

進謁嚴先生祠，內供塑像，大耳短鬚，笑容宛然；其旁有客星樓；又有室三楹，爲守祠後裔所居。東西二臺相對，兀立如門；其石皆斧劈形，下削上平。余等從樓後先登東臺，拾級轉折而上，頂有石亭；中有額曰：「留鼎一絲。」自臺俯視，江流屈曲如帶；四山環拱，蒼翠欲滴；畫眉之聲，不絕於耳。臺前有一石筍，高約三四丈，卓然特立，四無依傍；彷彿嚴先生之風骨也。臺高二百米突，約華度（一米突合營造尺三尺一寸二五）六百三十餘尺。此時氣溫八十四度。對岸有鷓鴣坡，居民數十家。

自東臺而下，有一平坡，方廣丈餘，名釣魚石。二臺中間分通處，有石亭，無題字；過此卽登西臺；路皆蒙茸荆棘，有數段係亂石無級，較爲難行。臺頂亦有石亭，中豎碑曰：「清風千古。」西臺高一百九十米突，較東臺略低。自西臺望東臺，巖石陡峭壁立，背山面江；江中風帆點點，如在畫圖中。

謝皋羽，名翱，福建之長溪人；個儻有大節，試進士不第，落魄漳泉二州。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署爲咨事參軍。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翱悲不能勝，隻影行浙水東，至釣臺，設天祥主，慟哭者三，作楚歌以招魂。翱歿後，其友人方鳳，葬之子陵臺南。翱自著有登西臺慟哭記，故後人稱謝皋羽西臺，得與嚴先生並傳焉。

桐江爲皖浙往來所必經；徽州人多經商逐利，其初出經商者，過釣臺，輒蟄伏舟中，不敢窺視；意以嚴先生不求名利，若見之，卽經商必失敗；嗟乎！俗流之見解如此，而嚴先生之風，乃益高不可及矣。

### 三二家宮詞新序

(編者)

宮詞，始於唐人，他以清淺流麗的詩歌，描寫宮廷中的生活；我們讀了，一面可以賞鑑他的文學；一面也可以當他是博物院裏的古物看，頗有歷史的價值。

宮詞，在唐人也有兩派：一派是王建的宮詞，他是用七言四句的詩許多首，描寫宮廷中的生活。王建有宮詞一百首；跟著他做的，有蜀花蕊夫人一百首，宋王珪、徽宗、楊太后各若干首。以後的人乃更多了；再有一派是元稹的宮詞，他是用七言長篇的古詩一首，記載宮廷中的事情。元稹做的一首，叫連昌宮詞；同時白居易做的長恨歌，題目不叫宮詞，體例恰和元稹的宮詞一樣。這一派後來做的人比較的少；最近王靜安的頤和園詞，就是元稹的一派。

兩派比較起來，「王建派」是純粹的詩歌，「元稹派」就略微帶一點小說化了。「王建派」是描寫日常的生活，「元稹派」是敘述興亡成敗，悲歡離合的故事。照我個人批評起來，「王建派」好，然也許有人喜歡「元稹派」。

宋以後人做的「王建派」的宮詞，往往每首包含一件或數件事情；詩不能盡，則在詩的後面

加了長篇大章的註。這又是「王建派」的變體了。雖然在註裏可以保存一些史料；然是重在註而不重在詩，既有了註，更何必要詩！況且詩又做得不好，那麼，詩就等於贅疣，他的價值，只不過是筆記式的註而已。所以「王建派」的宮詞，到後來作者雖多，而好的卻很少。

王建、花蕊夫人、王珪三人的作品，經毛子晉輯成三家宮詞。宋徽宗、楊太后的作品，又經毛子晉輯成二家宮詞。復刊合爲三二家宮詞。

今這本書，就是取毛氏汲古閣三二家宮詞原本而加標點的。他們有被後人竄亂的地方，經毛氏校訂過，已在原書跋語裏說得明明白白了，所以用不著我再說。

但是，我於他的校訂以外，再覺得有兩處可疑的地方，隨便把他寫在這裏，以供讀者的參考。

「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這首詩，今在王建宮詞裏。然我也嘗在他處看見，常爲「釋家語錄」所引用。細細看來，確是釋氏口氣，完全不像宮詞。就詩論詩，可斷定他是被後人誤編入的。

「日日尋春不見春，弓鞋踏破小除芸；棚頭宣入紅妝隊，春在金樽已十分。」這首詩，今在楊太后宮詞裏。然他處另有一首云：「到處尋春不見春，芒鞋踏徧隴頭雲；歸來撚著梅花笑，春在枝頭已十分。」不知作者姓氏，相傳是宋代一個尼僧作的。這卻不知誰將誰的詩改頭換面，而稱爲已作了。若就詩論詩，自然後一首好，前一首似無意思。可知宮詞是從尼僧詩變化來的。

最後，我再聲明一句：此書除了加標點及分行而外，其餘都照毛刻原樣，以存他本來面目。

#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 文 家

## 評 傳

- 中國八大詩人……………三角  
 陶淵明……………四角  
 李白與杜甫……………二角  
 平民文學之兩大文豪……………三角  
 章實齋先生年譜……………三角  
 易卜生研究……………七角  
 托爾斯泰研究……………四角  
 太戈爾傳……………八角

## 李 杜 研 究

汪靜之著 一册 六角

此為研究唐代二大詩人李白與杜甫的專著。先述李杜二氏性格作品之異點，作一比較的研究。次述李白的流浪生涯，頹廢思想，抒情之筆與杜甫的窮苦身世，博愛襟懷，寫實工夫。大概兩氏的個性思想，流露於其作品中者，此書都已徵引出來，分析綜合，詳盡無遺了。

## 鄭 板 橋 評 傳

陳東原編 一册 三角五分

鄭板橋胸襟開廓，人格偉大，其詩詞皆真情流露之作，說真話，寫真意，是古文學中不可多得的文章，而其諷世刺俗，清高自許，與其同情於一般平民的懷抱，尤為後人所稱頌。編者深以板橋著作太少，不足以多博世人認識為憾，因積其多年研究之心得，參考清代野史筆記數十家，作為評傳。材料豐富，體裁新穎，板橋人格，得此益彰矣。

## 大 思 想 家 袁 枚 評 傳

楊鴻烈著 一册 八角

袁枚為中國近二百年內之最大思想家。著者精讀其書，更研究當時社會情形學術而作此書，分十一章，將袁氏思想，闡發無遺。

## 文 壇 逸 話

宏 徒 編

一册 四角

文學家的思想的背景，常能從其日常瑣事中窺見。此書專供給這一類的材料。所敘許多偉大作家如託爾斯泰、雪萊、拜倫、歌德、法耶士等的軼事，均極有興趣，且有些是極滑稽可笑，讀之足以令人噴飯。

# 商務印書館出版

陳柱著

## 老子學八篇

定價六角

書分八篇：首爲「老子之大略」與「老子之別傳」，對於老子生平事蹟加以極精密的辯證，於異聞軼事尤引載最詳，次爲「老子之文學」與「老子之學說」，從文學的與哲學的觀點論討老子在文學史及哲學史上之價值，次爲「莊子之老學」，「韓非子之老學」與「莊韓兩家老學之比較」，對老莊韓三大家相互之關係及其異同之點，敘述尤詳，末爲「新定老子章句」，對於老子原書加以新式標點，並詳加校勘，爲治老學者所必讀。

## 老子 (學生國叢書)

一册 定價四角

自來注老子者，多作怪誕不經之說。著者細審本書，知老子之言，就哲學而論，則爲主張天演物競之說；就政治而論，則爲打倒專制政府，反對復古之學說；其對於社會生活，則主張損有餘，補不足，抑奢侈尚檢樸，以求社會秩序之安寧。此老子之大旨，學者尙少發明之者也。至於訓詁，亦多創解。如「谷神」之谷，引「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天與地相對，則神與谷相對；神爲天神引出萬物，則谷之屬於地而爲生萬物者可知。「大器晚成」，讀晚爲免，免成猶無成，與上文大方無隅一例。凡此之類，均發前人所未發者。

## 老子集訓

一册 定價六角

此書集合各家之註而成，分上下二篇。於考異訓詁釋義音均四者，均力求其備。義情之精奧，可由此而明；文字之譌奪，可由此而辨。實爲解釋老子之最詳且最完備者。各說雖繁，著者爲謀學子便利故，於力求其備之中，仍復力求其簡，極易舉誦。

## 老子研究 (民譯叢書)

王力著 一册 定價六角

此書共分七章：一總論，二道始，三道理，四道動，五道用，六道效，七結論。全書鉤玄撮要，以謂老子道在自然，其於理論則以辨名、齊物、罔甫爲宗；其於實踐則以反始、守柔者要，由反始而引申之，得十三義，由守柔而引申之，得四義。其分也如樹之枝，其合也如水之百川匯海，從來談老子者，無此種精深透闢之文字。

### 老子道德經

六開本 二元五角  
四開本 一元五角

### 老子道德經

二册 夾頁十元  
料半六元五角

十七年六月十六日



## 南遊雜記

張屏翰

清晨自高昌廟家中出發，至黃浦碼頭，見米辛格郵船業已靠岸。船口檢查頗嚴。凡搭客須先檢驗船票，然後由船員領導至其所定艙位中，小販及閒雜人等，均不得上船；苦力肩負行李，則由船員監視，且各種物件，在啓旋前數小時，祇准上船，不准下船；故見各乘客均在甲板上，與親友敘別，房間均不加鎖，蓋決無遺失物件之虞也。按長江班輪船，時聞失竊，行旅視為畏途，招商局正在銳意整頓之時，大可取法。倘能一旦勵行，則肱篋者，必將無從下手，造福行旅，非淺鮮也。



九時許，承趙廉翁及警頑兄，至碼頭送別。並代致公司及同人拳拳盛意。此次旅行，爲時甚暫，而承親友之餽贈，同事之祖餞，隆情稠疊，愧無以報，特書於此，以誌不忘。

六月十八日

米辛格舟中（一）

法郵船米辛格將軍號 General Metzinger，專航日本至馬賽，中經上海、香港、安南、星加坡等處，卽余此次南行所乘之船也。載重一萬六千噸，每小時航行二十二海里。茲將三日來舟中見聞所及，撮要記載如下：

（甲）二等搭客 余所購船票爲乙等艙位，上海至星加坡，船票爲十六鎊，約合國幣一百六十元。二等艙每間有二鋪位，或四鋪位。此次乘客不多，故余得獨據一室。室中有地毯，電燈，電扇，帆布凳，及溫水洗臉架各一，床鋪二，睡臥頗爲舒適。

（乙）不見中國書 頭二等均有公共閱報室，以便乘客隨時瀏覽之用。（頭等艙且有藏書）備有各種雜誌，法文居多，英文較少，惟獨不見一本中國書。按郵船中頭二等乘客，俱上流人士，本館

出版各雜誌，其他如合於西人及旅客之用者，大可於郵船由上海出口時，擇要分贈，似於宣傳文化，不無若干效力也。

(丙) 吃到真正法國大菜。在上海時，見西菜館牆上，有英法大菜字樣，吃的時候不知究竟是英是法，未嘗加以研究。本船爲法郵船，二等艙每日三餐一茶，每餐連水菓八樣之多；早晨除咖啡麵包外，可隨意點食，完全法國式。麵包烘得甚硬，頗堪咀嚼，牛肉雖嫩而腥味特重；蓋火功未到，不合我個人胃口也。

(丁) 惟酒無量。午晚二餐，均有紅酒 *St. Georges* 任客取飲，不另取資，亦不加限制，惟尙無酌酒者。據丁君說，三等艙中，亦有紅酒，有某西人，每餐至少罄一瓶云，垂晚時見法軍人在船梢上晚餐（大約四等艙）亦可無限制飲酒也。

(戊) 莊嚴歟……太熱了

入膳廳時，衣服必須整齊；據聞從前晚餐，乘郵船者須穿燕尾服；但近來亦稍稍變通，並不拘泥了；有一次，某君祇穿內衣入膳廳，管理員卽來勸告，下次務請加穿外衣，言詞尙屬和婉。但輪船由香

港往南，天氣漸熱，終日在甲板陰涼處，尙覺舒適，一到膳廳，縱有風扇，亦熱不可耐；我對於膳廳中吃飯的人，有八個字形容，即：「衣冠楚楚，滿頭是汗。」

(己) 引人入勝之各埠旅行指南

輪船自上海開出吳淞口後，即有香港指南（此係余杜撰之假定譯名。）陳列在膳廳中，乘客可隨意取閱，不取分文；書中述香港之風景，建築，以及電車，汽車，旅館等價目，極爲詳盡；書係船公司自行編印，英法文對照，風景圖甚多。自香港開船後，即有西貢指南，陳列在膳廳中。此種辦法，對於旅客，有莫大利益，誠堪欽佩。

(庚) 海中觀日出

嘗讀老殘游記，在泰山日觀峯上觀日出，以老殘之筆力，寫得格外生龍活虎。余與同船蕭君談到此節，相約於十八日清晨，四時半起身，同觀日出，至五時許，見中空白雲黑雲等，被太陽所照，映出紅光，鮮豔異常，即所謂朝霞是也；而顏色又時時變換，確是奇觀；惜是日東方雲氣很重，未見真正的日出。今天（二十一日）五時，余獨自上甲板，凝目靜觀，見朝霞紅彩，業已滿天，未到數分鐘，太陽自

海中上升，祇二分鐘，即完全出現；陽光並不刺目，是時海中並無風浪，故與老殘所說太陽之跳盪亦不符合；或許山上與海中，所觀之日出，情景不相同耳；余希望有大浪的一天再一觀之。

(辛)海中月夜

昨日（陰歷五月初三日）晚飯，洗澡，照例功課完畢後，即上甲板乘涼；見新月一鉤，已高懸天空；海水黑沉沉地起小小微波，月光射在波上，映出很微弱的散銀光；疏星三五，相對無言；惜余不是墨客騷人，否則做詩一首，描寫黑夜海中的幽寂，一定是值得吟詠的。

(壬)侍役……不管閒事

船上侍役，按鈴即到者，爲一法國人，其他如掃地擦玻璃窗者，各有專責；閒事一概不管。瓶中水竭，不命之添則不添。余因衣服污穢，按鈴喚一侍役，命其取濯，渠答一句法國話，余完全不懂，以意想像，大約稍停片刻，再來取去；不意過了一天有半，渠等來掃地添水數次，而箱面上之衣服始終未曾取去；余不得已，與管理員接洽，始見一中國潮州人（大約專洗衣服的）來余房中去取。後來研究，始知侍役所說之法語爲「你可交給洗衣服人去洗。」當時不肯介紹一個洗衣服人，亦不取去，祇

賚資的一句，誠莫名其妙。

(癸)魚躍於淵

譬如有一詩謎條子，「魚○於○」謎面爲躍淵，游水，泳湖，潛水，飛海，我想打一韻成語者居多數，但余今日在中國海中所見者，適爲人家不願意下注之第五韻「魚飛於海」。魚長不滿尺，飛的速度並不甚快，每次所飛約四五丈遠；魚有白色黃色等種，有兩翅，大魚想必有的，但余未見。

六月十九日

清晨五時許，在煙水蒼茫中，遙望香港各種建築，在清翠的山中，約略可辨，已經令我心醉。六時許船泊九龍，卽上岸，乘黃包車略遊一周，乘渡船至香港。會分館經理程雪門兄，及正帳張慶鑑君，蒙張君代爲搜羅香港各種現幣，蒙雪門兄陪往公園參觀，又乘纜車至山頂，在半山中俯視海中汽船，帆船，輪船，歷歷可數，清晰異常，風景偉麗極矣。海中孤島，（引用李合肥句）何以一經西人之手，卽有如此成績，嗚呼！余不欲空言。

午刻承雪門兄宴余於南唐酒家，多年闊別之劉成龍盟兄，亦在座，暢談積悃，誠有賓至如歸之

樂。

下午四時，成龍兄乘法郵船赴滬；余乘法郵船赴西貢；乍逢又別，敝散無常；所乘者同爲法郵船，又同靠一碼頭，開船之時刻又相同；所不同者，惟背道而馳耳。開船時得於甲板上揮巾互相送別，巧極巧極。成龍兄近年來經營煙草事業，頗爲得利。語余曰：吾人投資，如能自己加入在內，則精神所到，鮮有不發達者。可見其近日辦事之順手矣。

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

### 舟次西貢

二十二日上午九時許，船進西貢灣；沿途眺望，平原綠野，阡陌縱橫，誠膏腴之地也。田家茅舍，河中帆船，與中國完全無二，令人興游子故鄉之慨。越南本我藩屬，不能保護，割讓法人，數十年來，仍能保持中華彩色，嗚呼！我中華民族，有負越人多矣！

茲將西貢見聞所及分條紀錄如下

(一)圖書彙報，價值四百元。

船泊碼頭，海關辦事處在焉，檢查頗嚴。全穿學生裝，同行上岸者，有六人，俱係赴歐洲留學，隨身所帶，各祇小皮包一只，故檢查時尚屬客氣。至於船上服務之海員，雖一帽之微，亦須除下檢驗，蓋恐夾帶私貨也。據香港經理程雪門君說，某君由西貢登岸，皮包內攜有本館圖書彙報一冊，被海關扣留，翌日發還，向其收取越幣八元。（約合上海大洋八元四角）某君以圖書彙報，決非違禁品，當然無受罰之理由，向之抗辯。海關辦事員之答復，可謂語妙天下。「你既在法國地方登岸，不應當攜取中國文字書籍；你這樣厚的一本書，我們要檢查，不能不雇人翻譯；區區的八元譯費，何能算貴？」按西貢海關，書籍徵稅，為百分之二；今既徵費八元，謂為圖書彙報價值四百元，我想誰都不能否認的。

(二) 本圖書彙報納稅費可娶兩個越女

圖書彙報之納稅費，每冊八元，既如上述；但以此費聚越婦，大可以一做齊人。即（一妻一妾）安南女子，極願意嫁華人，其理由為華人較越人有錢，嫁華人後，可毋須做勞苦工作，其聘禮祇須包頭之中，及陽傘拖鞋各一，鴛鴦譜上，即成白頭之好，其價值不出三四元。倘有飯給她們吃，即多娶幾個，亦無不可。

(三) 嘯噉煙霞實拜法人之賜

越南政府稅收，鴉片居全數十分之二；故煙館林立，觸處皆是，有醉香閣，吟香閣等高雅市招；有「正式公煙開燈」，「樓上公煙開燈」等煌煌大字。余因好奇心動，入內參觀，見煙槍煙斗，與國內相同，惟榻則毗連，枕爲瓷質，玻璃燈高度約六英寸，以前似未見過，文明國之對付殖民地，固應如是耶？據聞西貢全埠有八十家，但據余眼光觀察，決不止此數。

(四) 越人漢文將成廣陵散

越人自古卽用漢文（此句乃余個人想當然之意）余初聞土人談話，其語音聲調，與粵語相彷彿。據聞越南本有一種文字，與暹羅文相同，但已無人研究矣。余曩見四書備旨小題正鶴，及四書味根錄，八股時應用書，運往安南；以爲安南私塾中，尙有研究八股者。詢諸方光慶君，（堤岸廣益書局店東）據說老年人，尙有歡喜看漢文者，但大都在東京，（越南北圻）少年在三十歲以下者，則完全不識漢字矣！再過一二十年，老成凋謝後，越人之於漢文，真成廣陵散矣。現在法人代爲創造一種新越文字，以法文字母，拼成一種越音，惟多加各種音符於字母上下，猶諸基督教會，以英文字母，



教中國人併成漢音，用作寫信等用。堤岸 Cholou 及西貢二處，用新越文印日報者，有十餘種之多，雜誌亦有數種。

(五)以車爲床午睡

越南地處熱帶，午刻最熱，商業在早晚兩市。余於飯後十二時許，步行街市，見人力車夫，在大樹蔭下，將車槓架起，後面鐵撐，支以石塊，高臥其上，大有莊周夢蝶，栩栩欲仙之概。又屋簷樹蔭下，男女縱橫露宿，恬不爲怪。

(六)酒樓所見

美羣經理胡如雪君，於二十三日晚宴余於永春酒樓。該樓裝潢完全係廣東式，極爲講究，爲上海杏花樓所不及。胡君說：該樓菜味最佳，至於裝潢，尙有更講者，在坑上有煙盤煙燈盤斗等，一應俱全。入席後魚翅每人面前一小碗。

鄰室適爲安南貴族讌客，大圓桌上圍繞鮮花，嬌艷奪目，花籃數只，如電燈懸挂。開席時，桌上鮮花及細綠葉並不撤去。古詩有「花間一壺酒」，又謫仙有「開瓊筵以坐花」之句，大可移咏。

(七) 各種壁虎通行無阻

在永春酒樓，見壁上有白色壁虎數條，余甚驚懼。據說，在安南地方，是項壁虎，不足爲奇。蓋安南地處熱帶，河流甚多，青草叢生，蚊子生殖甚繁，壁虎專捕蚊蟲，故壁虎在越，不啻上海之蚊烟香，猶農家之視青蛙爲益蟲，不忍加害也。

(八) 日人經商水銀瀉地

法國人對於殖民商業，取絕對保護政策；自法國來貨完全免稅，即煙酒亦不納稅，故勃蘭地及酒紙煙，價值甚賤；其他外國貨抽稅特重，有百分之六十或百分之百二十者；故法貨充斥市場，他國貨無從競爭也。

日本商人貨品，自日本製就後，先運法國馬賽，再由馬賽折回西貢，冒充法國貨，可邀完全免稅。雖多費水脚，較諸納稅尙屬便宜。狡猾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現在國內正值抵制劣貨熱烈之時，恐冒充國貨或他國貨，改換商標，搖身一變者，不在少數。願國人多加注意。

(九) 發寄郵包干卿底事

華僑自西貢發寄郵包，手續之繁，無以復加。初步須送總督府，（西貢有副總督署）得允許後，再送煙酒公賣局，由公賣局驗明確無夾帶在內，然後於包面上加蓋圖章，再交郵局發寄。一郵包之徵，檢查極易，致勞總督府公賣局之費心，小題大做，無非留難而已。

（十）六十萬華僑不設領事

安南商業，大都操諸華僑之手，華僑人數已達六十萬以上，詢以何故不設領事，據聞在四年前，我國外交部曾有要求增設領事之舉，安南政府即召集華僑各商幫領袖而語之曰：「以前沒有領事，我們感情甚好，相安無事；現在貴國外交部要求添設領事，所派何人，不得而知，如來一福建人，恐與廣東僑民不便，如來一江蘇人，恐與福建僑民不便。以前何幫有事，即由何幫領袖與政府接洽，何等便利；以後增設領事，反多枝節。用敢將友誼關係，先行奉告。」各商幫領袖昧於國際大勢，被其危辭聳聽，唯唯否否。法當局又語之曰：「你們既反對增設領事，請各蓋圖章證明。」各商幫奉命惟謹，又一一照辦。法公使以各幫反對書為理由，我外交部無所措辭，添設領事之舉，事遂中止。（屏翰按：此事得諸友人席間談話，鑿鑿有據，似非空中樓閣。但觀安南商界領袖對於興辦學校等，均能熱心

提倡，決非頑固者所能辦到，深異其爲一時失語或傳聞失實也。）

### (十一) 遊動植物園

二十三日午後，偕同舟友人遊西貢動植物園。奇禽異獸甚多。余在國內未曾見過大象，偶於教科書或影片見之，知其龐然大物耳；今於園中看見，尙係破題兒第一遭也。投以越幣，象能以鼻捲之，向園外水菓攤購取甘蔗或香蕉食之。故每見游客在象欄外，象輒就之；蓋游客好奇者多，或投食物，或投銅幣，象之五藏殿又可經營其進口生意矣。

園中古木參天，溪流容與，令人徘徊不忍去。河流上面有廣闊之水泥橋，橋柱兩旁用水泥搪出花瓶式，中植鮮花，頗爲別緻而美觀。

### (十二) 文字因緣

南圻華僑日報總理並總主筆陳肇琪君，於二十四日午刻宴余於酒樓，蓋警頑兄介紹之故也。余出示南游紀念冊，蒙陳君惠題如下。

滬商務印書館代表張子屏翰，赴南洋調查社會事業，輪泊西貢，辱承枉顧，暢敘殊歡。倉卒填

小令一閱贈之，藉誌天涯邂逅之緣。

遊。萬里乘風壯志酬。天涯遇。虔祝令名收。

又承吳吉臣先生惠題越文一紙。其意爲前途平安，業務宏發。爲余旅行增光不少，彌可感激。吳君精通越語，著有越語必讀等書，蒙其惠贈二冊，即轉贈東方圖書館，永留紀念。

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

在新加坡

(一) 水面乒乓

船泊碼頭，有三五土人，各駕一葉扁舟，駛近郵船。見有投小銀角於海者，卽躍入水中，以口銜之而出；水性之佳，身手之捷，爲乞丐中之別開生面者。迨投銀角者稀少，渠等卽拿出小皮球，以槳作乒乓板，打來打去，煞有可觀。有時故意失手，跌入海中，引人笑樂；於是紛紛解囊，再投小銀角焉。如有投以銅元，則若輩不屑一顧。斯亦乞丐中之高等者。

(二) 闖哉人力車

凡到過日本者，莫不說日本人力車最貴，則坐車者當然爲闊人。余之標題爲「闊哉人力車」，則另有一解釋：余體矮胖，凡識余者，多能承認，星加坡分館經理包傳賢君，體格魁梧，同人亦多知道；竟能並肩同坐一輛人力車中，不覺其擠。蓋新加坡人力車，較國內爲闊，即男女同坐一輛，亦所不禁；據鄧漢良君說：現在人力車，已縮小四分之一，則以前之人力車，瘦小者三人同坐，亦當綽乎有餘。

### (二) 馬來人演戲

承新加坡分館正帳趙廷璧君，邀余赴新世界（新加坡之遊戲場）余因被馬來戲三字聳動，欣然同往。是晚見到三種馬來戲，分別寫在下面：

(A) 真正的馬來戲 廣場中植一臺，三面圍以布，台上並無佈景。見有四女伶，載歌載步，（本來想用載歌載舞，因兩手雖有動作，變化太少，身段亦無動作，故用一步字，似較妥當。）所唱馬來字句，當然不懂，惟其音調抑揚，極爲簡單。兩乳以上，肩臂露出，赤足穿拖鞋，肩上披綢帶，顏色各各不同。樂器亦極簡單，鼓如橄欖形，（兩端大小如飯碗口並不尖）用手敲，其聲卜卜；尙有以竹片連成一帶，以圓錐擊之；其他樂器，苦於難以形容。奏樂人臉上俱有化裝，後來始知即係演戲者。男角亦有老

生小生等分別，台步與音樂頗能合拍，因其變化太少，未窺全豹。

(B) 變相之馬來跳舞 台上有軍鼓梵啞鈴銅鑼各一，見二女子進退對舞，脚步與鼓聲完全合拍，決非沒有程度者所能從事，確為一種藝術。據趙君說：家庭如有喜慶等事，亦可叫來跳舞，全班五人，每晚須四五十元。倘有垂青於舞女，欲與同舞者，普通價每次約二十分鐘，二元。按此項跳舞，上身無甚動作，注重在兩足之舉動，二人在跳舞時，不能接觸，無摟腰貼乳之病。銅鑼類似舊式之瓜皮小帽，在博物院中，見馬來音樂模型，完全相彷彿；惟梵啞鈴及軍鼓想必係採用歐洲貨，故名之曰變相之馬來跳舞。

(C) 完全歐化之馬來新劇 廣場東首之木屋，為演馬來戲之新劇場，須另行買票；票價甚貴，有三元、二元、一元半之分。所演新劇，有極富麗之佈景，亦有幕外戲，每幕夾有西式跳舞，甚為悅目。說白清晰，可惜係馬來語，以吾眼光觀察，演員俱是曾受教育，且訓練有素，比較國內普通新劇家，程度似更高。是晚所演，觀其英文說明，情節與空谷蘭相彷彿，悲壯淒婉，滑稽莊嚴，應有盡有。閱畢出來，始知戲院定價，並不算貴。

#### (四) 羅哩車之利便

新加坡之羅哩車，堪稱最快最便最廉之街車。車分紅黃灰等顏色，各有路線，不得侵越；每車可容搭客七人，除有搭客上下外，卽空車亦須用相當速度行駛，不得停留途中，阻礙交通；除起點及終點，爲規定之車站外，不論何處，均可上下；惟坐滿七人，則雖有乘客上車，亦不停留，祇得候第二部車矣。車中司機收錢各一人，車傍刻車主姓名，如 G. T. Woo Y. S. Chang 之類。最多隔二分鐘，卽有一車，車價甚廉，收錢有人，但無車票，且多二人合作，故無查票等手續。有摩托車之快捷，無電車之須等候，且能隨時上下，上海如能仿行，則公用黃汽車，定大受影響。

#### (五) 旅行郵票蓋章須知

余此次南游，自上海出發，擬每到一地，購一郵票，請郵局蓋章，歸貼一紙，備爲旅行紀念。上海香港兩處，均能隨貼郵票，隨時蓋章，毫無困難。到新加坡後，因分館有現成郵票，先爲貼就，交同事赴郵局蓋章，竟被拒絕。後余與某君同往，詢以同一英國郵局，香港能蓋印，新加坡何故不能。渠之答復，爲「此地不是香港。」幸某君有熟識友人，在郵局辦事，一經疏通，卽行照蓋。詢以不肯蓋章之原故，因



此項郵票，先爲貼就，恐有假郵票，辦事人爲鄭重起見，可以拒絕蓋章。故必須隨買隨貼，由郵局隨時蓋印，否則鮮有不被拒絕者。

(一八) 某某書店

當橡皮高漲，匯水奇昂時，（民國十三年）新加坡本分館盈餘特多。有某氏兄弟均在分館任中等同事之職，所入花紅在千元以外，以爲書業有利，大可做得，於是鳩集資本，經營某某書店，而滙上書局及儀器文具館，以爲南洋生意必係好賣買，添單朝至，貨卽夕發，但爲數尙不甚巨也。後某氏遣其弟到申辦貨，各商店爲競爭營業計，濫放賬款，其弟在上海紙醉金迷，浪擲千金，區區萬元資本，已大傷其元氣矣。

新加坡英國皇家法律，商店職員滿十人以上者，例須報官註冊。而某某書店其職員適爲十一人，因不知當地法律，未曾報告，迨警廳查出，幾至被封。幸多方運動，得以罰鍰了事，然而耗費已逾六千金矣。萬元資本，折損強半，而大減價大贈品之廣告，尙繼續不絕，希圖挽救，恐亦難矣。

此係商界常事，本無記載之價值。惟昧於當時法律，鑄成大錯，實屬爲英屬華僑最大之殷鑑。子

奧氏曰：入國問禁，旨哉斯言。

### 海上鐵道

星加坡係一海島，但火車可直達暹羅京城曼谷（Bangkok）。星加坡北岸火車終點名屈蘭，正對柔佛之巴魯車站，中間隔一海港，南北方火車至此，以前用輪船駁艇載渡旅客行李，猶滬寧車換乘津浦車，須在南京至浦口渡江也。旅客往來，頗感不使。當地政府乃於星加坡與柔佛之間，築一石堤，寬約五六丈，火車軌道，汽車道，行人道，成並行線。堤之北端，有一活動水閘，可通船隻。建築費爲叻洋一千七百萬，約合國幣二千萬元。僅築此不滿二英里之鐵道，其對於交通事業之毅力，實足令人欽佩。

七月一號至四號在檳榔嶼 Penang

### (一) 游極樂寺

極樂寺在檳榔嶼山中，爲完全中國式之廟宇。風景清幽，本有一印度式之浮屠，現又另建一中西合參之寶塔，行將落成，工程甚大，恐非國內叢林所能舉辦，可見海外華僑之富力。憶余於民十二

游西湖時，見雷峰塔古色班剝，徘徊不忍去；今倒燬數年，未聞有重建之說，可見國內民窮財盡；今觀檳榔極樂寺之寶塔，美輪美煥，恨不能運仙人之掌，使西子湖畔，多一飛來塔，以點綴於六橋三竺間也。

寺旁有一池，池中元緒公甚多；池有噴泉，元緒公優游其中，載沉載浮，自得其樂。池旁鑿一大石龜，青苔遍體，幾能亂真，申公說法時，想能點頭也。

(一) 游清水祖師廟

蒙巫文進，莊森旺，林玉樹三君，陪余赴清水祖師廟。相傳是廟爲明代某道士赴南洋修行，在檳榔嶼得道，居民卽在其得道處築一廟云。土人名是廟爲祖師宮，廟內青蛇甚多，香案佛龕內，觸處皆是，見人不避。天井內樹上，小青蛇甚多，類似國內之蠶，惟青瘦耳。是廟英文名稱爲 Snake Temple。

(二) 火車登檳榔山

檳榔嶼 Penang 爲海中一島，島中有山，名檳榔山，山頂距水平線三千尺，有火車可登。山勢較香港陡而高，故火車分二節，乘客至半山，尙須換車，有山洞，有旱橋，工程之巨，達一百六十萬金鎊，於

公曆一千九百二十二年落成。最初英人用香港山頂火車法建造，不幸失敗，其志不餒，又至瑞士實習考察，重定路線，將車路改爲二節，克底於成。蓋瑞士山頂火車，爲世界最著名之工程也。

#### (四) 檳榔山頂

檳榔嶼開發較香港爲遲，面積較香港爲大，故尙有許多道路，未曾完工。余等乘火車登山頂後，出車站散步，見許多吉寧人（印度之一種），從事築路栽花。其總督署（總督新加坡，檳榔有一辦公處）郵政局，及旅館住宅旁邊，則綠樹成蔭，奇花夾道，幾疑置身衆香國裏。熱帶花卉，四季不變，荷花則終年開放，（上海諺語有荷花大少之稱，倘在檳榔，余亦願爲荷花大少，蓋四季漂亮，可以終年出風頭也，一笑。）芭蕉則四季常青。檳榔山頂，清涼有如秋季，於休息養病爲最宜。因氣候涼爽，亦可栽植菊花，惟移置山下，不久卽憔悴而死，蓋高人雅士，不慣趨炎也。菊花在山頂，亦祇二三種，但本地人士視之，彌足珍貴矣。余登山頂時，適雲霧滿山，四望皆白，不辨是山是海。「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古人已先我言之。於是稍進茶點，迨雲開霧散，而青山呈，碧海現，各種建築，歷歷可數，是爲余旅行中最樂之時也。

(五) 檳榔華僑之服裝

余赴南洋一帶，未曾見有帶草帽者，多數帶絨帽，呢帽，或雙呢帽，（即兩頂呢帽重疊帶。）此對於頭上之？穿麻紗襪，及線襪者極少，大都穿極厚之絨襪，除赤足及皮鞋外，大都穿綠絨鞋，或烏絨鞋，此對於足上之？余與鍾靈中學校長唐桐侯（太倉人）先生談及此節，對於以上二問題，認為以熱制熱法，未可厚非，二人所見略同。惟見有少數人用絲織品及絨製圍巾圍於項間，則實在不知其用意。唐君語余曰：此在電影中學來，一種裝飾品也。於是恍然大悟。又南洋地方，太陽雖烈而不用傘，天氣雖熱而不用扇，亦為不可解之事。

檳城華僑，閩籍居絕對多數。筆路繚繞，儉德可風。即上流人士，平素見客，拖鞋不襪；惟上身衣服，必須整齊。否則謂之不恭。但學校規則，學生必須穿襪，閱報社中，亦有必須穿襪整潔之條件。希望其數年之內，能一變風氣也。

(五) 僑胞之與祖國

僑胞遠處海外，所受外人戟刺甚深，故無日不希望祖國之統一強盛焉。馬來聯邦，英人待遇華

僑，亦隨國內情形而不同。故此大愛國捐，華僑踴躍輸將，上自資本家，下至販夫走卒，莫不慷慨解囊。有某旅館竟以全月收入百分之五十，充作捐款；熱心愛國，誠堪欽佩也。抵制劣貨，亦具真正血心，奸商之被殺者，在檳榔有二次，暹羅有一次，蘇島有三次。故劣貨店門前，不敢駐足，遑論購貨。此種暗殺政策，雖不正當，但熱忱愛國，其志亦不可泯也。

### (二) 檳榔嶼辦學情形

南洋地方，華人所辦學校，學費俱按月收取。不足一月者，亦照全月計算；譬如一月十五日開學，則十五日至月底，學費須照全月計算；七月十八日放暑假，則七月一號至七月底，學費亦須照全月計算。學費不等，自一元至七八元，資本家之子弟，有每月十餘元者，則又當別論矣。寒苦子弟，為節省學費起見，每學期首尾兩月，俱不到校。即開學時遲到，放假時避去考試也。

檳榔年輕子弟，所講英語，已另成一派，驟然聽之，真覺不慣。但他們自以為說的是真正英國音，你們從上海來，說的是美國音。且英文教員，必須請土生者（即中國人在檳榔生長者），否則學生必羣起非難，攻擊教員之音不準確。誠一特別情形也。

規模較大之學校，校長大都自國內聘來，可見學校董事之求賢若渴；惟校董對於校務，不免干涉，如反對白話文教科，介紹不及格之教員等，均足使校長感受一種困難。其行政上有一通例，英文請土生教授，其餘則福建國內土生，鼎足三分。能如是辦理者，方見校長之態度公平；然而爲人擇事，校長苦矣。至於教科書，則文言語體，互相參用，蓋取逐漸入手，免得引起校董之干涉。此亦校長之煞費苦心處也。

七月八日至十三日在暹京曼谷

(一) 暹羅之現狀

政治修明，關稅自主，收回治外法權，東方一獨立國也。當拉瑪第五世在位時，英法眈眈虎視，國將不國，法艦游弋暹京海岸，探海燈直射皇宮，國皇大駭，不知爲何物；於是遣其皇子留學英國，皇亦游歷歐洲，考察政治，勵精圖治，得成今日之完全自主國，皇誠人傑也。

迨拉瑪第六世嗣位，本其在歐洲所受董陶，完全平民色彩，嘗微服出巡，與平民談話，有才具者即擢高位，破除以前貴族執政制度，造鐵路，建博物院，立圖書館，改良司法，統一幣制，功德在民，民不

能忘。惜以暹羅弱小之國，百政俱舉，財力不勝，負債累累，而皇亦於二年前溘然長逝矣。

今皇拉瑪第七世，爲前皇之弟，亦嘗留學歐洲，鑒於國債太巨，處處用開源節流之法，如郵電火車費之增加，公園建築之停止，報館工業學校補助費之取消，裁減大批官吏，此種政策，異國人民如余者，當然不必加以批評，惟聞前皇所擢之平民官員，漸多去職，仍用一般貴族，值此二十世紀潮流，民智漸開，倘長此不變，竊爲皇室危也。頃據新民學校廖烈進君說，現在暹羅進口，每人須收移民稅十五銖，是亦華僑移民極大之損失也。（十八年二月十八日補記。）

## （二）白吃驚人

暹羅人口，不足千萬，而華僑占半數以上。工業尙在幼稚時代，商業完全操華人之手。年來國內多亂，由潮汕方面移去殖民日衆，市面房屋，驟形昂貴；最初有某甲向房東租一最熱鬧之市口，房東辭以已允他人，某甲許以白吃（即上海之挖費）若干，此事轟傳全埠；於是房屋出租，必須白吃，且有訂定三年白吃一次者，最多之白吃，有達三四千元者，實始於某甲之作俑，然而房客苦矣。嗚呼！驚人之白吃。



(三) 熱帶蚊蟲不做聲

「聚蚊成雷」大約此語祇適用於溫帶。熱帶之蚊子，其飛翔時，毫無聲息，因熱帶壁虎甚多，爲唯一之捕蠅器，故蚊飛不敢有聲也。余在西貢曼谷等處，所見蚊子，似較上海爲小，次日清晨，見手臂及兩腿上紅點甚多，歷歷如繁星。此類蚊子雖吮人之血，尙不擾人，想爲蚊子中之識相（滬諺卽知趣意）者也。（屏翰按：到三寶壠時，蚊子飛翔，亦有聲息。此節標題實有改換之必要，惟西貢蚊子不做聲，同船之人莫不如此說，故不願更換。蓋熱帶蚊蟲，并非純粹緘默派，「聚蚊成雷」不敢在熱帶上完全打倒他。）

(四) 華僑在暹羅當教員者應具之資格

華人在暹羅當教員者，其學識如何，中文程度如何，暹羅政府可以不問。惟滿六箇月後，須考試暹羅文一次，如不及格，至第二箇六箇月（卽滿一年），再考試一次，如仍不及格，卽取消教員之資格，不准在暹羅教書。按教員每星期教授時間，總在二十五六小時以上，下課後尙有改課卷及預備等事，實無暇晷可以研究暹文；爲學識計，爲祖國文化計，能刻苦補習者實居少數；強半爲謀事困難，

不得不勉從本地法令，苦熬資格之徒，其才識稍高，因暹文用途不廣，不屑研究，滿一年後，即赴別埠就事。故真正好教員不易請到，中等教員又不能長留，師資之困難，有如此者。

(五) 暹羅皇宮一瞥

暹羅皇宮，每年開放一次，平民得入內游覽，有與民同樂之意焉。余偕馬俊民君訪問圖書館，有人說在皇宮之內；於是驅車而往，宮禁並不森嚴，亦不查問。御林軍方在晨操，余等信步所之，見宮中建築多廟宇式，無樓台亭閣之勝。惟園林整潔，淺草平鋪，暹皇起居宮前數樹，每樹剪成數球，尙屬別緻，欄杆上花盆，全用樹根雕成，頗爲古雅，宮前四只銅象，十分雄壯。外國小民得以一瞻宮闕之勝，誠幸事也。余等遍覓圖書館，未找到，於是不得不問宮中侍衛之人，始知余等誤入宮禁。蓋近日爲皇弟誕辰，皇弟執掌海陸軍，威權極重，賀客盈門，余等衣冠整潔，穿鞋着襪，（暹人及華僑，平日祇穿拖鞋不着襪，除非有極大禮節，如覲見皇上，方始着襪。）以爲余等亦係賀客，故未加禁阻，迨衛隊發覺，馬君與余已游歷迨遍矣。

(六) 遊圖書館

暹羅國立圖書館，已有十一二年之歷史，建築宏壯，藏書約三十萬卷，以英法暹三國文字居最多數，聘請法人主管。承國民日報社長吳碧岩先生之介紹，先一日由暹羅教育部備函通知，得以入內參觀，並由副館長親自引導。館中藏書，關於佛學者居絕對多數，蓋暹羅爲佛教國也。中國書另藏一部份，有殿版二十四史，九通，甲種辭源等，聘潮州人某君管理，承渠取出漢書，朗誦一行，不成句讀。據說，曾在國內讀書十八箇月，與之談版本目錄之學，似於此道未曾研究，渠在暹羅日久，服官暹羅，漢文程度甚淺，加以祖國正在擾攘之時，暹政府亦不注意漢文書籍，有此良好之機會，不善利用，殊爲可惜；深望在暹通人，加以指導，及援助，倘能逐漸擴充，未始非南國福音也。（按，暹羅國立圖書館，頗有研究之價值，屏翰在暹羅時，代東方圖書館購有圖書館史略英文本一冊，爲研究圖書館狀況者不可不讀之書。）

（七）竹筒角黍

在暹羅火車站中，見小販籃中竹筒甚多，一端塞以芭蕉葉，「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余當時確有這種思想。後見鄰座購一筒，剝而食之，有如上海人之吃蘆粟，見內中係白米飯；鄰座見余十分注

意，以爲「二等車中何來此三日不食垂涎欲滴之客」，即請余同食；余好奇心動，以手拾取少許（暹人吃食本不用筷，以手取食，無傷大雅。）食之，香甜可口，蓋即我國端節時所食之角黍也，惟一則以椶箬包裹，一則在竹筒中煮熟耳。

#### （八）暹羅與華僑之關係

暹羅全國人口九百七十餘萬，據一千九百二十四年調查，純中國人爲八十萬，中暹混血種人爲二百萬，調查時不能講華語者均認爲暹人，或其父或母爲暹人，大都不願自認爲華人，亦有服官暹羅及因國勢衰弱自認爲暹人者，雖無統計，爲數極多，故實際上可說華人之數至少有五百萬也。近年來中國人因本國內亂甚烈，由潮汕移民至暹羅者日衆，故僑暹華人頗有增加之傾向。

今皇拉瑪第七世初即位時，赴著名華僑學校演說，透澈懇切，值得紀錄。其演說詞如下：「朕初登大寶，承華僑熱誠慶賀，朕心甚爲欣悅。暹羅之有今日興盛，華僑之功不可沒；而華僑在暹羅，能安居樂業，想亦必深感前皇愛護之恩也。朕視華僑與本國人民，絕無絲毫歧異，朕當體前皇仁民愛物之心，繼續愛護華僑。總之，暹羅與華僑關係之密切，決非言語所能形容；最足以表明朕之真切感情

者，則朕之身內亦有華人之血也。」即此寥寥數語，可以見暹羅與華僑之關係矣。

(七)合十之後決無爭端

前清時，我國最大敬禮爲三跪九叩首，民國以三鞠躬爲最敬禮，日人敬禮爲二手加膝鞠躬，暹羅最敬禮爲兩手合十，微俯其躬爲常禮，兩手合十高舉頂上爲最敬禮。每遇買賣爭執，賣者迫不得已，則用合十最敬禮，則買者決不再有爭論貨物及價值等事。故華僑與暹人賣買，十九可以成交。此項最敬禮，卽表示菩薩在上，余決不誑言也。如有因戲謔而動怒，一行此種敬禮，雙方卽行釋然。民情古樸，欽佩之至。

(十)舉國皆僧

暹羅爲佛教國，自天子以至庶人，皆須經一度之剃度，爲期短者一星期卽可還俗；一月，六月，一年者爲最普通。亦有終身爲僧侶者。故全國建築，以廟宇爲最宏壯，余赴商業學校等處參觀，見班中有黃衣僧侶，頗爲驚訝，後來始知此等皆獻身廟宇之僧徒，不久卽須還俗，故在僧徒時期，尙孜孜求商業智識，以便將來問世之用。

僧侶以全幅黃布裹身，閒遊市街，以消磨其優游之歲月，每日清晨，齋僧者供奉殺饌，必敬必誠，跪於門口，僧侶隨意取食。「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暹羅之和尙，雖在人事，不啻已登極樂西天矣。浮屠極多，隨處皆可看見，浮屠之下即僧侶埋骨處；有絕宏壯者，勝於吾國之寶塔，亦有極小者，蓋視其生時之地位及財力為標準矣。

十八日至二十五日

### 棉蘭進口

到檳榔嶼後，知蘇門答臘島 *Sumatra* 與檳榔嶼係一海之隔，遂決赴棉蘭一行。先期與國華商店通訊，船期定後，又發一電，蓋請擔保並料理進口手續也。十七日下午五時，輪船由檳榔嶼開駛，十八日上午即到蘇門答臘海口勃勞灣。蒙國華商店主人徐貢閣君命其子伯衡兄，姪伯幹兄，到碼頭歡迎；先在船上驗明護照，交付入口稅壹百盾，即下船赴海關檢查處，幸蒙免驗。余下船時，見一穿制服者相隨，以為國華所派之照料行李人也；及詢諸伯幹，始悉係移民廳所派之警察監視旅客者也。到移民廳後，見一華人，大約移民廳之翻譯員，將余行李逐一翻視，而對於余之日記，則從頭至尾，

詳閱一遍。大約尙無違禁之處，但時間已費去二小時矣。最後又向余索取照片，對以未曾攜帶，幸移民廳另有照相室，臨時代攝，又重複量余之高度，其助手舉動粗魯，殊覺難堪，然在他簷下過，不敢不低頭也。

余因檳榔嶼與棉蘭僅一海之隔，故乘頭等艙位，是以海關進口時，得以免驗，且單獨有一警察追隨，行動尙屬自由；倘乘三等統艙，則聚集多數搭客，前面二箇警察，後面二箇警察，荷槍實彈，排成隊伍，步行至移民廳，戰勝國之押解俘虜，恐亦不過如此。此爲余親眼目觀者，余整理此項日記時，迴憶情狀，猶愴然有餘痛焉。

白種人及日本人進口，可無須擔保之手續；惟進口稅一百盾，則一律交納。中國人進口，則擔保手續，必不可少；倘係經商及旅行者，盤詰尙不十分認真，如係智識階級或當教員，則種種留難，卽蔡元培先生，亦曾被擋駕，拒絕登岸。聞英國工黨議員，曾到巴城，被當局軟禁，次日卽原船恭送出口。荷蘭政府對於殖民地防範智識階級中人，誠可謂至矣盡矣。

中國人進口如有三千荷盾之現鈔或匯票，卽可免去擔保之手續。又勞工進口，因並不攜帶書

報等宣傳品，故檢查亦尚簡易。蓋蘇島開關祇數十年，有需華工之處頗多，且南洋荷屬政府所負公債達十二萬萬，故亦歡迎資本家進口，調劑其金融也。

### 記燕慶軒

燕慶軒，俗稱大公館，爲棉蘭第一任瑪腰張榕軒君所建立。張君爲開關棉蘭最先最有功之人，其任瑪腰時，荷蘭政府對於華人有所設施，須先徵張君之同意，否則決不敢貿然從事，其權威有如此者。即馬來土人，亦都崇拜張君，至今每年有許多土人赴其墳墓拜謁，可見其當時之深得人心矣。

燕慶軒規模宏大，凡入會者有喜慶等事，均可借用。外埠來客，凡經會員介紹，均可寄宿。房間寬敞，房屋整潔，電燈自來水沖涼室等俱極完備，除膳室自備及酌給僕人賞金外，不取宿費。軒中備有報紙，音樂室，體育室，彈子房，爲會員娛樂之用。無旅館之喧囂，有園林之雅靜，外埠旅客，誠有賓至如歸之樂，非特節省金錢已也。商會開會，亦集於此，如愛手談者，亦可假座，惟以會員爲限，誠吾華人之大俱樂部也。

燕慶軒在荷蘭政府註冊，免除一切稅金，惟每年贈送一盾於十二公司，表示永遠不忘捐地之



意。陰歷新年，開賭三天，抽頭數千元，足敷一年開支，且歷年有羨餘也。

張榕軒弟耀軒，乃兄逝世後，繼任瑪腰，亦爲有名之實業家，潮汕鐵路，卽其昆仲二人所創辦者也。

### 游馬達山 Braasgi

Braasgi 由棉蘭動身汽車兩小時可達，爲蘇島有名之高原，距水平線四千八百尺，因是地爲馬達人所居，故華名爲馬達山。

馬達山上天氣涼爽，類中國九十月氣候，想不到在熱帶地方，於陰歷六月內，過如此涼爽日子。余寓東亞旅館，晚間蓋了絨毯，猶覺其涼，次日清晨，穿了夾襖，尙不覺熱。誠熱帶上之安樂土也。

余等至旅館，附近之菜圃中，見青菜長得很大，又至土人種花處，見菊花數種，較檳榔山爲多。如此天氣，最宜菊花，使培養得宜，必可終年繁殖；倘淵明生於斯世，吾知其必乘桴浮海，終老馬達山矣。

承甲文夜海中華學校蔡君之引導，得以參觀馬達山酋長居室。建築甚特別，不知其窗在何處，屋有架子，屋下豢養牛豕等家畜，臭穢難聞。現在荷蘭人已代爲另建新屋矣。

馬達山地曠人稀，歐人多建別墅於此，風景清幽，而荷蘭建築，又與英美不同，遙望火山（未熄之火山，棉人名爲琉璜山），白煙輕颺，誠有理亂不知，黜黜不聞，別有洞天之雅。最難得者，住宅前後，草地數十畝，或數百畝，依山勢爲起伏，淺草如茵，見有一二土人，持刈草機，在草地上刈草，每一建築，有一網球場，圍以鐵絲網，四周種各種花卉，於衛生健康上最爲有益。

山中電燈，自來水，郵政，電報，俱完備。又有汽車道，可通各處。牛羊肉水菓菜蔬等類，亦應有盡有。余非絕微醉心歐化者，到此地方，不得不佩服歐洲人之善於享福也。

馬達人頭纏藍布，重逾數十斤之物，頂於頭上，安步當車，自幼練習，故無傾跌之虞。

在爪哇之白種人，本定每兩年回國一次，爲時約須六月，蓋熱帶天氣蒸鬱，肌肉易弛，腦筋易鈍，故有熱帶不產偉人之說，白人回國六月，以恢復原狀，不受熱帶之同化。自馬達山開闢後，中等人每兩年內俱赴山休養，蓋不必回國，其收效與回歐洲等也。中國資本家在棉蘭者頗多，或則不肯犧牲，或則左擁右抱，大好山林，無福享受；故山中清幽別墅，俱被白人佔領，殊爲可惜。

### 巴達維亞之見聞

巴達維亞 Batavia 爲荷屬東印度之首都，設巴城總督，管轄南洋全荷屬各地，其權等於皇帝，有特赦及任免官吏之權，惟須純粹荷蘭人，方可膺選，倘係混血種人，縱有學識才具政治手腕，亦無希望。余乘 K. P. M. 輪船公司之 Plancius 進丹絨不錄海口，蒙大成書局經理金海宗君到碼頭迎接，有一事使余不能忘者，則荷屬之交通是也。余借金君乘摩托車由海口至巴城，見右邊爲河道，再右爲鄉間小道，左邊爲鐵道，再左爲電車道，與摩托車道成並行線者有五條道路，貨物重載，則由水道，上流殷富則走摩托車道，其路遠者則搭火車，普通平民則乘電車，對岸之農民則自有其鄉間小道。汽車道兩旁，綠樹成蔭，排列整齊，每樹中段，敷以白漆，遠望之別有一種風景，而晚間汽車燈光，照在樹身，可以有一種識別，不致誤入歧途。聞巴城總督任職在二星期以上者，退休後養老金可月得五千金，故在職時均能矢勤矢忠，無受賄營私之弊。

### 游巴城博物院

承巴城振林公司陳撫辰君昆仲以摩托車邀游巴城博物院，陳君在十餘年前，亦曾經售本館書籍，歷史頗久，現在自製化粧品，及出版華巫文書籍（本公司代印），故聞余到巴城消息，即邀在

大東酒樓歡敘，蓋舊日交誼，仍極密切也。

博物院內收羅宏富，石像及石碑頗多，惜完好者甚少。草織物如帽子蓆子之類，工細異常，可見爪哇人之手工藝，亦是不弱，惜不求進步，遂淪於異族，亦可哀矣。

博物院內有二大特色：一爲幣制室，陳列各國各種幣制。中國之鈔票官帖，及商店發行之錢票，雖不能稱爲完備，但宏富二字，當之無愧；現幣如元寶銀洋銅元銀角泉刀銅錢當十當百當千，有數種，在國內輕易看不到，不料在南洋荷屬首都，竟能見此完備之陳列，古色古香，令人羨煞。其他各國之紙幣及現幣，收羅亦富有，有金銀銅鐵磁之分，最大之金洋，其大小厚薄與香煙罐之蓋相等，其重量恐在半斤以上。現幣式樣至不一律，有橢圓，四角，六角，長方，鉤子等式，目不暇接。

日本現幣，亦多奇觀，陳列在特製之二玻璃鏡架中，有說明，有「大日本字樣」，一望而知係日人送來陳列者。

博物院中第二特色，爲珍寶陳列室。在博物院樓上門口，有鳥籠式之鐵欄，防備非常嚴密，有爪哇人把守，見余等至，卽開門迎入。四壁盡是玻璃櫥，內有三架，特備電燈，守門人將玻璃櫥內電燈開

放，見金鋼鑽寶光閃耀，我輩窮措大，平時祇在珠寶店陳列窗內，略見一二，今日驟見許多鑽寶，無怪要咋舌驚奇了。茲將腦中依稀記得的寫下來：（一）皇冕上滿綴金剛鑽及各式寶石。（二）寶刀柄上滿嵌各色寶石。（三）各式鑽戒。（四）各式寶石戒。（五）女子粉盒上滿嵌各式鑽寶。出珍寶陳列室時，守門人伸手要錢，予以小銀元數枚。他們每天看守連城鉅寶，宜可以輕視普通錢幣矣，還要小銀元何用！此爲余之想入非非的思想。

巴達維亞爲荷屬東印度之首都，各國游歷家，政治家，觀瞻所繫，故荷蘭人用全力以經營之，博物院其經營事業之一也。余有機會來此一遊，誠自慶眼福不淺。

八月三日在萬隆

萬隆 Bandoeng 距離巴城火車四小時可達，街道整潔，空氣溫和，余由巴城出發時，承邱守愚先生介紹，到東華旅館，車抵萬隆站，未見東華來接，祇得驅車而往，到時則已客滿，不得已至隔壁之 Salamat Hotel 此棧亦頗清潔，惟係馬來人所開，侍役等俱是馬來人，言語不通，甚感困難。棧中寓一德人，略通英語，遇必要時，祇得請其傳達焉。

晚間在街上閒逛，見有傀儡戲，游人隨意參觀，不另取資。戲台較國內木人頭戲爲大，據該地人士云：此賭博場之幌子也。蓋當領取「准」字時，（卽上海所謂照會）以娛樂爲名，屋內可以隨意賭博；否則此項照會，卽不能領到。又咖啡館前面有音樂者，裏面亦有賭博。

### 萬隆萬惡

由巴城到泗水須二天，有二條路可通：一經萬隆，住宿一宵，次日清晨動身，晚間十時到泗水。一則經過三寶壠，亦於次日到泗水。車資及時間，不相上下，惟萬隆天氣涼爽，人皆願意經過是途，旅館既多，且亦特別講究，巴城首都各旅館，遠不及萬隆旅館之舒適，加以天氣涼爽，故婦女亦較爪哇他處白皙而秀麗，好色之徒，趨之若鶩，聞青年人在萬隆傳染梅毒者，爲數甚多。賭可公開，嫖亦易易，嗚呼，萬惡之萬隆。

八月五日

### 泗水 Saerabaya 一瞥

泗水爲爪哇商業最繁盛之區，爲東爪哇之首都。據民國十一年調查，華僑人數達二萬九千人，

有華文報紙二家：泗濱新報及大公商報是也。尚有華僑日報正在組織中。惟當地政府對於報紙取締甚嚴，言論不得自由，辦報者往往被傳至警廳詢問，訓斥一番，尙屬萬幸，罪名較重者，非拘禁若干日，即驅逐出境，戰戰兢兢，無日不在惶恐中也。

書店有二家：大成書局與上海書店。全年營業統計較西瓜哇及中爪哇爲大。惟書籍進口，每種須先送巴達維亞澳務司署審查，轉折費時，亦一痛苦事也。影片進口，亦須先經巴達維亞核准。

荷人辦理水利，夙負全世界令名，水閘之堅固，有益居民及農田，實足令人欽佩。自山頂以至海口，處處有水閘，其妙處在並不阻礙行船，譬如甲乙丙三閘，甲地勢最高，乙次之，丙最低，如欲通過乙閘，祇須將乙閘開放，則甲丙之間成水平線，船即可通過乙閘矣。陸地交通甚便，內河船隻稀少，故並無遲緩不便之處，而農田灌溉，居民飲料，有此優美之水閘，獲利無窮。我國黃河屢成巨災，前曾有請荷蘭工程師之說，倘能早日實行，誠黃河沿岸居民之福。此種工程，雖英美法德均不及荷蘭之專門，借材異地，似不必以尋常愛國二字來阻擋也。

士人不穿褲，以布一方，縫其兩端，圍於腰間，是名紗郎。紗郎種類甚多，有各種顏色花紋，普通者約一二元，亦有貴至五六十元一條者。華僑女學校學生，平時穿慣紗郎，到學校時必須穿褲，殊爲不適，一俟放學回家，卽疾去褲子而換紗郎。上等華僑眷族，亦多喜穿紗郎。蓋取其舒適也。

貧苦者家無沖涼室，恆在小河流內洗澡，女子入水時徐徐提起紗郎，迨下身浸入水中時，紗郎已高置頭頂上矣，故不虞他人之窺見也。

### 遊蘇吾利地 *Songoric*

八月七日，承大成書局經理沈仲昆君邀遊 *Songoric* 一試溫泉之浴。余因自離國後，天天涼水洗澡，今得溫泉沐浴，喜出望外。同行者有喬蔭崗君。驅車先到瑪瓏。是處有中華中學校，校長郭弼倫君，年少有爲，校中設備亦極有精神，頗堪欽佩。

蘇吾利地距瑪瓏雇普通汽車約需三荷盾，余等未到溫泉之前，先赴市場購就毛巾肥皂等應用物件，汽車盤旋山中，自有一種幽雅曠遠之感，「撲去俗塵萬斛」此六字彷彿可以形容。車抵旅館，不必在門外停車，可逕抵餐室，或宿舍，蓋旅館房屋散處山中，非若上海之旅館，徒以若干層樓，



或以大客廳大餐堂爲誇耀也。

溫泉浴室，（並非大世界對面之溫泉請勿誤會。）依山建築，中有洋瓷盆，與普通浴室相同，引山泉於鐵管中，隨時可以啓閉，惟水雜黃泥及琉璃氣，有皮膚病者，洗之最爲相宜。熱水洗澡每人每次荷幣五角，倘用涼水則每次一元。此語驥聽之，以爲說錯，余當時亦頗奇異，詢其何故冷水反覺熱水爲貴，侍役說：熱水不費人工，引泉洗澡，爲最便易之事；冷水則須將山泉濾清，俟其涼透，然後放入蓄水器中，故頗爲費事。旅館視熱水浴爲好賣，涼水浴則無甚利益也。

浴後覺腹饑，相約用最經濟之吃法，每人吃炒飯一盆，冰水一杯，追算帳時，始知炒飯每盆實價大洋一元一角，亦云貴矣。是處氣候溫和，山嵐聳翠，鳥語花香，令人沉醉，養病攝生，最爲相宜。普通房間每天十五元，惜爲一般有產階級之專利品，非平民所得享受也。

八月八日到三寶壠 Semarang

參觀夜市記 Pasar Malen

上午十點四十二分鐘，由泗水動身，下午五點五十二分鐘到三寶壠。寓 Hotel Pandorn 索

價每天七盾，火食在外；余初訝其太貴，侍役說：「因有夜市，各埠來客甚多，旅館房間不敷應用，故加倍收費焉。」

晚飯後偕同寓鄭君赴夜市參觀，因遊人擁擠，余等未到大門，即令停車。前行數十武，見電燈牌樓，照耀如白晝，完全中國色彩，大門上鐫「三寶壠夜市」兩旁有「共策」「羣力」等字。

場內有跳舞，新劇，自由車藝，以及電氣跑馬，電椅等。又有粵樂瑞獅，蓋完全類乎上海之遊戲場也。

場中除飲食店外，亦發售各項物品，大商店均有廣告，場之中心，有探海燈一架，電光十分強烈，周照三寶壠全市，誠夜市市場之大廣告也。

此項夜市，每年舉行一次，半月為期，為三寶壠中華學校籌款而設，聞每次門票及廣告費之收入，除開銷及納捐外，盈餘款項約三萬盾以上。據江金耀語余曰：中華學校、中英學校、及義務聯合會各得四分之一，尚有百分之二十五，則歸其他各校分潤云。惟荷當局鑒於夜市收入之豐富，有多處均收回官辦，三寶壠夜市尚有三年，亦將收歸官辦矣。

門票價值中國人每張六角，孩童二角五分，馬來土人每張二角五分，孩童一角云。

八月九日在三寶壠

環遊 Tjandi Baroe

承爪哇印務公司馬錫宗君約，以汽車環遊 Tjandi Baroe 六時後動身，該地分新舊二處，新處悉爲資本家之住宅，如郭東原黃仲涵之住宅，悉在該處，而荷蘭人之住宅尤多，依山建築，風景清幽，俯視三寶壠全市燈火如繁星，而大道之路燈，因路直故如一串聯珠，遙望夜市之探海燈及燈塔，更多奇觀，山路曲折處，地上裝有顏色電燈，以免上下車之相撞，地燈裝置與上等電影院地上所裝電燈相同，誠爲余第一次看見。

在爪哇入口者，每人須有一百盾之入口稅，且須有相當之擔保，無職業者雖有以上兩項資格，亦禁止登岸，故竊盜之事甚少，住宅前面祇有極矮之鐵絲欄或短冬青等爲藩籬，入晚，電燈通明，自汽車中望之，室內裝飾品歷歷可數，綢製電燈罩，顏色式樣，各各不同，淺草平鋪，樹木掩映，公餘之暇，約友清談，茶香酒列，或閱書報，或課兒童，或開放留聲機，極人世高尚幽雅之娛樂，想不到熱帶地方，

有這樣快樂的境界。

八月十日遊三寶洞

利泰號主人江金耀君，於下午四時約遊三寶洞。自十九間（地名）出發，乘汽車祇十二分鐘，即到。見三寶墓依山爲墳，墓前建一亭，陳設完全如國內之廟宇式，亭後鑿山爲洞，供三寶太監像，每逢朔望，香烟極盛，亭中匾額及對聯甚多，章太炎及日本人某君等，亦有對聯在內。按三寶者，即明成祖時三寶太監鄭和，奉命率大船六十二艘，士卒二萬七千人，赴南洋搜尋建文帝及國璽之冒險家也。商務印書館刊有三寶太監下西洋小說一冊，詳紀其事。死後即葬於此，地以三寶得名，故名三寶壟。其坟墓所在地，則俗稱爲三寶洞也。

三寶像壇左首前面有一洞，相傳有一華人，因乏旅費回國，到三寶像前虔誠叩禱，禱畢，頽然入夢，三寶示以此洞可通祖國，迨醒，即閉目躍入洞中，張目一望，即到祖國云。

三寶洞左邊有舩墓，據說，三寶太監到南洋後，舵工不服水土，相繼死亡，三寶招募土人擔任駕駛之職，土人之舩工死後，即葬於此，故名舩墓。土人之前往祈禱者，有「有求必應」之奇驗，故

香煙亦極盛。舩紅墓前所豎之髹漆木柱，高約一尺，鐫有時日及姓名，爲數頗多。

三寶洞左，有女子休息亭，係南洋首富黃仲涵之父斥貲建造，並勒石以誌梗概。

是地風景並不甚佳，惟我華人冒險精神，得異族人之崇拜，實我華胄之光榮也，安可不記。

八月十四日重回巴城

訪漢務司長

荷屬東印度，關於華僑事宜，設有漢務司，以荷蘭人之熟於中國情形者擔任之，蓋備巴城總督之顧問焉。華人書籍運往荷屬，例須由漢務司署檢查，得許可後，方可進口。與我公司營業有巨大關係，故於上午驅車前往。漢務司署在 Weltevreden 進大門後，見有中山先生手書聯一副「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可見荷人對於中山先生亦極信仰也。余與金海宗君先會華人辦事領袖金品之君，金君談吐風生，一望而知爲幹練人才，嘗歷任國內海關外交等職，在巴城數載，深得荷當局之信任，金君對於華人之利益，亦能據理抗爭，惜與當局之殖民政策宗旨相背，金君頗引以爲憾。余與金君暢談後，蒙其介紹進謁漢務司長毛君，毛君人尙和藹，對於中國情形，頗爲熟悉，據聞中國之

二十四史，亦讀過數遍，此語雖不可盡信，但中國之歷史掌故，瞭然胸中，可無疑矣。余告以本公司爲東亞最大之印刷及出版業，所有出版物均經國內外有名學者校訂，故皆切於實用，及有益教育之書，希望貴漢務司長在荷屬多加贊助，不勝感幸。漢務司長答謂，商務印書館爲中國惟一大公司，余所深知，余於去年到中國時，亦曾參觀貴工廠，貴公司出版物，如與荷屬法律不生牴觸之地，自當盡力幫忙也。余致感謝之意而出。

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

### 在安東船上

二十日自巴城回星加坡，知太古公司之安東船開往汕頭廈門，船票已請分館鄧君前往購買矣。包先生說：有九福公司殷馬二君回申，路上有伴，且船票祇須出三等價錢，因有熟人，起居飲食，較二等更爲舒適云云。余因路上有六天之久，得同鄉人爲伴，不致寂寞，且到汕頭時上旅館等，均有照應，遂欣然樂從。先一日與殷馬二君會面，約定次日下午上船，則三等搭客太多，喧擾不可言狀，向船友讓出之艙位，空氣又極惡劣，包君等勸余改期動身，余念既來之則安之，且出門人當然須具耐苦

之精神，是以婉謝包君之勸告。所幸吃飯洗澡俱在二等艙，略爲舒適，迨到汕頭，計另加火食鋪位洗澡小賬等費，與二等船票比較，其價值所差無幾也。

安東船專走新加坡汕頭廈門香港四處，每四星期一班，載重五千噸，三等搭客最多時可載二千四百人，每票星加坡大洋十七元，均合上海大洋二十元，則船票之收入爲四萬餘元，載貨及頭二等客票尙不在內，故買辦每次收入甚豐，搭客之衛生空氣等，似無暇顧及。

天晴時，三等搭客羣趨甲板布蓬下，或避蔭處睡臥，吸煙，閒食，以消磨其寶貴之光陰。二十三日逢大風雨，甲板搭客俱擠入大艙中，遂引起極大之紛擾。此種地方，苟無極強壯之體魄，及極堅忍之耐性，實不能一刻居。余所乘之安東船，聞此次搭客尙屬稀少，祇有一千七百人，倘裝足二千四百人，則更不堪設想矣。

當大風雨時，其有在甲板上而不願擠入大艙者，則以蓆裹頭，捲縮在避風處，狂風猛雨，屹不爲動。這種耐苦工夫，走遍五大洲，恐祇有我中華民族能經磨鍊。

搭客中有煙霞癖者頗多，故甲板上大艙中一燈如豆，半場橫陳，幾於觸處皆是。據船員說：全船

計有五十餘處，尙有高貼公煙開燈字條者，則吸煙之人，當在百數以上。嗚呼！中國人之與鴉片。

船將到汕頭時，在大艙中發現一死屍，蓋遊子他鄉，因病還家，不幸死於船中者。見操舟者數人，匆匆昇之下小船。饑驅海外，如此下場，未知是男是女，同情之淚，不覺奪眶而出。殷君語余曰：此死者能以屍骨還鄉，賴有同行者匿不報告耳。否則不與波臣爲伍者幾希。蓋海船向例，頭等搭客死於船上，由船主親自驗明，並請鄰近搭客簽字證明，如有遺囑，則照遺囑辦理，如無遺囑，則請船上之牧師代做追思禮拜後，將屍身縛兩鐵條，停船放汽笛，然後投入海洋中。二等搭客，則屍身投入海洋時，並不停船，惟鳴汽笛，表示哀悼而已。三等搭客，則手續更爲簡單，既不必做禮拜，又不需鳴汽笛，死後投入海中，即算了事。惟身縛鐵條，立沉海底，與頭二等客，均不至被鯨魚吞食耳。

### 南游雜誌

#### (一) 抱枕

南洋英荷兩屬之旅館中，牀上備有兩個長方形枕頭，外另外有一圓長枕，中實木棉，外蒙白布。余初不知其何用。彼地人士告我曰：此抱枕也。抱之而眠，可抵一條單被。蓋南洋地方下午九十點鐘



睡的時候，天氣尚熱，抱枕而眠，較蓋毯子或夾被爲涼快；破曉時天氣甚涼，抱枕而眠，可以保護胸前及腹部之溫度。余試之，果然。此項抱枕，可與竹夫人湯婆子媲美而三。

(二)大便之後

荷屬旅館廁所，每間祇容一人，廁內有水槽一，自來水龍頭一，並有馬口鐵鉢一。大約大便之後，以水洗濯，至於如何洗法，因不便詢問，尙在悶葫蘆中。外埠初到荷屬者，大便之前，先行預篇草紙，實爲最急之務。

(三)水菓

(1)留連 Durian 形如刺猬，厚殼白穰，甜如煉乳，嗜食者覺其另有一種香味，不嗜食者聞其臭，卽作噁心。殼有硬刺，不能採擷，熟落時並無一定，倘跌在身上，頗爲危險。善購留連者，先用鼻嗅，以定取去，蓋留連硬殼自樹上墮地，極易損碎，倘被毒蛇走過，毒液侵入殼內，人不知而誤食之，卽有性命之憂。售果人對於破碎留連，善於修補，天衣無縫，外行人極易被其瞞過。

(2)香蕉大者如手臂，人不能食；但割成短段後，用油炸之，其味亦佳。小者如手指，其味甚甜。較諸上海市上所售者更好，熱帶水菓，甜味甚濃，嗅味亦頗奇特，究不若溫帶水菓之鮮潔也。又香蕉在樹上時，係向上生，並不下垂，此亦與吾人之理想不同。

# 儒家哲學

## 研究的專籍

商務  
印書館  
出版

北村澤吉著

我國古時唯有儒道，自孔子統整六經，儒學始興。其內含光大精微，數千年來，更多闡發。其學說體系究為何如，非有專著陳叙不易明瞭。著者為應此需要，而有儒學概論之作。書分四編：第一編述儒道源流，第二編述儒學源流，第三編述儒道之基礎，第四編述儒道之本統。取材宏博，敘述精要，並附儒道開合發展圖於編端，尤有瞭若指掌之妙。

### 宋元學案

繆天授註譯

一冊一元五角

本編選輯原書之重要學案，凡三十有七，依原書分「傳略」「學說」「附錄」三部分，於學說部分別為編次，揀出其基本學說以類比附，使閱者一目瞭然。卷首有長序一篇，說明於宋元學案全書批評讀法及宋學之派別與內容。

### 傳習錄

葉紹鈞輯註

一冊九角

此書係（王守）仁門弟子記錄乃師之學術講話，及陽明論學書信之合集，為研究王學之切要材料。

### 宋儒與佛教

林科案編

一冊二角五分

此書先述宋學發達之原因與佛教之媒介。次將宋儒之宇宙論、性論、實際論盡量的闡述。一般人士之苦宋學的空疎蹈虛之弊者，得此書而後可知宋學實一種有中心有組織的議論。

### 論語要略

錢穆著

五

角

孟子學案

鄭擊晉著

七

角

### 孔子

陳彬蘇譯

三

角

荀子哲學

陳登元著

六

角

### 孟子

繆天授選註

五

角

儒道兩家關係論

李繼煌譯

三

角

### 荀子

葉紹鈞選註

六

角

儒教與現代思潮

鄭子雅譯

二

角

◀「報聚書圖」館本見詳種多有尙▶

商務

印書館

出版

國學叢書 楊朱……一册三角

楊子法言……一册三角

學生國學叢書 墨子……一册六角

定本墨子閒詁八册二元  
墨經校釋……一册七角

# 楊墨哲學的研究

共學社 叢書 墨子學案

梁任公著 一册 七角五分

此書為梁任公先生在清華學校講演之稿，後經先生手自刪訂，共分八章，附錄二。先生自序謂與昔年所著墨子學說及墨子之論理學等篇內容全異，以無堅不摧之思想家，攻精玄邃密之舊學術，墨學津逮，此為傑作。

## 墨學十論

陳柱著 一册 九角

書分十部，論墨子之大略、經學、體例、文學、教育主旨、政治學說以及墨子與諸子之異同及各家之批評等。其所論並無溢美溢惡之言，且時時以過於正而流於激為戒。採錄極博，且多所闡發，洵為研究墨學而欲通其條貫者所必讀。

## 定本墨子閒詁校補

李笠著 一册 九角

瑞安孫仲容先生覃思十年，著墨子閒詁十五卷，疏通證明，學者嘆為絕作。同縣李雁晴先生復紹仲容先生未竟之緒，廣羅各種版本，與定本閒詁互勘，併摭集近頃各家之說，參以己意，勒成此著，於閒詁之訛誤疏漏，頗多更正補苴。

元 一册 一 學 哲 墨 楊 編 莊 竹 蔣

本書係根據日本高瀨武次郎所著楊墨哲學編輯而成。惟高瀨乃主張儒術者，名為楊墨哲學，而崇儒黜楊墨，主觀之成見頗深。本書則用客觀眼光於楊於墨，各還其本來面目，絕無主奴之見，並根據孫詒讓之墨子閒詁訂正其晦塞詭脫之處。內容凡二編，上編論楊子哲學，下編論墨子哲學。研究古代哲學及倫理學者不可不讀。



# 文學雜論

(編者)

## 古文辭類纂與經史百家雜鈔

今人讀書，有相沿之大弊，而不自知者，讀古文辭類纂與經史百家雜鈔是也。

此二書之佳，只在序目與序例，其選文不過爲舉例耳。今之讀者只讀其所選之文，而略其序目序例，非遺其精華而取其糟粕乎？

至於二書序目序例之佳，在能分清文體，並一一溯其源而窮其流，讀之可以知所謂古文之變化，亦卽文學史之一節也。在今日視之，所言雖不盡當，然今之研究中國文學史者，終不得不參考此二書。

所可怪者，此二書人皆知之，亦皆讀之，然幾無一人不誤讀也。

讀詩識鳥獸草木名

詩經爲純粹之文學，雖間接可以考見古代社會狀況，然作社會史讀，則非也。

更有誤會者，自孔子有「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一語，後人遂有視詩經爲動物學、植物學者，殊不知詩人之於鳥獸草木，特因偶然所見，偶然所感，而寫入詩耳，豈先調查鳥獸草木之名，而一一編入之乎。

宋人王得臣塵史云：「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者也，然花不及杏，果不及梨橘，草不及蕙，木不及槐。」其意若謂詩人之有遺漏也者，可笑孰甚！梨與蕙與槐，余則不知，至如杏與橘，皆爲江南產，宜乎不入於詩人之詠。王氏不知，可見其陋矣。

楚辭「夕餐秋菊之落英。」宋人謂菊花不落，秋深後只枯死於枝上，於「落英」二字不可解。或又謂菊有落者，有不落者，紛紛聚訟，其實靈均餐菊，又何嘗是實事，但想像如是耳。更何暇問菊花之落不落哉！此亦誤認文學爲植物學者也。

此事與文學關係甚巨，苟誤認之，則永不能識真文學之面目矣。

### 燕歌

古詩有「燕歌行」，此「燕」字非燕趙之「燕」，亦非燕雀之「燕」，蓋卽「艷」字。同音借用也。「艷」爲楚歌之專名，余另有艷詩辨，惟「燕歌行」爲前辨所不及，故記於此。

### 搜神記

民間歌謠，與民間傳說，同爲文學中極寶貴之物。中國古代民間歌謠之總集，則有國風，此人人所知者也。而民間傳說，則未聞有人言及。

竊以爲此種書亦未嘗無有，但人皆不注意耳，蓋卽搜神記是也。

此書二十卷，題爲晉干寶撰，實亦有後人所加者，於上古至晉之神話，搜羅殆備，而又多係民間傳說，其價值誠不在國風之下。惜乎無人注意也。

### 周秦小說

周秦及漢初小說，其目錄見於漢志者，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雖真僞不一，然皆漢以前作。其

書世多謂已失傳，吾則以爲猶有存者，即劉向列女傳說苑新序三書之所取材也。

蓋劉向典校祕書時，此等書當猶存在，向爲之整理編輯之，成列女傳等三書，此三書行，而原書乃漸散失矣。然則列女傳等三書所記，多周秦軼事，其文疑亦因襲原文，故猶可當周秦小說讀也。詳見余中國小說研究。

### 演義

小說中之演義，產生於宋時，是當時說書者所用之稿本也。其效用等於演劇者之脚本。故三國水滸與儒林紅樓不同。三國水滸是重在講說，而紅樓儒林重在描寫。今人并爲一談，非也。詳見余所著中國小說研究。

### 侏儒

古時演戲者，皆用「侏儒」，「侏儒」矮小人也。因演戲用「侏儒」，遂又以「侏儒」爲演戲者之通稱。

樂記稱「優侏儒」。史記李斯傳：「侏儒倡優之好，不列於前。」又滑稽列傳：「優旃者，秦倡侏

儒也。」此以「侏儒」爲演戲者通稱之證也。

滑稽列傳：「優旃自謂：我雖短也，幸休居。」此「侏儒」爲矮小人之證也。

然演戲何以用矮小人？則不可解。余竊以爲古人演戲，本用兒童爲之，後用矮小人，已是變格矣。蓋藝術稍進，兒童能勝任者少，故選矮小人代之，以存兒童之遺意。然兒童演戲之風，至後世仍未能消滅無遺，卽今日京戲中亦有所謂「童伶」者，比尋常優伶，尤爲名貴，是其證也。又聞廣東某處優伶皆二十以下青年充之，二十以上，卽不復用，亦其證也。

且俗謂事之等於遊戲者，輒曰「兒戲」，尋常解爲如兒童之遊戲。然由今觀之，可知「兒戲」二字，卽等於「戲劇」，非於「戲」字上再冠一「兒」字，以別於非兒童之遊戲也。此亦可作旁證。

### 加官

舊戲於開場之前，必先跳加官，或更繼之以財神、魁星，皆戴假面具，登場跳躍。談戲劇者多不知其用意，亦忽略之，以爲不足道。實則此乃古巫歌之遺風也。巫覡歌舞降神，疑在當時必有扮神降臨者，如今日之加官、財神、魁星等，然則今日之加官、財神等，乃九歌中之大司命、少司命、東皇太一之類。



也。

### 百戲

雜耍，古謂之「百戲」。如技擊、吞刀、吐火、及搬演一切之通稱也。後漢書：「罷魚龍曼衍百戲。」唐書：「寶曆二年九月，觀百戲於宣和殿，三日而罷。」漢、唐以來，皆謂之「百戲」。至元則有「把戲」。元史禮樂志：「祥和署掌雜把戲，男女一百五十人。」是也。「把戲」至今猶存，「百戲」已無人道。實則「百戲」「把戲」本是一名，「百」與「把」音相同，任意書之耳。

在今日言之：「把戲」名實俱存，「百戲」實存名廢，而二者本是一事，初無彼此之分也。

宋元以前，戲劇未成立時，「把戲」為獨立的，今則有時亦獨立，有時已混入戲劇中，而為戲劇之一小部份，如武戲中夾以翻筋斗，豎蜻蜓等，是即戲劇中所容納之「把戲」也。

### 傀儡

今稱木偶戲為「傀儡戲」，間亦稱演戲之人為「傀儡」。「傀儡」二字，寫法不一，或作「魁」，或作「窟壘」，或作「魁壘」。（均見下文）

搜神記云：「漢時賓婚嘉會，皆作魁榼，酒酣之後，繼以挽歌，魁榼，喪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國家當急殄悴，諸貴樂皆死亡也。」

雞肋篇云：「窟曇子，一云魁曇子，作木偶人以嬉戲歌舞，本喪家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宴會。」

兩說相同，而搜神記去古較近，尤爲可信。其字亦以作「榼」爲佳。既曰木偶人，自當從木，作「榼」，何得從石作「曇」。

「魁榼」二字之意義，前人未嘗言及，惟涪翁雜說云：「像古魁曇之士，故名。」然魁梧磊落之「磊」，似不宜作「曇」，或古時字無定形，可任意書歟？若然，無妨作「魁曇」。然搜神記去古較近，又不宜搜神記反作「榼」也。

至於「窟曇子」，更係同音訛傳，不必辨矣。

前引二書，皆云：「爲喪家之樂。」然喪家何以用「魁曇」？則未嘗言。余以爲此種木偶人，乃古時用以像人而殉葬者，卽所謂「俑」也。

初僅用以殉葬，繼則於殉葬之前，牽之使舞蹈，以娛吊者，乃變爲喪家之樂。

又後以爲可供賞玩也，則非喪家亦用之，如搜神記所謂「賓婚嘉會皆作魁樞」也。

或謂「傀儡戲」始於偃師，列子湯問篇，記周穆王西巡，有獻工人偃師者云：「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耶？』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欲立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胃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云云。是爲後世「傀儡戲」之始也。然列子書既晚出，且寓言八九，宜不可信。

或又謂始於陳平，樂府雜錄云：「漢高祖在平城，爲冒頓所圍，其城一面卽冒頓妻閼氏，兵強於三面，壘中食絕，陳平訪知閼氏妬忌，卽造木偶人，運機關，舞於陣間，閼氏慮下其城，冒頓必納妓女，遂退軍。後樂家翻爲戲具，卽傀儡也。」按，此言絕不可信。平城解圍，爲陳平奇計之一，然史記但云：「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闕氏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在司馬遷時已莫能知其詳，不知後世作樂府雜錄者何以知之。卽桓譚新論亦但謂「平說閼氏，漢有美女，因困急，欲進於單于，闕

氏妬忌，因令高帝脫去。」云云。未嘗言造木偶人也。樂府雜錄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大抵以桓譚所云，及偃師故事，傳會而成此說耳。

小麻雀

(綠影)

小麻雀，

你是我的良伴，

在孤單的旅舍裏，

差可慰我的無聊呵！

雪花

(鄭綠影)

犧牲了你的潔白的身體，  
來與嚴冬奮鬥，  
在死灰般的世界，  
反多了一層點綴！



# 記全相平話三國志

夏雲譯

日本文學博士鹽谷溫著

溯往年遊學中國之前。告辭君山博士於洛北。(君山爲狩野直喜之號。狩野氏爲支那學專家。尤邃於俗文學之研究。與羅振玉王國維相友善。鹽谷氏此文。爲祝賀其六十紀念而作。故以此發端。)博士以研究元曲勸余。其後由燕而湘。從邵園葉先生(按卽已故之目錄學家葉德輝)學詞曲。叩以南北曲之底蘊。歸國以來。專從事於元曲選之研究。乃辱君山博士。惠以京都大學覆刊之元槧古今雜劇。因之元人雜劇之赤裸裸的面目。始得窺見。爲之且喜且驚。又近來支那少壯學者之中。亦有論元代之俗文學頗爲幼稚者。適於此時。偶見內閣文庫所藏之全相平話(原註。以之爲書名。

實不充分。今暫依文庫之目錄。而益覺其言之愜當。於是亟於其中。取三國志而付之玻璃版。以贈內外同好。今卽略記此書。以汚此紀念集之餘白。亦所以答君山博士年來之厚誼也。

三國之平話。自早卽流傳於民間。李義山驕兒詩中。有「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之語。此其驕兒摹擬胡面吃音之狀。可以想見。又東坡志林中有一條云。

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卽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

觀此亦可見三國志之講史及演劇。在唐宋之頃。蓋已十分流行矣。

譯詞小說。創於北宋。此一般人所稱也。然往年君山博士遊歷英法兩京之時。據斯坦因

Paul Pelliot 兩氏攜歸之燉煌石室遺書。而證明自唐末以至五代。以雅

俗折衷體若俗語所記之小說。早已成立。元陶宗儀輟耕錄中。言「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詞說。」

此譯詞說者。卽所謂譯詞小說也。又明郎瑛七修類稿中。亦有「小說起宋仁宗」云云之紀事。蓋仁宗之時。太平已久。文化醞釀。故諸般遊戲文學。此時產生甚多。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中。述徽宗時代

汴京之繁華。并舉遊藝之種目。及其專門藝人之姓名。其中則有講史、小說、說禪語、說三分、五代史。其說三分與五代史二者。已自一般之講史中分出。實爲大可注意之事。說三分者。卽三國之講史。而與東坡志林之紀事。極相符合者也。至於南宋。小說講史之愈益流行。則可由宋耐得翁之都城紀勝。吳自牧之夢梁錄。周密之武林舊事等而明之。（按此下尙有一節。述彼邦內閣文庫中藏有宋版東萊標註三國志詳節及元板東萊校正五代史詳節二書。故有大可注意之說。今以與本題關係較少節去。）

宋代小說講史之流行。既如上述。而其說話本之果爲何狀。則近頃「宣和遺事」「五代平話」「京本通俗小說」「唐三藏取經詩話」四書。皆已有景宋本之刊行。甚至四種之新式標點本。亦已出版矣。五代平話惜已殘缺。是卽五代史之話本。而宣和遺事則徽宗欽宗之二代記也。然此二書之文體。非俗語而近於文語。京本通俗小說則如其書名。爲一種小說。而以影寫元人之寫本付刊者。正與京都大學覆刊之元槧古今雜劇相似。盛用當時通行之略字俗字。雖饒有興趣。而讀之極感困難。且亦以殘本爲惜。至唐三藏取經詩話。則原爲我高山寺之舊藏。而由羅振玉氏付之於影印者。夙



佚於唐士之珍書。每多被傳於我國。此實學者至大之慶事也。

此全相平話。則爲「武王伐紂書」三卷。「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三卷。「秦併六國」三卷。「呂后斬韓信前漢書續集」三卷。「三國志」三卷。共五種十五卷。其全體始於何代。終於何代。則莫能明。惟既有名七國春秋後集者。則其有前集無疑。又有名前漢書續集者。則必確有對此之正集。且前漢書三國志之間。其當有後漢書。亦必可首肯。而三國志封面之上欄。以小字橫書「建安虞氏所刊」。其下有繪圖。其下半部則以大字分書「新全相三」「國志平話」二縱行。其中則有小字「至治新刊」縱書一行。至治爲元英宗之年號。前後凡三年。建安爲縣名。屬今之福建省。虞氏則發行書肆之姓也。全相平話之文體。近似宣和遺事。亦非俗語。其中如秦併六國一種。則史記之文句。頗有東擲西捨之象。無論如何。足以證元朝文學之低級。至其文字。則不但依例多略字俗字。讀之困難。且有誤字。又確有脫字脫文。故欲讀破此書。實非易易。然既爲元刊之話本。終屬天下罕觀之珍書已。

全相平話凡五種。每種皆分三卷。既如上述。而此三國志者。亦分上中下三卷。每卷各二十三葉。

合之不過六十九葉。每半葉四十行。每行二十字。其全篇之修短。由此可以想像。其版式則界長四寸五分。全幅六寸。上欄之繪圖。占一寸四分強。無板心。左右雙邊。並無如後來三國志演義所分之章回。行中時間以陰文「三戰呂布」「張飛獨戰呂布」等之標題。然全篇並不一致。故欲舉目錄以示內容。實不可能。惟正如其全相平話之名。割每葉上欄三分之一。以載與下文有關之繪圖。故由其題名。可以知本平話之始末。

### 上卷

漢帝賞春 天差仲相作陰君 仲相斷陰間公事 孫學究得天書 黃金叛 桃園

結義 桃園結義 張飛見黃巾 破黃巾 得勝班師 張飛殺太守 張飛鞭督郵

玄德作平原縣丞 玄德平原德政及民 董卓弄權 三戰呂布 王允獻董卓貂

蟬 呂布刺董卓 張飛摔袁襄 張飛三出小沛 張飛見曹操 水浸下邳擒呂布

### 曹操斬陳宮

中卷 漢獻帝宣玄德關張 曹操戡吉平 趙云見玄德 關公刺顏良 曹公贈雲長袍

雲長千里獨行 關公斬蔡陽 古城聚義 先主跳檀溪 三顧孔明 孔明下山

玄德哭荆王墓 趙雲抱太子 張飛拒橋退卒 孔明殺曹使 魯肅引孔明說周瑜

黃蓋詐降蔣幹 赤壁鏖兵 玄德黃鶴樓私遁 曹璋射周瑜 孔明班師入荊州

吳夫人欲殺玄德 吳夫人回面

下卷 龐統謁玄德 張飛刺蔣雄 孔明引衆見玄德 曹操殺馬勝 馬超敗曹公 玄德

符江會劉璋 落城龐統中箭 孔明說降張益 封五虎將 關公單刀會 黃忠斬

夏侯淵 張飛捉于昇 關公斬龐德佐 關公水滄于禁軍 先主托孔明佐太子

劉禪即位 孔明七擒七縱 孔明木牛流馬 孔明斬馬謖 孔明百箭射張郃 孔

明出師 秋風五丈原 將星墜孔明營

其中如桃園結義。如三戰呂布。就之以略加數字。卽後來三國志演義所用爲章回之題目也。其首尾頗附以冗談。而話之內容。則始於黃巾之大亂。終於司馬氏之統一。中間事件。則以正史爲基。而以說話的方式演述之。大體於劉玄德則揮其同情之筆。然對於曹操。亦不作逾量之惡罵。而反認其有帝王之運。例如卷中之十八。曹操敗於赤壁之條。有如下之數語。「史官曰。倘非曹公家有五帝之

分。孟德不能脫。」又卷下之四。困於馬超。九死一生之條。亦曰。「若無五帝之分。死萬刃之下。」而其尤顯著者。則爲張飛之活躍。關羽則顯然不逮。例如放曹操於滑榮路（華容道）時。未曾少現其義勇之面目。觀其「關公曰。軍師嚴令。曹公撞陣。却說話間。面（四面）生塵霧。使曹公得脫。關公趕數里」數語。（卷中之一九）反若曹操之真有神助者。且既一度縱曹。而一聞孔明故意縱遁之言。卽至於憤而復追。不揚其尙義之氣勢。殊令人有不足之感。要之如關羽者。當自明代儒教盛行之後。始一新其面目者也。至於孔明。亦頗不振。三國志演義隆中三顧之條。實爲出色之文字。而余之所愛讀者。然在本書。則殊無風趣。且文亦無生氣。出師表之感激。絲毫未見表現。惟在三國志演義中。過尊孔明如鬼神。則非所宜。愛之亦適以害之而已。又書中之人名。依音通之例。任意易以他字。如董承作董成。糜竺作梅竹。諸葛作朱葛。司馬懿作司馬益。皆尙無妨。至以十常侍中段珪張讓二人。合爲一人曰段珪讓。又長安之名。亦用之於洛陽。則不復顧及歷史地理。雖曰通俗。亦過於低級矣。又如前所述。不第略字通字極多。且有脫文脫字。故其讀之之難。幾於束手。然元代文學之面目。躍然現於紙上。終不失爲至佳之物。惟在元代。此書而外。當另有較更整飾之話本。決不能以此爲唯一的及代表的作品。

正如「古今雜劇」之不得斷爲元曲之定本也。

於此有可特加注意者。則本書卷首司馬仲相之話是也。仲相爲一不遇之秀才。一日讀秦史。大罵始皇。謂使己爲天下之君。必致太平。歎息之餘。不覺入睡。夢中被導至陰司。天公告之曰。若斷陰間冤獄而無私。則得爲陽間之天子。乃裁判韓信、彭越、英布三人之冤。爲前世之報復故。以中原與韓信。而使之生爲曹操。以彭越爲蜀川之劉備。英布則割據江東而爲孫權。漢高祖則使之生於許昌而爲獻帝。呂后則使之爲伏皇后。曹操占有天時。唱霸中原。遂囚獻帝。殺伏后。以復其仇。孫權則據江東。占地利。置國基於山河之固。劉備則得人和。有勇將若關張。而無謀士。久之不得根據地。於是昔日勸韓信反叛之蒯通。使之生於琅邪。爲諸葛孔明。佐之以成三分之業。其終則使仲相至陽間爲司馬仲達。以當統一之事。此實三國大亂之起伏。而本書之脚本。卽依仲相之夢中判斷以開展者也。其末則更引出劉淵。使之滅晉以爲漢復仇。而以「漢君懦弱曹吳霸。昭烈英雄蜀帝都。司馬仲達平三國。劉淵興漢鞏皇圖」爲大結。應其首司馬仲相之話。以因果報應說之。蓋對民衆說話之常套也。其文中又多用詩句。殆卽宋代稱平話爲詩話詞話之遺風乎。

以上司馬仲相之話。爲後來三國志演義所不取。然實奇想天外。填人生缺陷之補天石也。夫狡兔死。走狗烹。雖曰亂世之常。而韓信之死。實千古之奇冤。使有志之士。爲之流涕太息。若仲相之斷獄。則痛快已極。讀之者。未有不浮一大白。拍案稱快者。其後明代小說喻世明言（按此爲馮夢龍所纂。傳本極稀。）第十五卷中。忽收此故實。大加潤飾。增衍至於數倍。成爲「關陰司司馬貌斷獄」一篇。而韓、彭、英三人之外。復益以丁公、戚氏、項羽之冤獄。遂成爲如下之四件。

一宗 屈殺忠臣事

原告 韓信、彭越、英布

被告 劉邦、呂氏

一宗 恩將仇報事

原告 丁公

被告 劉邦

一宗 專權奪位事

原告 戚氏

被告 呂氏

一宗 乘危逼命事

原告 項羽

被告 王翳、楊喜、夏廣、呂馬童、呂勝、楊武

自史記漢書等搜輯種種史實。而加以巧妙之分析與湊合。遂化成一篇美好之文字。及述至三國時。則以司馬懿夫婦爲重湘（仲相）夫婦之轉生。而以「半日閻羅判斷明。冤冤相報氣皆平。勸人莫作虧心事。禍福昭然人自迎」爲結。此其文章結構。皆與在全相平話中者有雲泥之別。由此可以知明代文學之發展。且不第此仲相之話而已。卽以本書與明說之三國志演義相較。亦適得同樣之事實。元代文學之幼稚。乃益可由之而證明。

在內閣文庫中尙有明萬曆版「三國志演義」三種。皆屬珍本。然著者近頃在文求堂見古版大字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一書。聞主人言。此卽所謂經廠本。而與向來德富氏成黃堂所藏者。實

同一版。全部二百四十回。始於「祭天地桃園結義。」終於「王濬計取石頭城。」與通行之「第一才子書」本。有多少之異同。而內容之史實則不變。此書之來歷。固尙有待於研究。而題署「後學羅本貫中編次」之三國志演義。則以余之寡聞。當以此爲第一大本矣。

羅貫中者。相傳爲元末明初人。而不甚知其詳。今按自刊行全相平話之至治以迄元亡。相去不足五十年。羅卽爲明初之人。而此書之先於羅氏。亦不過百年。此其間之小說戲曲。實有長足之進步。羅貫中之原本。果作何狀。今雖無由知之。然明之文化。亦至中葉而始爛熟。則羅氏原本之亦曾大被潤飾。實爲無疑之事。以是之故。試以全相平話三國志——羅貫中編明代三國志演義——清毛聲山評第一才子書。一一順次而孳討之。則可以知通俗演義歷史的發展之道。豈非文學史上之快事哉。



見落梨花

(王宗炎)

重門惻惻怯微寒。階下輕痕當淚看。  
惆悵來遲春滿地。東風吹雪上闌干。

聞蟋蟀

(前人)

庭院蕭條夢渺然。夜深猶自不成眠。  
一宵費却西風力。吹盡秋聲到枕邊。

商務印書館出版

文學研究會叢書

人間樂園

第一冊 定價四角

濮舜卿著 本書共包含戲劇三篇 第一篇人間的樂園 本聖經故事其主旨在破除迷信 第二篇愛神的玩偶 是一齣關於戀愛問題的戲劇 曾經上海某電影公司攝成影戲頗著盛名 第三篇黎明 爲一寓意的啞劇 旨在提倡女權

侯曜著

春日的生

第一冊 定價三角

本書共包含戲劇四篇 摘星之女 凡二幕 春的生 日離魂 倩女雙十 夢均爲獨幕劇 前三種有好幾首歌 都有曲譜

天鵝歌劇

第一冊 定價四角五分

趙景深作歌 邱文藻作曲 本劇凡六幕 是根據丹麥大童話家安徒生的傑作 編成自歌詞在小說月報刊出後 即博得社會人士熱烈的歡迎 各地學校競相表演 這由於歌詞變化多端 極富情趣 與重複生厭之歌詞不同 且描寫兄妹之愛 更能激起小學生優美的情操 無形中給了倫理上的感化 而曲譜又是根據作曲法編成的 所以能夠傳誦一時 如今印成單行本 更作普遍的傳誦 特請錢君甸先生繪彩色封面 異常美觀

頑石點頭

第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這是一本四幕劇 主旨在提倡童子軍教育 情節很爲複雜 對話流利 可誦舞臺搬演 不致有枯寂乏味之弊

# 文學研究會叢書

## 又出四種

商務  
印書館  
出版

沈餘譯

### 他們的兒子

第一冊 定價四角

此書為現代西班牙名小說家柴瑪薩斯(J. Zamacois)傑作之一內容係借一對勞動階級的夫婦的「平凡的」悲哀闡明人生之最大痛苦在理想往往與現實相背書中敘述他們經過艱辛的奮鬥既感到自身已屬絕望於是再以其「幻想」希望到他們的兒子而仍歸於破滅了附有作者評傳

李青崖譯

### 波華荔夫人傳

第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本書係法國自然派作家弗羅貝爾的最偉大的著作寫外省的紳士生活非常的真實波華荔夫人是一個不安於平庸生活的婦人她夢想着那浪漫的時代於是背了丈夫沈浸於瀟灑不羈的愛情之中結果以她的自殺爲了結這部書不僅因文學史上可劃一時期的關係而重要其藝術之完美亦爲法國自有小說以來之第一部譯筆亦復流麗可誦

### 一個人死

第一冊 定價四角

著者是新希臘新文學運動的巨子這篇小說是他自己最注意的一篇書中主人翁梅忒洛司要求健全美滿的生活的熱情「與其殘廢無寧死」是著者所贊美的希臘民族精神的美質但是他的朋友他的同村人的非近代化非科學化的頭腦又是著者所傷心太息的這古代的希臘民族的美質與原始迷信和反對科學的思想相連存便組成了一個人的死的悲劇譯筆極爲流利毫無生硬不化之文句

### 波納爾之罪

第一冊 定價一元

當一八八一年這書在巴黎出版後轟動了全國大家都說是傑作立刻有六種文字的譯本法郎士這個名字從此便在巴黎文學界成爲一個重要角色了這樣的名著只可惜中文的譯本到現在纔出現還是請大家趕快來讀一遍罷內容如何也不必多說反正讀了就會知道的



## 詩社考

胡寄塵

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云。文社有西湖詩社。此社非其他社集之比。乃行都士夫寓居及詩人。舊多出名士。按此爲詩社之始也。

宋季。吳渭創月泉吟社。命題徵詩。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當時輯其詩卷函札等成帙。汲古閣詩詞雜俎。粵雅堂叢書。退補齋金華叢書。皆收入。按。吳渭。宋浦江人。嘗爲義烏令。入元不仕。月泉吟社中人。亦多趙宋遺民。此社之創。蓋西湖詩社之遺風也。

春在堂全集九九消夏錄云。元黃庚月屋漫稿。有越中詩社枕易題詩。考官爲李應祈。張觀光屏巖小稿。亦有越中詩社枕易題詩。按。越中。又一詩社也。

九九銷夏錄又云。屏巖稿中。又有梅魂七律一首。註云。武林試中選。秋色五律一首。註云。山陰詩社中選。當時詩社題。大率如此。枕易一題稍新矣。按。武林。又一詩社也。山陰。又一詩社也。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宋季吳月泉主社。賦田園雜興。羅公福擅長。元季饒介之主席。賦醉樵歌。張仲簡擅長。崇禎初鄭超宗主會。賦黃牡丹詩。黎美周擅場。按。朱竹垞以三事並稱。可知其性質相類。此宋元明三代詩社之尤著者也。

春在堂全集九九銷夏錄云。明嘉靖間。有西湖八社詩。曰紫陽社、曰湖心社、曰玉岑社、曰飛來社、曰月巖社、曰南屏社、曰紫雲社、曰洞霄社。主之者閩祝時泰、徽州王寅、仁和高應冕、劉子伯、沈仕、錢塘方九敘、童漢臣。分春社秋社二目。以所作詩分爲一集。按。此明代杭州之詩社也。

伍崇曜月泉吟社跋云。粵中詩社。羅元煥粵台徵雅錄記之特詳。謂悉倣吳清翁月泉吟社故事。以余所及見。光道癸未甲申西園南園兩詩社。……朱秉器停雲小志記青溪社事。謂每月爲集。遇景命題。樂志忘形。間事校評。期臻雅道。……又如歲丙午吾邑橫沙鄉詩社。題沉香浦懷古、石門懷古、葵尾春。按。粵中詩社。不詳所指。而西園、南園、青溪、橫沙。皆清代廣州之詩社也。



# 道司托耶夫斯基年表

夢 僑

道司托耶夫斯基，是俄國最著名的小說家，這是人所共知的。鄭振鐸的俄國文學史略和耿濟之的俄國四大文學家合傳，全都記載他的歷史。但這兩種，全是列傳體，欲探求道氏思想的變遷，和作品發表的前後，很不容易。近見日本新潮社出版的道司托耶夫斯基書簡集卷末，附譯道氏年表一篇，非常簡括，可備參考。茲特轉譯如左：

## 道司托耶夫斯基年表

——據威伊切齊親——

一千八百二十七年

十月三十日，生於莫斯科之聖彼得及波魯教區的貧民病院官舍。父米喀威爾、安得列威齊、道司托耶夫斯基，爲該病院醫官長。爲道氏取名爲夫月德耳。十一月四日，授洗禮。

一千八百三十一年 四歲

兩親退隱於圖拉政廳管轄的田舍。此處原爲其家族的避暑地。

一千八百三十四年 七歲

在莫斯科，入威爾基約齊威列馬克小學校。

一千八百三十六年 九歲

在少年的時候，已大受文藝大家的感化，他崇拜普希金，異常的熱烈。

一千八百三十七年 十歲

二月二十七日，他的母親馬利亞、夫月德洛烏那道司托耶夫斯基去世。從這年起，隨從長兄米喀威爾，赴彼得堡，入威夫闊斯特馬洛夫的豫備學校。是年秋，入工科大學本科。

一千八百三十七——四十三年十歲——十六歲

在工科大學肄業。

一千八百三十八年 十一歲

是年夏，入野營服務。崇拜巴魯維克、約郭、意替威、霍夫漫。應秋季考試，落第，意氣銷沉。這年冬，與斯齊德洛斯基及比列切基結交。耽嗜喜爾樂。

一千八百三十九年 十二歲

父親去世。

一千八百四十年 十三歲

十一月二十九日，被任爲下士。十二月二十七日，被任爲少尉。

一千八百四十一年 十四歲

研究戲劇，作馬利亞、斯秋亞特，及播里斯、格冬諾夫。（今已不存）八月五日，因考試之結果，大被推獎，由工科大學，榮遷於野砲隊。



一千八百四十二年 十五歲

晉升中尉。

一千八百四十三年 十六歲

八月十二日，離去大學。二十三日。工科大學畢業。任命爲技師。

一千八百四十四年 十七歲

從前年之末，至本身之初，繙譯巴魯雜克的約該尼格蘭的。後又讀究幾桑德及西攸的作品，並從事繙譯。

着手創作貧窮的人們。

豫備撰著戲曲。

十月十九日，晉升大尉，因病被免，十二月十七日，由工兵隊，削除軍籍。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 十八歲

五月上旬，小說貧窮的人們脫稿。捏克拉索夫與格洛威齊，因此小說，夜中來訪。從此並與白林斯

基通信。是年夏，赴列播魯，住兄米喀威爾家中。

十一月十五日，以在文壇上最初的成功，報告於兄弟。是年年底，計畫開辦諷刺新聞司播斯喀勒。起草九封書。

一千八百四十六年 十九歲

一月十五日，捏克拉索夫的彼得堡的曆表出版，道氏的處女作貧窮的人們，附刊於其中。

白林斯基對於貧窮的人們的概評，在 O.Z. 雜誌上發表。

二月一日，貳心，在 O.Z. 雜誌上發表。

剃落的鬍子與廢公衙物語（今已不傳）發表。

Mr. Trochartschin 發表。（O.Z. 第十號）

夏，赴列播魯，住於兄米喀威爾家中。秋，集從來之創作爲一卷，預備出版。

是年年底，充斯列綿尼克主筆。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 二十歲

九封書，於斯列綿尼克社出版。又旅舍的女主人載於O.N.雜誌。  
貧窮的人們單行本出版。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 二十一歲

巴黎二月革命。

組織政治團體於彼得堡。此政治團體，以拋特拉切烏斯基為中心。

異國的女子發表。(O.N. 第一號)

弱的心發表。(O.N. 第二號)

聖誕節與結婚發表。(O.N. 第十號)

輝煌的夜夜發表。(O.N. 第十六號)

嫉妬的良人發表。(O.N. 第十二號)

一千八百四十九年 二十二歲

捏特齊喀、捏司巴諾巴發表。(O.N. 第一——第二號，第五——第六號)

三月某日道氏在捏特齊喀。捏司巴諾巴住宅的一室，朗讀白林斯基致郭哥里關於改革之密書。四月二十三日，拋特拉切烏斯基，與其同黨，及道氏，均被逮捕，禁錮於彼得播洛斯基壘塞。（道氏因談論檢察官之苛酷，在集會席上朗讀白林斯基致郭哥里關於改革密書，在多烏洛夫室中再讀密書，複寫密書寄與蒙拋利，計畫秘密印刷機器等事，及其他事，而被告發。）

十二月十九日，褫奪公權，下獄。

十二月二十二日，與拋特拉切烏斯基等，均受死刑之宣告，後因減刑，發遣西伯利亞作苦工。二十四——二十五日，自夜間身被桎梏，由彼得堡，移送於西伯利亞。

一千八百五十年 二十三歲

一月十一日，抵多播魯斯克，遇蝶先布里斯特之妻女等。

一月十七日，繼續囚旅，向倭木斯克前進。

一千八百五十——五十四年 二十三歲——二十七歲

在倭木斯克監獄服役。

一千八百五十四年 二十七歲

二月十五日，服役期滿。

二月二十二日，以獄中生活日記，寄與長兄。

三月二日，註冊爲西伯利亞聯隊第七大隊之兵卒。

三月下旬，轉至謝米帕拉金斯克。

五月，就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之 *Curopian incidents* 作詩。

十一月二十一日，烏拉該耳男爵，至謝米帕拉金斯克。

一千八百五十五年 二十八歲

二月十九日，皇帝亞歷山大第二卽位。就尼古拉斯第一之死，及亞歷山大第二之加冕作詩。（今不傳）起草死人之家。

一千八百五十六年 二十九歲

一月十五日，晉升下士。

三月二十四日，致書於托特列邊將軍，請轉奏於皇帝。

十月一日，奉勅旨任爲少尉。

一千八百五十七年 三十歲

六月二日，於喀斯捏克，與寡婦馬利亞、多米特流那、伊維耶夫結婚。

四月十八日，由政廳行文於軍隊總司令官，此文內稱：所沒收之土地，雖不准發還，然可以認爲法律上之繼承人，回復貴族之稱號。此文之到達，至五月道氏始知之。是年之末，呈遞請願書，請求允許住於莫斯科。

少年英雄發表。(O.N. 第八號)

一千八百五十九年 三十二歲

三月十八日，由大尉解除軍職，選定特瓦爾爲居住相宜之地。

伯父之夢發表。(O.N. 第三號)

七月二日，由謝米帕拉金斯克起程。是年秋，請願許可，凡在皇帝之治下，不論何處，均可自由居住。

繼續撰著死人之家。

斯鐵旁齊闊播村發表。(O.Z. 第十一——第十二號)

十一月末因得許可離特瓦爾向彼得堡出發

一千八百六十年 三十三歲

由莫斯科威奴約倭夫諾夫斯基刊行創作集二卷

一千八百六十一年 三十四歲

於烏列米亞雜誌，共同勞役，在該雜誌上，發表

Injury and Inolt 後，又印單行本。

一千八百六十一——六十二年 三十四歲——三十五歲

死人之家發表於烏列米亞雜誌（一千八百六十一年，第四號，第九——十一號，一千八百六十

二年，第一——三號，第五號，第十二號）

愚癡物語，發表於烏列米亞雜誌。（第十一號）

一千八百六十二年 三十五歲

死人之家，第二版發行。

六月七日，起程遊歷各國，曾滯留於巴黎、倫敦、載尼巴等處。在倫敦得海爾堅爲友。

一千八百六十三年 三十六歲

夏感冬記，發表於烏列米亞雜誌。（第二——三號）

五月，因斯特拉闊夫所草之波蘭問題一文，烏列米亞雜誌，被官廳停止出版。夏，旅行外國，滯留於羅馬。預備起草博徒。

妻病，一冬未愈。

一千八百六十四——六十五年 三十七歲——三十八歲

時代雜誌出版，是即烏列米亞雜誌之後身。

一千八百六十四年 三十七歲

三月二十四日，時代雜誌創刊號發行。大都會的黑暗，發表於時代雜誌。（第一——二號，第四



號)

四月十六日，妻去世。六月十日，兄米喀威爾去世。

十二月二十五日，同志友人阿播侖、格別郭利耶夫去世。

一千八百六十五年 三十八歲

意外之事，發表於時代雜誌。(第二號)

七月末，在海外。始起草小說罪與罰。(羅金、拉斯闊耳尼闊夫)

是年秋，滯在於烏衣斯巴典。十月，至可盆哈根，訪男爵烏蘭該耳。十一月，回俄國。以著作權，賣與出版人斯鐵洛烏斯基。

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六十六年三十八歲——三十九歲

全集第一版三卷，由彼得堡之斯鐵洛烏斯基書社發行。

罪與罰發表。(R. V. 第一——二號，第四號，第六號，第八號，第十一——十二號)後，又印單行本。

是年夏，住於附近莫斯科之布林。是年冬，繼續撰著博徒。與速記女子安娜·格利郭列烏那·斯尼特金通信。

一千八百六十七年 四十歲

二月十五日，與斯尼特金結婚。

一千八百六十七——七十一年 四十歲——四十一歲

滯留外國。

一千八百六十七年 四十歲

四月十四日起程。滯留於多列斯典兩個月。著關於白林斯基之論評。（今已不傳）八月十六日，因賭博負債，與屠格涅夫爭吵。關於此事，致書於阿播倫·馬伊闊夫。

擬起草著作家日記。（關於此事，於九月二十九日，致書於其姪。）

起草白癡。至本年末，死人之家第三版印行。罪與罰第二版第三版印行。

一千八百六十八年 四十一歲

發表白癡於 R. V. 雜誌。(第一——二號，第四——十二號)後，又印單行本。  
夏，至瑞士及意大利。

欲作一關於無神論者之小說。(是即喀拉馬作夫兄弟之原形)關於此事，曾致書於其姪，及馬伊闊夫。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 四十二歲

在弗洛倫斯度新年。對於達尼柳斯基的評論俄羅斯與歐洲，頗感興趣。

一千八百七十年

永久的良人，發表於撒魯亞。(第一——二號)起草被憑藉者，罪與罰第四版印行。

一千八百七十一——七十二年 四十四歲——四十五歲

被憑藉者，發表於 R. V. 雜誌。(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第一——二號，第四號，第七號，第九——十二號，及一千八百七十二年，第十一——十二號)

一千八百七十一年 四十四歲

七月八日，歸彼得堡。

一千八百七十二年 四十五歲

計畫向東洋諸國旅行。永久的良人，單行本出版。

一千八百七十三年 四十六歲

充格拉加寧（市民）的編輯主任。著作家日記出版。（前部之十六章）DDurvey of Foreign Occurrences，及被憑藉者，繼續發行單行本。

一千八百七十四年 四十七歲

三月下旬，因違肯出版法，被拘留。秋冬兩季，滯留於斯他拉亞俄羅斯。白癡，第二版印行。起草小說

The Hobbledohoy。

一千八百七十五年 四十八歲

The Hobbledohoy，發表於 O. Z. 雜誌。第一——二號，第四——五號，第九號，第十一——十二號。後，又印單行本。死人之家，第四編出版，是年夏，滯留於耶木斯。

一千八百七十六——七十七年

創作著作家日記。

一千八百七十六年 四十九歲

夏，滯留於耶木斯。作關於巴爾幹問題之論評及其政治的信條。（記於日記的六月項下）賀資布耳蝶惠，單行出版。

一千八百七十七年 五十歲

少女，發表於市民之附錄。

夏，滯留於可斯克政廳。十二月二十四日，發表我的全生涯的紀念。

一千八百七十八年 五十一歲

夏，起草喀拉馬作夫兄弟罪與罰，第五版印行。

一千八百七十九——八十年 五十二歲——五十三歲

喀拉馬作夫兄弟發表，連載於 R. V. 雜誌。（一千八百七十九年，第一——二號，第四——六

號，第八——十一號，一千八百八十年，第一號，第四號，第七——十一號）後，又印單行本。

一千八百七十九年 五十二歲

自一千八百七十六年，開始創作之著作家日記，今始出版，旋即重印。 *Injury and Insult* 第

五版印行。

六月，與烏拉幾米耳。索洛約夫，共赴倭布典修道院。

一千八百八十年 五十三歲

五月二十五日，莫斯科之作家，新聞記者等，爲道氏開祝賀大會。

六月六——七日，莫斯科舉行普希金紀念像除幕式，並合併舉行道氏祝賀大會。

八日，在俄國文藝同志協會席上，爲關於普希金之講演。

一千八百八十一年 五十四歲

一月二十八日午後八時三十分，永眠。三十一日，公葬於彼得堡的亞歷山大，捏夫斯基教堂之墓地。

(附記)按原表內，並無年齡；現表內所記之年齡，乃余所添者。又表內之年齡，並非照我國計算年齡之法，乃以扣足一年爲一歲也。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之下，雖記爲五十四歲，然道氏以是年一月二十八日死，故實計道氏在世，不過五十三歲又兩個月零二十八天而已。夢僑記。





## 河伯事蹟叢錄

(九歌神名考之一)

(胡道靜輯)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騁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靈何爲兮水中。乘白鼉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九歌河伯



洪輿祖補注。山海經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唯冰夷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龍。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冰夷無夷。卽馮夷也。淮南又作馮遲。抱樸子釋鬼篇曰。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博物志云。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馮夷得道成仙。化爲河伯。道豈同哉。

太公金匱。河伯名爲馮夷。(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初學記二、藝文類聚二引。○洪頤煊經典集林二十二。史記封禪書正義引作馮修。文選思玄賦舊注引作河伯姓馮名修。靜按。酉陽雜俎十四引作名馮循。)

龍魚河圖。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後漢書八十九注。史記二十八正義。太平御覽八百八十一引。)

穆天子傳。戊寅。天子西征。驚行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卷一) 郭璞注。無夷。馮夷也。山海經云。冰夷。

竹書紀年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卷上）

竹書紀年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卷上）

莊子大宗師。（夫道）馮夷得之以遊大川。（卷二）司馬彪注。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堤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而溺死。一云渡河溺死。（經典釋文引）

成玄英疏。姓馮。名夷。弘農華陰潼鄉堤首里人也。服八石。得水仙。

莊子秋水。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卷四）陸德明釋文。河伯姓馮。名夷。一

名冰夷。一名馮遲。已見大宗師篇。一云姓呂。名公子。馮夷是公子之妻。成玄英疏。河伯。河神也。姓

馮。名夷。華陰潼鄉人。得水仙之道。

韓非子內儲說上。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乃爲壇場大水

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卷九）

楚辭天問。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卷三）王逸注。傳曰。河伯化爲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

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曰。爲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得見。河伯曰。我時化爲白龍出遊。天帝曰。

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犯汝。今爲蟲獸。當爲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歟。洪興祖補注。淮南云。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注云。堯時羿射十日。繳大風。殺窺窳。斬九嬰。射河伯。

楚辭遠遊。令海若舞馮夷。(卷五) 王逸注。馮夷。水仙人。淮南言馮夷得道以潛於大川也。洪興

注補注。馮夷。河伯也。

楚辭九懷。河伯兮開門。迎余兮歡欣。(卷十五) 王逸注。水君。埃及望開府寺也。

山海經海內北經。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恆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卷十二) 郭璞傳。冰夷。

馮夷也。淮南云。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卽河伯也。穆天子傳所謂河伯無夷者。竹書作馮夷。字或作冰也。郭璞山海經圖讚。稟華之精。食惟八石。乘龍隱淪。往來海若。是實水仙。號曰河伯。(藝文類聚

七十八引)

淮南子原道訓。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霓。游微霧。驚悅忽。(卷一) 許慎鴻烈問詁。馮遲。太白。河伯也。(文選三十四七發注引) 高誘注。夷或作遲也。丙或作白。昔古之得道能御陰

陽者也。

淮南子齊俗訓。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卷十一）高誘注。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

淮南子說山訓。髡屯犂牛。旣糲以糲。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沈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卷十六）

淮南子說林訓。烏有沸波者。河伯爲之不潮。畏其誠也。（卷十七）

褚少孫補史記滑稽列傳。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其民苦河伯娶婦。巫祝巡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卽聘取洗沐之。浮之河中。不然。水來漂沒溺其人民。西門豹投巫祝於河。鄴吏民大驚。以後不敢復言河伯娶婦。（卷一百二十六○靜按。此係用家君縮錄之文。）張守節正義。河伯。華陽潼鄉人。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遂爲河伯娶婦也。

高誘淮南子倣真訓注。堯時羿善射。能一日落九鳥。繳大風。殺竊窳。斬九嬰。射河伯之知巧也。（卷二）張衡思玄賦。號馮夷俾清津兮。權龍舟以濟予。（文選卷十五）李善引舊注。青令傳曰。河伯。華陰潼鄉人也。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是爲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修。裴氏新語謂爲馮

夷。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注曰。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服八石。而水仙。

郭璞江賦。冰夷倚浪以傲睨。（文選卷十二）

廣雅天釋河伯謂之馮夷。

歸藏。昔者河伯筮於洛戰。而枚占昆吾占之不吉。（初學記二十引）

括地圖。馮夷恆乘雲車。駕二龍。（水經注一引）

清泠傳。馮夷。華陰潼鄉堤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釋文二十六引。○靜按。選注又作洛於

河中而溺死。是爲河伯也。）

聖賢冢墓記。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爲河伯。（後漢書八十九注引）

博物志異聞。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卷七。○靜按。太平御覽八十二引尙

書中候。禹理洪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於澗中。博物志蓋本

之。）

博物志異聞。馮夷。華陰潼鄉人也。得仙道。化爲河伯。豈道同哉。仙夷乘龍虎。水神乘魚龍。其行恍惚。萬

里如空。(卷七)

真誥稽神樞第二。昔有一人。數旦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伯遂與相見。與其白璧十雙。教授水行不溺法。此人見在中嶽得道。(原注。河侯、河伯、故當是兩神也。○卷十二)

梁簡文船神記。船神名馮耳。(北戶錄二引)○靜按。家君云。夷耳聲相近。北戶錄又引五行書云。

馮耳下船三拜三呼其名。除百忌。又呼爲孟公孟姥。此與龍魚河圖并言河伯與其夫人。豈亦相似歟。

酉陽雜俎諾皋記上。甲子神名弓隆。欲入水內。呼之。河伯九千導引入水。不溺。(前集卷十四)

秦宗河侯新祠頌。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容齋四筆卷五引)

附錄 蜀守李冰紀事

靜按。李冰及江神之事蹟。與河伯之行事。似亦有關。詳家君所著河伯娶婦志疑。(刊小說世界十

七卷第一號)

揚雄蜀王本紀。江水爲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橋下。二枚在水中。以厭水精。因曰石犀里也。（太平御覽八百九十引）

揚雄蜀王本紀。李冰以秦時爲蜀守。謂汶山爲天彭關。號曰天彭門。云亡者悉過其中。鬼神精靈數見。（太平寰宇記七十三引）

風俗通義。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爲婦。冰以其女與神爲婚。徑至神祠勸酒。酒杯恆澹澹。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鬪於江岸旁。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鬪大亟。當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也。（水經注三十三、藝文類聚九十四、太平御覽六百八十二引逸文。）

華陽國志蜀志。周滅後。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謂汶山爲天彭門。乃至蒲及縣。見兩山對如闕。因號天彭關。髣髴若見神。遂從水上立祠三所。所祭用三牲、珪、璧、沉瀆。漢興。數使使者祭之。冰乃壅江作檢。穿郫江壩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頽隨水流。坐致材木。功者用饒。又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

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外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谿於江南。命曰犀牛里。後轉爲耕井二頭。一在府市市橋門。今所謂石牛門是也。二在淵中。乃自湍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於玉女房下。自涉郵作三石人。立三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時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會江南安觸山脅。溷崖水脈漂疾。破害舟船。歷代患之。冰發卒鑿平溷崖。通正水道。或曰。冰鑿崖時。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中。與神鬪。迄今蒙福。(卷三)

酈道元水經注江水。秦昭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見氐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亦曰天彭闕。(卷三十三)

酈道元水經注江水。(市)橋下謂之石犀淵。李冰昔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渠于南江。命之曰犀牛里。後轉犀牛二頭。一頭在府市市橋門。一頭沈之於淵也。(卷三十三)

引用書籍板本記

楚辭(汲古閣刊本)



北堂書鈔（孔廣陶刊寫本）

初學記（古香齋刊本）

藝文類聚（明刊本）

經典集林（清嘉慶辛未問經堂刊本）

酉陽雜俎（明刊本）

後漢書（清乾隆四年殿板本）

史記（清乾隆四年殿板本）

太平御覽（鮑崇城翻宋本）

穆天子傳（天一閣刊本）

竹書紀年（天一閣刊本）

莊子（浙局翻明世德堂本）

經典釋文（通志堂覆影寫宋本）

南華真經注疏（古逸叢書覆宋本）

韓非子（顧千里校刊宋乾道本）

山海經（明成化刊本）

文選（胡克家覆宋本）

淮南子（影寫北宋本）

廣雅（小學彙函本）

水經注（武英殿聚珍板本）

博物志（崇文百子本）

真誥（學津討源本）

北戶錄（歸安陸氏翻宋尹家書籍鋪本）

容齋隨筆二筆三筆四筆五筆（明馬調元刊本）

太平寰宇記（江西樂氏刊本）

華陽國志（明寫本）

道靜謹案。河伯之事。古籍多道之。洪邁容齋三筆（卷十）四筆（卷五）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莊嶽委談上）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五古事篇）咸著議論。至集其敘事之成者。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十四諾皋記上）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卷十二海內北經）俞樾俞樓雜纂（卷二十九莊子人名考）皆彙集其事。家君作河伯娶婦志疑。搜證孔多。備論綦詳。雖以傳述紛雜之故。不能得其斷案。而探求源流。旁及江神李冰之事蹟。提絜綱領。區別姓名人神之異說。固已超然諸家之上矣。道靜偶發羣書。或閱祕笈。略得遺珠。亦資考覈。竊不自揆。集錄前後各文。排比爲河伯事蹟叢錄一篇。以附其後云。民國十七年十二月胡道靜識。



## 石壕吏考證

汪劍餘

不錯，一首一百二十字的石壕吏詩，當然不能與數百萬字的水滸傳及紅樓夢比較，胡適之先生作的水滸傳考證和紅樓夢考證，都是數萬字，現在我來作石壕吏考證，不過數千字而已！但是一般人因着水滸傳紅樓夢等白話文小說風行，便說這是代表一個時代的精神的文學，不知把杜子美詩也加上一個代表一個時代的精神的文學哩！杜子美詩何嘗不是代表一個時代的精神的文學呢？無論前人今人大家都說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是文學的特長時代。研究詩的人，當然必研究唐詩，然而唐

詩的代表，首推李杜。論李杜優劣，自元稹開始，按元稹的杜子美墓係銘序：「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總率焉……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今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較其要旨，尙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放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辭氣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尙不

能歷其藩籬，況堂奧乎？」我們可以知道李杜的優劣一部分了；可是韓愈說：「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長。」韓氏是把李杜不分優劣的。又黃山谷，嚴滄浪的主張，大致與韓愈的相同。朱子語類曰：「作詩首先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朱子也是主張李杜並稱的。據我考證得來，研究李太白詩的人，確是少些，自宋到現在，考究李太白詩的著作，少於考究杜子美詩的著作。就我所知道的如，宋郭知遠，編有九家集註杜詩三十六卷，宋黃希原父子，撰有黃氏補註杜詩三十六卷；無名氏，編（有疑為元高楚芳編的）有集千家註杜詩二十卷，元虞集（亦說張伯成）撰有杜律詮二卷；明唐元斌，撰有杜詩攔四卷，明單復，撰有讀杜愚十八卷，明張樞，註有杜詩通十六卷，本義四卷，明趙統，撰有杜律意註二卷，明林兆珂，撰有杜詩鈔述註十六卷，明顏廷瑛，撰有杜律意箋二卷，明傅振商，撰有杜詩分類五卷，明楊德周，撰有杜詩解八卷，明陳與郊，撰有杜律註評二卷；清黃生，撰有杜詩說十二卷，清張潛，撰有讀書堂杜詩註解二十卷，清張遠，撰有杜詩會粹二十四卷，清吳見思，撰有杜詩論文五十六卷，

清仇非龍，撰有杜詩詳註二十五卷，附編二卷，清盧元昌，撰有杜詩聞三十三卷，清紀容舒，撰有杜律疏八卷，清浦起龍，撰有讀杜心解六卷，清楊四蘇，撰有杜詩鏡銓二十卷，清盧坤，輯有五家合評杜工部集二十卷；最近人對於杜詩做一種有系統的研究，有謝无量先生中國六大文豪中的杜甫，梁任公先生講演集中的情聖杜甫，胡懷琛先生中國八大詩人中的杜子美。綜合起來，對於杜子美詩做考索工夫的人，實在有不少的成績，總和得着數千萬字了。照這樣看來，杜子美詩確實最重要，值得研究。

以上說杜子美詩為古今人所注重，值得研究。我為什麼要作石壕吏考證呢？我用數學方法，一層一層來說明罷！少不得要找出因果關係來，然後有確實的答案。梁任公先生在情聖杜甫一篇上說：「他是個最富於同情心的人。」又說：「他的眼光常常注視到社會最下層，這一層的可憐人那些狀況。別人看不出，他都看出……他著名的作品三吏三別，便是那時代社會狀況最真實的影戲片。」胡懷琛先生在杜子美一篇上說：「他寫那個時候的社會現狀，有著名的六首詩，叫做三吏三別……今揀

石壕吏重老別兩首，錄在後面，以見一斑……讀這兩首詩，可見當時亂離的狀況。」梁胡二位先生，都很注意石壕吏遺首詩。至於謝无量先生在中國六大文豪中杜甫一篇上，錄杜子美詩，先把石壕吏一詩錄了，再錄其他，可見謝先生特別注重石壕吏遺首詩了。再就前人讀石壕吏詩的言論來證明：王深父曰：「福民之丁壯，盡置死地，而復急其老弱，雖秦爲閭左之戍不堪也。」可見此詩的力量，使讀者讀後，發出這種激烈的憤慨，真是偉大了不得。草堂詩箋曰：「采綠刺怨曠，幽王之時，兵車不息，故男女怨曠。今肅宗遣九節度圍相州敗而還，以至捉考龜以供軍之役，是窮民無告者不得其所，豈知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於斯乎。」趙復曰：「石壕吏新婚別，有詩采薇之旨。」可見此詩與詩經同旨，把當時政府的罪過，用一百二十字披露得乾乾淨淨，使後人一看就知道了，比十萬橫磨劍，十萬炸彈還要利害！假使有采詩的官，把這首詩採取給肅宗看，肅宗雖是鐵打的心，也許要感動了。在以前的人，大都說杜子美的思想，出於儒家，我覺得杜子美的思想是出於墨家，何以見得呢？按墨子的根本思想在兼愛，孟子曰：

「墨子兼愛，磨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他的犧牲精神，何等偉大！但他欲達到兼愛的目的，就主張非攻，不主張打仗，用種種方法宣傳他的非戰論，用種種方法打破當時各國君主的軍國主義。杜子美是個兼愛主義者，表同情於大多數人的，如兵車行，前出塞，後出塞，三吏三別，都可算是兼愛的表現；又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這不是利他主義是什麼呢？他既是主兼愛，他當然主非戰，他的兵車行，前出塞，後出塞，三吏三別，是非戰的強有力的傳單。可是在這種傳單中當以石壕吏爲最有力量，我們看捉人的吏何等兇猛，老夫婦的三個兒子戰死了一個，現在還要捉去，何等淒涼悲慘！此詩比兵車行等詩更進一層，不獨要男子供役，硬把婦人捉去了，並且是捉的將就木的老龜，已到了極處了。所以此詩算是杜子美詩的代表。

概括上面兩大大段說：杜子美詩是唐詩的代表；石壕吏詩是杜子美詩的代表，是披露政府的罪過的徵文，是非戰論者的宣

傳品，我們有考證此詩之必要。我還有我願意考證此詩的動機，就是希望大家注意這首詩，把現在的狀況和石壕吏詩中的狀況比較一比較，我有很大的感觸，想大家也是一樣的傷心吧！

二

現在說到石壕吏的板本問題上來了。我已閱過的杜子美詩的板本，已經很有幾種。一般人說宋本是很可靠的，其實不然，宋代印刷術進步，我們是承認的；但是宋人讀書不大注重考證，隨意刪改前人的作品，並且他們的注解，不大根據證據，憑自己想到是什麼，就注的是什麼。如朱子注了許多古書，但是錯得不少，他不懂小學，注古書，錯也是當然的。宋人首先注杜子美詩，如王洙，宋祁等，是最先注杜子美詩者，然皆不精。四庫全書總目說：「宋人喜言杜詩。而註杜詩者無善本。」宋人的杜子美註解靠不住；元明人也和宋人同一毛病，可以不必說，也靠不住；最可靠的是清人的了。清代漢學復興，所謂樸學家的考索工夫，大都是可靠的。我閱過的杜子美詩的板本，就中以盧坤所輯的五家合評杜工部集爲最好，這部書是前清道光甲午年冬刻的，芸葉宣

藏板：用五色筆把王世貞，王慎中，王士禛，邵長蘅，宋華五家的批評標出來，並考證得端的，要算很精緻。現在我把石壕吏原文，照盧氏本錄之如下：

莫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然清王堯衢的古唐詩合解上竟把「老婦出門看」改作「老婦出門迎」。他註解說：「公投宿村中，見有捉人之事，故賦之。首尾有老翁，中間藏過老翁，只作老婦語出門迎，便是老婦要脫去老翁，而自以身迎住吏人也。」王氏說是錯了。按此詩上文兩句末了的字，是「村」，是「人」，而佩文韻府上載：村字韻在十三元，人字韻在十一真，看字韻在十四寒；獨迎字韻在八庚，不與元，真，寒相連。古韻：元，真，寒是通的，惟不通庚。六書音韻表載：

「宋鄭庠分古韻爲六部……鄭氏東冬江陽庚青蒸入聲屋沃覺藥陌錫職爲一部……真文元寒刪先入聲質物月曷黠屑爲一部……其說合於漢魏及唐之杜甫韓愈所用而於周秦未能合也。」又載顧炎武及江永的分類法，顧江二氏並未列庚字韻於真元寒部，獨把真元寒列在一部。又毛氏通韻也與鄭庠所說的相同。考佩文韻府係本王文郁的平水韻來的，平水韻是本孫愾的唐韻，唐韻又本陸法言的切韻；唐人以切韻唐韻試進士。舊唐書文苑傳：「甫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元宗奇之。」杜子美對於切韻，唐韻，當然是深有研究的。總括上說，無論古韻今韻，庚不通元，真韻，故根據音韻來說，王氏改「看」作「迎」是錯了。再就迎字與看字的字義來比較：許氏說文解字，「迎，逢也，从辵，卬聲。」段玉裁說，「逢，遇也。」許氏說文解字，「看，瞳也，从手，下目。」又「矚，望也，从目，希聲。」推測當時官吏捉人，與現在的兵拉夫一樣，是很可怕的一回事，誰敢大膽地出門逢着他們呢？只能偷偷地把門閉着望他們一眼，所以吏見有老嫗望着他，就大呼怒喚起來，要捉男子去；但是男子沒有，只好把

老嫗捉去罷了。上下文氣連接非常緊，不能改動一字的，王氏擅改，就不妥當了。

又蘇潤公本改「老婦出門看」爲「老婦出看門」這更錯了。「門」字雖與「村」字同在十三元上，音韻上不生問題；然於解義上很困難，若不照「老婦出門看」解；那末，老婦出外是看門不是看吏，俗呼守門者爲看門人，守門爲看門，以老嫗守門，豈是悍吏的對手嗎？老夫婦雖愚，道也不明白罷！所以這句非作「老嫗出門看」不可了。並且上文是「老翁踰牆走」若改下文爲「老婦出看門」句法是上下不相連貫。唐承六朝的餘風，造句很整齊的，杜子美詩雖無六朝金粉氣，決不至弄到不順口；看下文「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這兩句是對着的，上兩句何獨不然？蘇氏改變此句是錯了。

又陳浩然本改「有孫母未去」爲「孫有母未去」楊四蘇本也是一樣。我以爲「有孫母未去」是不錯。因上面已經說了兒子都捉去了，室中更無男子了，只有一個吃乳的孫，還有一個女子，她是孫的母親，衣破裙破的，出入很不便。這樣讀下去，似



乎很聯結上文的。語氣是分爲兩段：第一段是說男子的，強壯的男子已經戍鄆城去了，死了一個，在家的只有一個小小的孫了。第二段是說女子的，有個少婦是去不得的，只有我老嫗可以勉強備晨炊。假如把「有孫母未去」改爲「孫有母未去」就是孫母屬於孫，由孫帶着說出來的，下面老嫗顯然單調，不能相連。杜子美詩造句是很整齊的，不得有參差，所以我認爲此句是「有孫母未去」。

又有人說，「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應改爲「孫母未便出，見吏無完裙」。我以爲這樣的改來，更不對了。中國禮教，內外防範最嚴，閨中少婦，不易見人；若改爲孫母未便出來見吏，是因沒有完裙的緣故；換一句來說，如果有完裙，一定出來見吏。照此說來，少婦見吏，是很平常的，這與當時風俗禮教不合，不敢信以爲然。

以上所說是石壕吏詩的文本問題，自唐到今，經過了這多的時日，遭了許多擅改原文的毒手，我們找到一字不錯的原文，真是難於上天，不過比較真確一點的文本，要算是盧氏本了。

三

現在要說石壕吏詩到底「是眞事實否」的問題了。子夏詩大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詩三百，都是眞情，有所感而發的。故詩要是眞情才算好作品，眞情是由於眞事實生出來的；杜子美石壕吏詩是眞情，也是眞事實。我們知道史的條件要是眞的才算信史，我引新唐書杜甫傳說：「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于言不少衰，世號詩史。」石壕吏詩是陳時事的詩史。按照詩的定義和史的條件來說，此詩是眞事實。以上是泛說的，不算確證。

六

就唐中葉的歷史和地理關係來說，證明石壕吏詩是眞事實。舊唐書：「開元十五年，制以吐蕃爲邊害，徵關中兵萬人集陳洪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杜子美兵車行，朱註：「元宗季年，窮兵吐蕃，徵戍繹騷，內郡畿甸詩故託爲從者自慰之辭。」又前後出塞，朱註：「天寶末，哥舒翰食功於吐蕃，安祿山構禍於契丹，於是徵調半天下；前出塞爲哥舒發，後出塞爲薛山發。」唐書食貨

志云：「開軍以捍要衝，因隙地以置營田，有警則以軍若夫千人助役。」以上是證明唐中葉徵兵並要拉夫充役的事實，與石壕吏夜捉人，三個兒子戍鄆城，又要捉老婦供役，遙遙相合。再進一層用安史作亂的歷史來證。舊唐書：「肅宗至德三載，（即乾元元年）九月庚寅，大舉討安慶緒於相州，命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等，九節度之師，步騎二十萬，以開府魚朝恩爲觀軍容使……十二月，時王師圍相州，慶緒食盡，求於史思明，率衆來投……乾元二年三月壬申，相州行營郭子儀等與賊史思明戰，王師不利，九節度兵潰，子儀斷河陽橋，以餘衆守東京。」新唐書，資治通鑑，綱鑑易知錄，鳳洲綱鑑會纂，均載九節度兵敗相州，子儀退守河陽保東京。大致相同。按舊唐書載：「相州屬河北道，天寶改鄆郡，乾元改鄆城。」通典載：「河陽縣，古孟津，亦曰富平津，跨河有浮橋，杜預所建。」水經載：「河水又北過北地宮平縣西。」酈道元水經注云：「河側有兩山相對，水出其間，即上河峽，世謂之爲青山，河水歷峽北注枝分東出。」又按唐代沿革地圖說：鄆城在河陽東北，東京在河陽西南；河陽距離鄆城

遠，而距離東京近。據上面說，河陽是險要地，河陽不守，東京難保。在這時候，是危乎其危的關頭。又按一統志載：「石壕在今陝州城東七十里。」王應麟云：「石壕，蓋在陝州陝縣之石壕壩也。」又按地圖：陝州在東京之西，距離不遠。由歷史與地理來證。「有吏來捉人……三男鄆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急應河陽役」……完全是相符合的，足以證明此詩是眞事實。

再就杜子美年譜，及新安吏，潼關吏來證明石壕吏是眞事實。杜子美年譜，始自宋呂大防，其後有蔡興宗，魯崇，黃鶴，朱鶴齡等數家，其外最可靠的，當推楊倫的纏工部年譜了。楊氏杜工部年譜載：「天寶十載辛卯，公年四十，在長安進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賢院。」按天寶十載，杜子美上表，其中有云：「臣生長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矣。」天寶十載，杜子美年四十甚可據。又該譜載：「乾元元年戊戌，任左拾遺，六月出爲華州司功，冬晚，離官問至東都。乾元二年己亥，春，自東都回華州。關輔饑，七月，棄官西去度隴……」按地圖說：自東都回華州，是由東向西的旅行，必經過新安，陝州，潼關始達華州，這是古今東西交通的孔道，

現在由洛陽（即唐東都）到長安（即唐西都）擬築鐵路，洛陽至陝州已築成功。又按新安吏，師氏注：「從新安吏至無家別，蓋紀當時鄴師之敗，朝廷調兵益急也；皆乾元二年自東都回華州，道途所經次，感事而作。」讀新安吏，「客行新安道，嗔呼聞點兵……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又讀潼關吏，「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要我下馬行，爲我指山隅。」這兩詩確與年譜所載相合。我們由天寶十載算起，至乾元二年，杜子美正四十八歲；乾元二年春是相州師潰，又值杜子美回華州的時候，正與石壕吏「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急應河陽役」相合。由此證明石壕吏一詩，是杜子美四十八歲，乾元二年春，由東都華州司功任，道經石壕，親見捉老嫗的事，就作了此詩。可以說此詩是當時戰史一個片段。

以上所說是證明石壕吏是眞事實。梁任公先生說：「他所寫的，是否他親聞親見的事實，抑或他腦中創造的影像，且不管他。」我覺得梁先生此話太浮泛了。又蔡夢弼謂此詩作於至德二載秋，也是錯了。又潼關吏列在石壕吏前，古今研究杜子美詩

者，均是如此主張。其實不合地理：按由東都到華州，須先經石壕，再到潼關，我主張石壕吏宜列在潼關吏前，以符地理。從前的人對於地理學不大注意，無足爲怪，自後當不可錯了。

總結上文關於石壕吏一詩的考證，可得下面幾個結論：

- (一) 石壕吏一詩是披露政府的罪過的檄文，是非戰論者的宣傳品，是唐詩的代表作品，我們有考證之必要。
- (二) 石壕吏一詩，是相州敗後，退守河陽，官吏捉老嫗充役的眞事實，是當時戰史的一個片段。
- (三) 石壕吏一詩，是乾元二年春，杜子美由東都回華州司功任，取道石壕作的，他正是四十八歲。
- (四) 石壕吏一詩，是作於作潼關吏之先，應把潼關吏放在石壕吏之後。

# 患癩兒童之福音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如意膏  
可使熱癩  
瘡毒收功

此處又有一道好消息為小孩至夏令輒患瘡癩者莫大音也播此福音者為李玉如住北薊縣馬伸橋恆利堂李君之書如左一舍下子女每年夏季部生瘡面上額角都無完膚晝夜啼號莫名焦灼一日鄙友何雨田君以如意膏薦試數日即見退炎尚未及旬竟復其本來面目跳躍嬉遊絕不似從前之啼哭矣如意膏係韋廉士醫生藥局精製醫藥科學之藥劑所特製舉凡疹癩疥癬藥劑所特製舉凡泡瘰乳癰及一切無名腫毒均奏神效

定價每匣六角每六匣三元郵力在內遠東總發行所韋廉士藥局上海江西路六十號各藥房均有出售

# 各大

# 雜誌

本館出版雜誌，多至二十餘種，內容豐富，材料新穎，行銷國內外，年約數百萬冊。凡遠地諸君，如欲定閱，請將價款交郵匯寄至本館定書櫃，但須註明地址，並聲明自某卷某期起，全年或半年，當即按期寄上。倘郵匯不週之處，可以郵票代價（須二角以內之郵票）九五折計算。

東方雜誌

評述內外時事介紹最新學術

每月二冊  
每冊二角五分

全年十二冊  
一元五角

教育雜誌

供給教育界研究材料  
紀述國內外教育消息

每月一冊  
每冊一角

全年十二冊  
一元二角

學生雜誌

為中等以上學生界交換智識的機關

每月一冊  
每冊一角

全年十二冊  
一元二角

少年雜誌

是少年們最好的課外讀物

每月一冊  
每冊八分

全年十二冊  
九角五分

兒童世界

文字活潑圖畫優美是小朋友的恩物是小學生的益友

每週一冊  
每冊三分

全年十二冊  
一元五角

兒童畫報

文字活潑圖畫優美是小朋友的恩物是小學生的益友

年出十冊  
每冊六分

全年十二冊  
一元五角

婦女雜誌

討論婦女問題介紹婦女常識

每月一冊  
每冊二角

全年十二冊  
二元二角

小說月報

為純粹文藝的雜誌

每月一冊  
每冊四角

全年十二冊  
一元八角

小說世界

是通俗的小說季刊

年出四冊  
每冊四角

全年十二冊  
一元八角

英語週刊

學生界及一般社會補習英語及自修英語用之定期刊物

每週一冊  
每冊三分

全年十二冊  
一元五角

自然界

介紹科學新知並關於國內的自然現象自然物農工調查等的記載

年出十冊  
每冊二角

全年十二冊  
一元五角

預定不另收寄費

代辦雜誌不及備載

商務印書館  
發行



# 防疫！

積極的防疫法在培養衛生知識  
謹為讀者介紹下列衛生書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衛生通論

衛生學通論……………一元

攝生論……………二冊七角

衛生叢話 第一集……………三角  
第二三集各四角

衛生叢書……………五角

身心強健秘訣……………六角

健康法……………一角

日用衛生……………二角

衛生勉學法……………四角

旅行衛生……………二角

### ▲公衆衛生

市衛生論……………二角

公衆衛生淺說……………一角五分

學校衛生要旨……………四角

### ▲婦女衛生

婦女衛生新論……………四角

女性養生鑑……………五角

### ▲性慾衛生

性慾衛生篇……………四角

性病預防問題……………三角

性慾衛生……………一角

### ▲精神衛生

靜坐三年……………八角

岡田式靜坐法……………三角

因是子靜坐法……………三角

因是子靜坐法續編……………三角

精神與身體  
神經健全法……………一角

### ▲食物衛生

食物衛生……………二角

飲食防毒法……………一角

斷食治病法……………三角

不用藥食物療病法……………三角

### ▲傳染病

學校傳染病處理法……………四角

霍亂預防法……………一角

瘧疾一夕談……………一角

鼠疫要覽……………四角

蠅的研究……………二角

蚊蠅消滅法……………一角

### ▲救急法及治療法

實用救急法……………四角

家庭防病救險法……………一角

普通治療法……………八角

神經衰弱自療法……………三角

肺結核再發之預防……………二角

胃腸機能保養法……………三角